异世鸽媒之

相爱番外
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精彩品荐
- 内容简介
- 作者简介
- 目录
- 楔子
- 惑香（1）
- 惑香（2）
- 惑香（3）
- 惑香（4）
- 惑香（5）
- 惑香（6）
-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1）
-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2）
-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3）
-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4）
-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5）
-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6）
- 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7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1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2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3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4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5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6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7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8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9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10）
- 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11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1）
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2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3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4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5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6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7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8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9）
- 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10）
- 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1）
- 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2）
- 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3）
- 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4）
- 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5）
- 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6）
- 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7）
- 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1）
- 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2）
- 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3）
- 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4）
- 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5）
- 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6）
- 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7）
- 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1）
- 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2）
- 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3）
- 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4）
- 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5）
- 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6）
- 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7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1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2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3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4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5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6）
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7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8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9）
- 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10）
- 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1）
- 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2）
- 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3）
- 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4）
- 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5）
- 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6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2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3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4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5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6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7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8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9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0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1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2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3）
-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4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1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2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3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4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5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6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7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8）
- 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9）

精彩品荐

精彩品荐

《朝若青丝》网络点击逾百万，搞怪搞笑花样百出，哭哭笑笑身不由己。最忠诚的敬告：欲保持淑女形象者请勿看此书。

宇宙中异度空间偶然开启，冥冥之中你要现在遇见我。一个是古灵精怪的现代女子，一个是冰冷如雪的古代男子。无论如何抗拒，彼此却抵挡不住这微醺的感觉。才是你侬我侬，竟要面对生死攸关的祭祀抉择……

长相思，奈别离，叹叹叹！念断肠，喜相逢，泪滂沱。此生若有你相伴，只羡鸳鸯不羡仙……

内容简介

类似网游世界的错落时空，一个因缘际会进入其间的玩家少女，异世中，古怪精灵的她化作镜国绝色——一位名叫朝若青丝的白发红颜女子。朝若青丝与看似不沾红尘俗事、白衣胜雪的倾王将会演绎怎样的爱恨纠缠？而在朝若、婀离、苍月、花炙四大家族与皇权巍巍下，在丞相父亲的夺位阴谋中，在生离死别、言不由衷的扑朔姻缘里，亲情、友情和爱情又会以怎样的姿态萦绕他们各自身边。

即使他们的相遇是既定的宿命，爱情却犹如绽开于悬崖的幽兰，几经风吹雨打几欲凋零。虚妄而美丽的开始，真挚而痴心的憧憬，撕心裂肺的悲喜，决绝抑或余音绕梁的结局，最终究竟是往事如烟还是鹣鲽情深……

鹣鲽（jiandie）：古代传说中的比翼鸟和比目鱼。比喻夫妻恩爱、情真意切。

作者简介

伶牙之祸，女，出生于太湖之滨宜兴。是一个除了体育什么都爱的家伙。工作经历之丰富令人瞠目结舌，曾做过记者、路演主持、动漫公司画手、导游、驻唱歌手、培训讲师，而所学专业却是化学。在临睡前编织自已风华绝代并叱咤江湖的情节，曾陪伴某牙度过了漫长的青少年时期。能够编织梦想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，所以某牙会坚持写作，在一个个不同的故事里遍尝人生各种可能，也为读者演绎一段段别样的悲喜。

目录

目录
楔子/ 1
第一章养在深闺人未识 / 2
第二章江涵秋影雁初飞 / 10
第三章金风玉露一相逢 / 19
第四章鳌头风起浪重重 / 32
第五章别有幽愁暗恨生 / 43
第六章盘根错节仍如许 / 52
第七章碎影舞斜阳 / 63
第八章一朝祸起萧墙内 / 73
第九章山雨欲来风满楼 / 87
第十章愿得姻缘未尽时 / 97
第十一章梦啼妆泪红阑干 / 115
第十二章铜雀春深锁二乔 / 128
第十三章有暗香盈袖 / 142
第十四章蛇矛燕戟驰锋芒 / 155
第十五章相去复几许 / 169
第十六章婵娟流入襄王梦 / 178
第十七章试看春残花渐落 / 190
第十八章夜吟应觉月光寒 / 202
第十九章雪上空留马行处 / 215
第二十章珠帷怨卧不成眠 / 228
第二十一章昨宵庭外悲歌发 / 240
第二十二章一片伤心画不成 / 253
第二十三章蜀锦半床闲 / 265
第二十四章莺儿燕子俱黄土 / 272

第二十五章浮生聚散云相似 / 284
第二十六章往事冥微梦一般 / 295
第二十七章镜里朱颜改 / 307
第二十八章胡颉颃兮共翱翔 / 318
写在文章结尾的话 / 324

楔子

楔子

无论曾经夜与昼，退或留，

至少，今朝共有。

无论曾经雨湿梨花，风满楼，

爱恨依然，执素手。

镜前娥眉夜添香，

唯我红袖。

潇湘剑，峥嵘琴，

旋舞浅弹，缕缕扣温柔……

快一年了，翻看自己在博客为“他”写下的誓言，不觉有些迷惘……

至爱唯旋，至爱唯旋？这情深时候写下的藏头诗啊……

那场轰轰烈烈的游戏情感，那个在我最脆弱的时候陪伴在我身边的男孩，那句“小小女子，我的最爱”……再回首时，竟已恍如隔世。

是谁说的，“誓言再美，不过是指尖的虚伪”。一个小小的网络游戏，两个相隔千里的陌生人，一段似乎刻骨铭心的往事……

终究，是场虚妄的美丽。

惑香（1）

惑香

在这个叫做“西游”的网络游戏里，我叫舞儿。与我熟识的人，都唤我作“52”。虽然不很悦耳，还有点像是产品编号，但这称呼透着股亲切。

说起来接触这游戏也快两年多了。别说我不求上进，只是性格使然。我不喜欢PK，不爱争强斗狠，自然也对练级、装备什么的，不大上心。仿佛追寻一个世外桃源一般，游戏可以让我放松心情，在闲暇之余，和网络中的朋友并肩作战、对酒当歌。
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无论玩什么游戏，我都习惯选择自己在现实中不可能扮演的角色。简单地说有刺客就不会选剑客，有法师就不会选战士，有妖魔鬼怪，自然我就不会选择做人！哈哈！逆反心理在歌唱！

“西游”是我玩过的第三款网络游戏，说不上特别喜欢。但是，这个游戏相较于目前的很多游戏，算是有特色，毕竟有很多流连于此的老玩家，也有我在乎着的一大帮朋友……

最近，我经常会回顾自己在游戏里经历过的事。曾经生死与共的所谓“兄弟”，曾经朦胧唯美的几段游戏情感。人说，喜欢回忆是一个人衰老的象征。我老了吗？呵呵。在虚拟世界里经历着浓缩的人生，心境竟有些苍老的感觉……

一阵凉风袭来，打断了酝酿许久的淑女式回顾。窗帘很无辜地随着那小妖风微微晃着。故事要开锣了！

刚过完年，现在算是早春。窗外积雪未化，天还是很冷。只是雪再顽固，依旧染了灰。正如我此刻的心情，有些沉积已久的郁闷。（众：怎么又回去了？牙愤愤：不带人伪淑女一下啊？）

叹口小气，屁颠屁颠地走到电脑桌前，嗯哼！“52”姐要开“忽”了！忽？忽悠呗！

开机。点游戏界面。

呃，维护?

现在不是傍晚吗？“西游”一向是清晨维护的啊?

TNND，烦躁！没点职业道德！枉费俺那么大一串的开场白……

无意识地胡乱按着鼠标，各个服务器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仿佛很无辜地冲我眨巴小眼。而下面代表“区”的小方框却依旧一片空白……

搞什么嘛！今天帮战呢！

……

N久过后，在我快要把一头“秀”发捣成太阳状时，“咦？能进了？”

熟练地点击画面，移动鼠标，找到俺所在的区--我点！

呀？刚点的区是“玄武湖”吧？好像是，好像又不是……

迷糊呢！

突然，空气中有一股奇异的香味！不是普通的花香！可，好熟悉……接着，周围竟开始天旋地转起来……

妈呀！地震了?

触手可及的一切仿佛都卷入旋涡般离我越来越远！这……什么情况？我想站起来，可是头好昏！感觉就跟吃了条臭带鱼似的，典型食物中毒症状！

我试图抓住刚刚还近在咫尺的电脑桌，但那桌子陡然在眼前渐渐放大并模糊……

Oh！ My God！难道传说中弱不禁风般的昏倒竟在我身上出现了?

可惜，丈内无GG……

“啊！”

惑香（2）

像是正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入某个旋涡！

进入游戏的音乐犹在耳边，而且越来越清晰！

只是，我好像……还没输入账号和密码啊？苍天哪！这，究竟是怎么了？

“有怪兽啊！呼叫奥特曼……”

意识，渐渐模糊……

惊梦

说实话，本姑娘的体质几乎可以算是强壮！

除了小学的时候，因为参加合唱团连续一个星期没好好吃早餐，最终一边晃动一边“啊啊”唱校歌时差点昏过去。其他时间我还真的没有柔弱到昏倒的地步……

可这次……

究竟是什么状况呢？
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镂空雕花的红木床上。这床像个木头匣子！着实有点……诡异，对，诡异！这年代，谁家还有这样的床？当下，觉得心里有点堵。无奈得很。苍天，别告诉我，现在的情况叫穿越！（众：切！鬼都晓得你穿了！牙：闭嘴！）

穿越？那是小说里才有的荒诞情节吧？要真穿越就嗝屁了！没电影、没游戏、没薯条……这种日子再多帅哥也弥补不了啊！记得俺娘今天中午还谆谆教诲俺呢，古代为什么孩子多？结婚早呗！那就是没其他娱乐项目的后果。倒塌……

我正天马行空地想着，只听到“吱呀”一声，房门赫然开了！

我下意识地紧闭双眼，拉过被子蒙着头。心想：完了完了，要是进来个古装小美女，自称叫秋月啊、春香什么的，我就真完了！娘啊！别吓唬我！

……

咦？半晌过去毫无动静？

房里安静得有些奇怪……难道是我听错了？

缓缓拉下被子，探头看向房门。赫然瞧见一古装少女正立在门后，面无表情地望着我，一动不动，像是……死了一样……了无生气……

“天！奥特曼在哪？有手机的同学麻烦给奥特曼打个电话！我要奥特曼！”

……

她……不会真死了吧？

但如果是大活人的话……

我索性把身上的被子拨向一边，起身，有些戒备地迈步走向她……

“呀？是个木偶哎！”

Not真人！

还真奇了怪了，做工不错哦，连头发丝都搞得这么逼真！

我大着胆子尝试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“你好，你是来拜访我家主人的吗？”机械性的回答应着我的举动响起。

晕！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！呆滞了！不敢相信！

缓缓抬头，我看向这“木偶”，两个绿色的大字如同悬浮般挂在她脑袋上方：丫鬟！

哦！奥特曼，求你了！来救救我吧……

眼前一黑，我又再次昏了过去……

没玩过“西游”的同志们肯定不知道，这句“你好，你是来拜访我家主人的吗？”，赫然是游戏玩家居住的房子里，NPC“丫鬟”和“总管”的术语！

我，竟掉到了虚拟的空间？不是吧！

……

恐怖！

惑香（3）

Who can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?

咋整啊……

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心里仍旧是一片仓皇。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人家穿越动不动就皇宫啊王府的，再不济也总有个帅帅的男主好吃好喝供着，我怎么就这么衰啊？现在演的是哪一出?《木偶奇遇记》吗?

“那个谁，和牛魔王一起出来看上帝……”

……

再次醒转过来，似乎已是晚上。屋子里的能见度很低。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木偶丫鬟已经不在了。我思量再三，还是决定起身下床……呃？我又在床上?

欲哭无泪……

默默地告诉自己：52同志，你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。从小那是受“五讲四美”熏陶的，有科学、客观、健康的人生观。对！科学！害怕什么！了不起……了不起不忽悠，不讲谎话嘛……好像有点难度……（注：在木偶的世界，讲谎话鼻子会变长的！这是常识！）

嗯！

首先，我要确定现在的处境，然后，看看是不是能找到活人……

活人，心下想着这两个字，不免又是一阵胆战心惊。

终于，我成功摸索到房门处，推开了门。

呀！一地银辉。

“好圆的月亮啊！这么大个儿！”

生长在城市里的人，每天匆匆来去，埋头紧赶着都市生活节奏，刹那间见到这样纯粹的月色，不禁有一点恍惚。我们多久没有停下脚步，抬头看看这恬静的夜空，多久没有放开胸怀，享受自然而闲暇的时光了呢?

月亮，透着清冷的光泽，氤氲成一团柔和的光影。仿佛有些被忽视太久的哀怨，冷淡地与我对视……

“姑娘醒了？”倏地，一张脸在我的眼前放大！

这是一张年轻男子的脸。

“呀！”我被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，不觉叫出声来，跟着连连后退。

“哈！胆小鬼！”那脸的主人嗤笑道。

活人？我怔住，有点小小的惊喜。

我小心翼翼地端详起眼前的男子，他一身褐色长衫，书生模样。算是有几分俊逸和儒雅。剑眉入鬓，狭长的眼里正闪着狡黠的光芒，嘴角微微含笑。

嗯，这小子长得还算顺眼！做“男配”够格了！记得要暗恋我哦。（众：呕吐不止……）

“你是？”我出声询问。

“我？”男子挑了挑眉，“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”

“呃……”拽什么拽？小心革了你的男配，让你去喂马当饲养员！

“接下来你是不是要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切！”他抖开手中的折扇，缓缓走到院中的石桌前，坐下。“我知道，你现在有很多问题。但是，本少爷今儿个心烦，不想这么爽快地回答你！怎么着？哈！来到这里的人，都是问问问……你们不烦我都烦了！”

“……”

牛人！完全无视身为女主的我！

惑香（4）

闷！

瞪了一眼这褐色的身影，我转头继续专注于月色……

夜，依旧那么安静，一如什么都没发生。

新颜

“扑哧！”站在门口的小丫鬟，看我呆坐在床上发愣的样子，忍不住轻笑出声。

迷茫！我什么时候又回到这房间的？昨夜那臭小子呢？

那丫鬟像是知道我心里所想，开口道：“姑娘昨儿个在院子里赏月睡着了，是二少爷把您抱回来的。”

是那个拽了吧唧的家伙？我面上微微一热，非害羞乃愤愤……

转眼看向那小丫鬟。

呀！是昨天下午那“木偶”！

顿时，我眼睛死死地瞪着她，身子竟有些发颤！“你你你……活，活……活了？”

“姑娘！姑娘莫怕，听奴婢给您解释。”眼前的小丫鬟分明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，活生生的少女！鹅黄色的衣裙勾勒出水葱似的玲珑身段，虽说稍嫌柔弱，却也清秀可人，特别是那眉眼间的笑意，像是有温度一般，柔和得让人没法不欢喜。可关键是我见过了昨日木偶版的她！现下，实在是觉得诡异非常……

“姑娘，咱们这儿叫做镜国，奴婢名叫水月……”缓缓地，她开始解惑。

原来，这儿是个确实存在着的时空。按时下流行的说法，是个架空了的，或者说历史没有记载过的朝代……宇宙万物，时空纵横交错存在，这样的概念很多书或者故事中都有提及，只是以前我没有亲身经历，总觉得很荒诞。不过，TNND！这叫我怎么混？半仙都当不成了……

咳！言归正传。

这镜国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据水月说，传闻三百年前，有个绝世红颜带着几名侍婢和随从来到这里，在一片荒芜中定居了下来，经过世代繁衍，逐渐建立起这个国家。那名绝世的女子闺名玉环，而这逐渐建立起来的异世王国--镜国，赫然是唐朝的翻版！

“杨……杨玉环？咳咳……”

别说真是我知道的那位！肥妞界的偶像、福音……

天！她不是吊死在马嵬坡了吗？

……

“姑娘？姑娘！”青葱般的手指在我眼前晃动。

“呃？接着说。”我揉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，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，跟演电影似的！还杨玉环……

水月抿着嘴，笑道：“姑娘莫急，往后这段时日，姑娘怕是要住在这里一阵子。水月慢慢给您解释。这会儿快到晌午了，您不如先洗漱了用些饭菜吧？”

不说不觉得，还真有些饿了。（强烈思念薯条中……）

茫然起身，这么多事实在让我的大脑一时间有些消化不来，缓缓地，我走近梳妆台。

哎，小镜子不出所料是黄铜做的，效果差强人意……但是！

“啊--”

“怎，怎么了姑娘？”

“娘呀--这镜子里的小妞贵姓啊？”

……

黄铜镜里，赫然是另一个人！

惑香（5）

眉若远山、明眸皓齿，如此形容丝毫不过分。这看起来大约才十七八岁的样子。脸颊上浅浅的酒窝若隐若现，最特别的是，那一双眸子凝神时仿佛能滴出水来……这小脸长得，啧啧！那叫一个水灵。不！不单单是水灵，简直美丽得忒无敌了！传说中的宇宙无敌超级霹雳美少女？最最诡异的是，镜子里的女子竟然一头白发！这时代应该没有漂染这回事吧？

“这是瑛姑？还是白毛女啊？”

可是这个，这个人现在好像是……我？

我？！

毫无形象地抓着满头……白发，低头，赫然见到指间缠绕着的缕缕银丝……

我我我……我要崩溃了！这个人是我！那“我”上哪去了？

……

有点恐惧，有点不安，还有点中了彩票之后的茫然。怔忡着，我摸摸自己的脸颊，端看镜中……确实是我耶！

苍天哪！又要晕了！

“姑娘！姑娘！”水月终于看不过去，欲冲过来扶我。

“我……”

TNND！这叫什么事儿！

实在是缓不过劲来，只好呆愣着被水月摆弄，我辗转思索着来了这里后发生的一切古怪的事……

她熟练地用沾了水的梳子细细打理“我的”一头白发。梳理好以后，倒是没盘成什么式样，只是把耳侧的两绺头发对称梳起，交叠着用头饰别于脑后。再在妆盒里挑了串五色玛瑙串成的链子，用发卡别在我的头上，那红玛瑙的坠子刚好垂在额间……

“姑娘好美呢！”

“3Q！谢谢捧场。”下意识地回答。

“什么三扣？”

“呃……”被她唤回思绪，我抬头继续瞪着眼前的镜子。镜子里的妞真是很……正点。

可……

分明她就……

诈尸？

想到这词儿，顿时一身的鸡皮疙瘩……

“姑娘，您先什么都别想了，用些饭菜吧。”水月晶亮的眸子里满含善意。

唉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怎么说也穿成了如此祸国殃民的小模样，总算不亏的，看看情况再说吧……

吃完午饭，水月收拾了残羹剩饭和食具退了下去，嘱咐我好好在房中休息，她稍后会再来。

她倒像是见过些场面的，也不好奇我的来历和刚才的反应……

可此时的我，怎么还能休息呢？

本姑娘突然成了大美女耶！还是超级的那种！

对着镜子，我掐脸。“疼”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……还真不是做梦！

惑香（6）

无数的问号和感叹号在心里，搅得我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以前我总觉得活得枯燥乏味，每天过着既定的生活，虚伪地戴着假面具，匆匆应对着周遭的人和事，只在游戏里能稍稍放松，与一帮朋友畅谈、调侃。而现在突然像滑出命运的轨道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去面对未知的明天了……

恐惧？慌张？茫然？或者都有？

我摇头，咧咧嘴，苦笑。

“你……傻了？”昨天夜里院子里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，此时正瞪眼看我，而他的双手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摇晃。

“嘶……疼！”我皱眉。

“呃，还好。还知道疼呢！”放开我，他促狭地一笑。走远几步，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个遍，道，“哟！昨儿个没看仔细。倒是个大美人嘛！哈！”

面对他直白的夸赞，我不自觉地勾了勾嘴，很赶潮流地做娇羞状，别开脸道：“别拿我寻开心了。二少爷！”

“呃！水月那丫头都告诉你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一愣。

“哎，算了。我自个儿来介绍下。我叫无泪，苍月无泪，是这苍月堡的少主子。镜国呢，共有四大家臣，分别是朝若、婀离、苍月、花炙。我们苍月堡是专门负责祭祀、祈福……”

“易经，紫微斗数之类？”俺是天秤座的！

“聪明！”他狭长的眼睛弯了弯，“我的父亲正是当朝国师--苍月凉。”

“呀？为什么不是寒羽良？”

“寒羽良是谁？”

我汗，嘴太快了，只好讷讷地自圆其说：“寒羽良是个很出名的捕头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他似懂非懂地应着，额头隐隐有三根黑线。

“对了，你爹是国师？国师不都是道士、和尚之类的吗？怎么还可以结婚生孩子的？你是你爹亲生的吗？”

……

只听到桌椅碰撞，某人一脚踩空、彻底倒地的声音……

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1）

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

青丝

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

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
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

朝如青丝暮成雪。

那日，苍月无泪的一席话，让我了解到原来我来的那天是正月十五，上元节。

而这镜国竟是中了诅咒的。

每年的正月十五，月至中天的时候。国内所有生灵都会突然犹如木偶般，暂时失了生机。而这一天来临前，镜国会关闭四方城门，启动隐形的机关，以策安全。一旦子时过了，所有的一切也就恢复正常了。

而我所见的“木偶”水月，恰似我眼中游戏里的虚拟世界的人物。

“传说，会有来自异世的使者破除诅咒，拯救镜国。”苍月无泪在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充满不屑。“嗤！异世？我们苍月一族守着这个传说，已经等待了三百年了。要来怕是早就来了！每年上元节前，父亲都会夜观星象，然后嘱咐我去不同的地方寻人。结果寻来的都是些别国的商贩，或者是受了伤，连自个儿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……”

异世使者？

心漏跳了一拍，不是我吧，不是我，不是我……

或许是习惯了在现实里求生存。我下意识地不想去背负，更不想纠缠。即使偶然进入到这时空，我很清楚自己有几两重。拯救苍生？不是我不想，而是，根本是力不从心嘛……

“姑娘？”水月端着盘精致的点心，笑吟吟地看着我。

“呃……”

“姑娘真爱走神呢！”她依旧是笑，把手中的点心一样样摆在石桌上。“姑娘先用些点心吧。今儿个大小姐和老爷要回来。晚饭定是会迟些。”

“大小姐？”我落座在这院中的石椅上，淡淡问。

“嗯，这大小姐虽说与无泪少爷是双生子。但样貌、脾性差别很大……待晚上您见着就知道了。”水月说着，突然抬头定定地看向我，“姑娘放心，您这么美，任谁见着了都会喜欢的。”

这小丫头，倒挺会哄我开心的！

一直到了天快黑的时候。

我正在房中翻看无泪给我用来打发时间的几本画册。水月急急地推门进来，“姑娘！快些更衣。老爷在大厅了，指名要见您呢！”说着打开了衣柜的门，取了件水青色对襟长衫给我换上，顺便替我整理了头发。

我几乎是被她拖着，第一次进到这苍月堡的前厅。前厅内两盏油灯对称地摆放在长几两侧，左右各有六把椅子，看质地像是紫檀木。长几上方悬挂着的，是一幅巍峨壮丽的山水画，而地上是一直铺向门外的暗红色织锦地毯……

本以为前厅里会是满座亲朋，怎知只有一个长髯老者背对着我。

“国师大人。”我迟疑地开口。心中思量着还是这么叫比较妥当。

那老者应声缓缓回过头看我，猛地，眼中盛满惊疑：“青丝？”

……

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2）

“怎会是你？”长髯老者似乎有些激动，扳正我的肩，定定地注视着我，“泪儿说此次寻着的是位姑娘。红颜白发。我与瑕儿日夜兼程赶了回来……竟然是你！哦！青丝啊青丝，你父母这些年为了寻你，几乎翻遍镜国每寸土地。你终于回来了……”

我？青丝？回来？

这又是什么情况？

长髯老者，咳！也就是苍月凉。拉着我左看右看，像是见到失散多年的女儿似的，搞得我一头雾水。

“国，国师大人……”我忍不住出声，想辩解说我不是他口中的“青丝”。

“呃？你忘记苍月伯伯了？”苍月凉似乎是从激动的情绪中清醒了过来，一下子耷拉着脑袋。“可怜的孩子，定然遭了不少罪，竟忘记了一切……”说着，很亲热地一把把我拥住，缓缓抚着我的头发，无比哀伤。

“……”

“明儿个一早，苍月伯伯就派人去通知你的父母。孩子啊，可怜的孩子……”刚松开说了句话，又一把抱我入怀，完全不管我什么反应，自顾自地哀叹起来。

唉，这老头！还真有意思。

“爹，爹爹？”

回想当时和苍月无瑕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情况就是这么尴尬。

她父亲，也就是苍月凉，正很没形象地搂着我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感叹着。而我则很无奈地翻着白眼，望向大厅外……

一身红衣的无瑕像火一般向我们走来。她有着很健康的小麦色肌肤，一双狭长的凤眼，眼神透着一股子精灵、果敢。而谁能想到，这火一般的无瑕，日后竟差点要了我的性命呢！

“瑕儿！”苍月凉听到呼唤，看是女儿来了，终于放开了我，转而兴奋地拉起无瑕道，“你看看，这是谁？”

“青……青丝？”苍月无瑕瞪着我，似乎不敢确定。良久，眼泪竟如开闸的水一般涌了出来。“朝若青丝！你个臭丫头！你去哪了？你知道我们找你找得多辛苦吗？你太没良心了！竟然凭空消失了……呃，整整三年……呜……”说着竟像她父亲一样，冲上前来紧紧地搂着我，痛哭起来……

我滴苍天哪！越来越乱了！

这是什么跟什么啊？

朝若青丝？

谁啊？

为什么苍月无瑕说到消失了整整三年的时候，像是有一丝迟疑？

……

通过他们，我渐渐知道了事情的梗概：有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女孩子，确切点说，应该是我这副皮囊的主人吧，这个女孩名叫朝若青丝，是当今丞相朝若风的独生女。而这个朝若风自然就是镜国四大家臣之首--朝若一族的族长。朝若与苍月乃是世交。而这朝若青丝和苍月无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。

但是，据苍月无瑕说，在三年前的正月十五，朝若青丝与她因为结伴外出而错过了归期……从此杳无音信……

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3）

不知为什么，我听了这个故事后，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，可是也说不上来……

我毕竟不是真正的朝若青丝，心念一转，也就由得他们去了。

……

“青丝，来来！尝尝这道龙井虾仁。”苍月凉这小老头，真是很热情。晚饭时不停地给我夹菜。“还有这个，尝尝这个，蟹黄鲜菇……”

“爹！”苍月无泪终于受不了了，冲着他老爹吼道，“你有完没完啊！把人家碗里堆得跟柱子似的。都快倒了！叫她怎么吃啊？”

“呃……”我忍住笑意。转而感激地看向“救星”。

“死小子！吃你的！你青丝姐姐都三年没回来了。不晓得在外面受了多少苦！想来这个家她待的时间比你这没心肝的臭小子长得多了，在我眼里，她就跟我亲闺女你亲姐姐是一样的。”说着他似乎又要哽咽起来，“青丝啊，快，多吃点！唉……”

“呃，谢谢国，呃……苍月伯伯。”

“切！什么青丝姐姐！”苍月无泪不知道在别扭什么，讷讷道，“小丫头一个，才不要叫她姐姐呢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苍月凉一脸“凶恶”地瞪着儿子，不过这佯装的狠劲反而显得他的脸更“卡通”了。“跟着你师父十八年就学了这些回来吗？礼义廉耻都不曾学会吗？”

想来这苍月无泪初时之所以不认得“我”，是长年在外学艺的缘故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

苍月无泪只是抬头迅速看了我一眼，那狭长的眼里似乎包含了很多东西……只是太快了，快得我当时没来得及细想。

“那就吃你的！青丝别理他，你吃！吃这个……”

……

一顿晚饭，就在这种似乎是久别重逢的复杂情绪中过去了。

而从这天起，我在这个时空中，有了自己的名字：朝若青丝。

而且，还多了一个当丞相的爹……

归去

当一切似乎都朝着一个未知的轨迹进行时，我，却突然被抛回了过去……

昨天晚上，应着这重逢的兴头，一直闹到很晚。吃过晚饭，光叙旧就叙了将近四个小时，用他们的话说是两个时辰。苍月凉父女絮絮叨叨地对我说着以前发生过的事，他们讲得热闹，我却是听得直打瞌睡……明明跟我完全没关系，可还是得耐着性子，做饶有兴味状……

为什么不去辩驳？我明明就不是所谓的朝若青丝啊！

唉！老大，如果有机会发言的话，我会考虑说的……可是，完全没有！一大滴汗！

况且，身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不晓得什么状况的时空里，做个旧识总是有利一些。而这真正的朝若青丝，显然已经不在了……所以，阿弥陀佛！青丝，借你身份一用。别见怪。

权当他们说的是真的，当我是受了什么灾祸而失忆吧。

“姑娘？”晌午的时候，水月推门进来，我才悠悠醒转。门开的刹那，阳光千丝万缕地照射进屋内。顿时，有些晃眼。

水月今天穿了件嫩绿色的小袄，越发显得人跟水葱似的清新、灵动。她仍是柔柔地对我笑：“姑娘这一睡，可真是睡到日上三竿了呢！”

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4）

我被她一说，有些难为情。低头拨弄肩上的白发，却眼看这白发在阳光下泛出银色的光泽来。

“呵呵，姑娘可别拿自个儿的头发撒气。”水月走上前来，执起梳子为我细细梳理头发，“水月是瞧着姑娘亲近，不自觉地就开起玩笑来了。姑娘不要见怪。这趟回去了，以后要见姑娘怕也是难了。唉！”

“回去？回哪去？”我傻傻地接话，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。

“当然是回姑娘自己家啊！丞相府的马车一早就在外面等着了。说是让姑娘多睡会儿，一直没喊您。这会儿车夫都在下头喝茶候着呢。让他们等会儿，不碍事的。倒是以后怕是见不着姑娘了，水月觉得……”说着竟啜泣起来。

“水月。”我抬头看她，正伸手想要帮她抹去腮边的眼泪，一个褐色的身影莽撞地闯了进来。

“二少爷！”水月这丫头反应倒是很快，一下子挡在我前面急道，“姑娘还没更衣呢！”

“呃。”苍月无泪闻言似乎有些发窘，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这就出去。”

门被带上，他隔着门喊道：“好了叫我一声。我就在门外！”

被他这一闹，水月破涕为笑：“咯咯，姑娘莫见怪啊。二少爷就是这样，不过他没坏心的。”

见水月笑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

待我梳洗好，无瑕也来了。

她依旧是一袭红衣，身后跟着她那莽撞的弟弟--无泪。

无瑕走过来，扶着我的肩膀，眸子里满是不舍和恳切，说：“青丝，你且先回去见爹娘。过两个月，我便去找你。到时与你秉烛畅谈，好好叙叙这几年发生的事。”

我见她如此真挚，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嗯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等你来。”

“喂，喂！”无泪似乎不满被我们忽视，眨巴着他狭长的眼，在旁边叫着，“青丝，我也去找你！到时可要好好招待我。是我找到你的哦……”

“呸！”无瑕转而对着弟弟啐道：“你去做什么？还嫌家里不够你折腾的啊？”

“我是去找青丝！又不要你招待！”无泪张牙舞爪地在旁边跳，一点都不像初识时候的样子。

“你！”

“我怎么了我？”

……

这姐弟俩竟跟孩童般围着桌子追打起来，顿时笑闹声一片……

只是，这跑在前头的褐色身影，时不时地投来灼灼的目光。当时，我却并未在意。

去往丞相府的马车，带着我奔回了过去……

虽然昨天我就知道，这苍月堡离京城并不远，但是因为途经山林、沟壑，会十分颠簸难行。可说是一回事，真的在这马车上颠了半个多钟头，我都快散架了！我坐过汽车、火车，可从没在马车上待过这么长时间……苍天哪！

这会儿，马车像是终于走到了平地。开始缓慢而平稳地前行……车轮摩擦着地面，发出“吱嘎、吱嘎”的声响。雪地？我心里疑惑，拨开窗帘。果然！

这地方，怎么这么眼熟？

这……是北俱泸州？我顿时惊诧，一直以为过了那个月夜就再与游戏毫无关系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还是在“西游”之中。天！谁告诉我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里竟然是“西游”中的一个地图……

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5）

正在我神游太虚时，马车骤然停住，因为惯性我往前飞扑……差点就跌了出去。这时，车前的门帘子被一柄锃亮的刀生生挑开。眼前，赫然是一众彪形大汉。反观我随行的侍卫已横七竖八地躺在了周围的雪地上。完了！我心知不妙，这回怕是遇到土匪了！还不像是普通的土匪！

这可怎么办？这群大汉少说也有二十多人。这里前不巴村，后不着店的，喊破喉咙估计也没人听得到！怎么办怎么办？

“螳螂拳？虎鹤双形？葵花点穴手？猴子偷桃……我，我一样都不会！”真佩服我自己，这时候还能想到这些……

“舞，舞儿？”为首的大汉瞪着我，竟跟见了鬼似的。

“……”我反瞪回去，手脚很没出息地紧紧扒住了车门框。

“是香主！”

“香主！香主！”

“舞儿姑娘！”顿时，那群大汉由最初的窃窃私语渐渐大声，竟雀跃起来！

呃，这又唱的哪一出？丞相女儿也就算了，我竟然还同时是个土匪头子吗？

“舞儿姑娘，咱们可算是找着你了！”

“香主！香主！”

眼前一片混乱，而我的脑子也一片混乱！索性小心翼翼地下了马车，倚车站住，双手不自觉地揉揉胀痛的太阳穴……等他们安静下来，再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吧。

为首的大汉终于抬了抬手，似乎是畏畏缩缩地走近，低声道：“舞儿？”

“呃？”依旧揉我的太阳穴中。

“属，属下可是又犯了什么错？”他的表情好像很委屈，又好像有些害怕，只是盯着我，喃喃自语道，“属下得知朝若老贼寻得失散多年的女儿，马车途经北俱……所以，所以才……属下真的不知车上是您……”

朝若老贼？我下意识地皱眉。

“扑通！”眼前的大汉竟突然冲我跪下，“舞儿姑娘，属下知道错了！您大人大量，求您饶了属下吧！”见那为首的大汉跪下，众人很齐心地纷纷跪下为他求情……

齐声道：“求舞儿姑娘饶了卫副香主！”

嘴角不由得抽搐，我有那么可怕？正在我疑惑的时候，一个声音突兀地冒出来：“求舞儿姑娘别再做‘蓖麻油炒鸡蛋’给卫副香主吃了！上次副香主吃了，拉肚子拉得差点虚脱！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呢！”

蓖麻油炒鸡蛋？！

那，那不是催产用的吗？吃了那玩意儿……可是连孩子都“拉”得出来！

天哪！

……

正在这一众“属下”你一言我一语，描述我昔日的“丰功伟绩”时，我身侧突然有一道人影闪过，像是完全没看到我们似的，径直向远处走去。我瞪着那一身黑衣的背影，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，仿佛这情景在哪里曾见过……

是旋！

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6）

初识

是的，一定是旋。

我只觉心中一窒。这个画面赫然是当时我初见他的情形。

如果现在是正月十五夜，我大概可以看到他头顶翻飞的粉色字迹吧？记得那时，他就是在这北俱泸州的积雪之中一边“跑商”，一边在念叨……

“舞儿姑娘？”身边的“卫大块头”顺着我的视线，眼光落向那黑衣的背影，轻声道，“那是喋血盟的人，这群人表面上是商贩的身份，私底下不知在谋划什么。帮主嘱咐我们在分不清是敌是友前，不要接近……”

我收回沉沉的思绪。

记忆中的那个少年，那场感伤的邂逅，毕竟还是离我而去了……

当下定了定心神，我不觉苦笑。

收拾停当后，马车又开始“吱嘎，吱嘎”地轧着积雪前行……

只是，不管此去何处，不管要面对的是未知的将来，还是既定的轮回，我都已打定主意要坚强，哪怕是只有我一个人漂泊的异世人生。

又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就在本姑娘的腰腿快要散架的时候，车终于停了下来。只听到“卫大块头”扯着嗓子在外面鬼叫：“快快！大家快出来看看！看我把谁带回来了？”说着拉开车帘子，连拖带拽地把我拉下来。TNND！我知道你兴奋！也不用把我当成你发明的小风车一样现宝吧，怪不得要给你吃蓖麻油炒鸡蛋呢！我心中愤然。

被这莽汉一拉一拽，我竟生生从车上跌了出来！

我紧闭双眼，却没有预期中的疼痛……

按照一般的剧情发展，我该是跌进了“谁”的怀里？

微微仰起头，看向那个“谁”：哇！是个少年！还是个我来这儿以后见过的最美的少年。简直可称得上是绝世容颜！他的皮肤竟如此细腻白皙！眉目微蹙，却掩藏不住如墨玉般黑亮的眸子。那睫毛更是细细密密的，颤动如春日里扑扇翅膀的蝴蝶。世上竟有如此完美的人！

虽然他的眉宇间有着浅浅的冷淡……

以前看小说时，总说有面若冠玉、笑容邪魅，长得比女子还漂亮的翩翩少年。我一直不信。但，眼前这位真真是应了这形容！

他，让我看得有些呆了……

“怎么，要我这么抱着你，去见你的烈哥哥？”眼前的少年微微钩起嘴角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。那笑容和煦如春风拂面……却，却带有些许的鄙夷？

是我看错了吗？鄙夷？

第一章 养在深闺人未识（7）

我被众人前呼后拥着，进到屋内。再回头寻那少年，白衣翩翩，竟不知所终了……

跨进门槛时，我留意到了门上悬挂的匾额，那是四个苍浑有力的大字：富甲山庄。

很快，我就见到了那少年口中的“烈哥哥”。

盈风烈，富甲山庄庄主。身高据我目测，约有一米八的样子。长相一如他的名字，浓眉、大眼，五官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他薄而有形的唇，带着一股子坚毅和隐忍。这样铁骨铮铮的一个人，在厅前乍见我，眼中竟泛起了些许的泪光……

他……

“舞儿，”他轻柔地拥我入怀，身体明显在颤抖，“你回来了！回来就好了。”

……

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，他久久地拥着我不发一言，屋子里其他人也不出声。只是，这么静静的……

此刻，被他抱着的我有些不知所措。

这个烈，应该是深爱着“我”的吧！我在心里叹息……

“哟，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”白衣少年不知何时已近在眼前。

“雪，你来了。”缓缓松开我，盈风烈掩饰地笑道：“看，舞儿回来了，你也来了。我们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呢。”

原来，他叫雪啊。白衣胜雪，果然人如其名！我偷眼望过去。

“嗯，小舞儿还是这么怯生生的。真惹人怜惜呢！”雪似在调侃，目光却没有一点温度，直直地逼视着我。

我被他看得有点心慌，只得下意识地别过脸，躲开那双魅惑的眼眸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他对我有着很深的敌意，甚至可以说是仇恨！

想到这个，我心里竟是堵得慌。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1）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

迷思

他，为什么恨我?

富甲山庄的午饭，席间，一片觥筹交错。那些生性豪爽的江湖中人，频频向我举杯，仿佛非要用这杯中物表达他们粗犷但真挚的友情。想来我这个“舞儿”以往在庄中必是有很深的“群众基础”的，但，独独除了他。

他，为什么那么恨我呢？这个念头一直纠结在我的心里……

其实我是不能喝酒的。并非不善，而是不能也不喜欢。前些年动过手术，胆结石，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。于是，朋友聚会时我都以果汁代酒，也渐渐养成了不喝酒的习惯。虽然现在这副躯体并不是我的……

推了大部分，也半推半就地不得不饮了少许。

盈风烈坐在我的左侧，只是笑。不动声色地替我挡了不少酒。看我一副为难的样子，暗暗从桌子下面递给我一方棉布手巾。我心知他是要我不要勉强，喝不了便悄悄吐在这手巾上。这么想着，心底不禁小小温暖了一下。再抬头看他，仍旧是那笑容，好看的唇边溢满似未言明的温柔……

这酒，很烈。

虽然我喝得不多，但感觉跟喝了风油精一样，入口辛辣，三杯两盏下肚，面颊就开始微微发烫了。心想着出去透透气，便站起身来。身边的盈风烈望向我，只轻声说了句：“累了就先去歇着吧。”我微笑颔首，退出前厅。

出了前厅，顿觉一阵凉风拂面，头脑不禁清醒了许多。眼前是一道长长的回廊，回廊两侧，含苞的梅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。

我正踌躇不知往哪走，倏地！一道掌风扑面而来！我下意识地举手去挡，手肘竟一阵酥麻。退后两步，我勉强站定，心下隐隐不安起来……

“装得很像。”是他？雪。语气淡然，没有温度。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”我有点生气。刚才那一掌似乎并没有杀意，更像是威胁，但我的火气却莫名地升腾了起来。

我讨厌他这样对我！

眼前的他定定地注视着我，挺直的鼻翼下，双唇呈现出淡淡的粉色。阳光从他背后丝丝缕缕地投射过来，仿佛给他镀上了一层浅浅的金。一袭白衣包裹着他颀长的身形，衣摆随风飘动……如此温润如玉的少年，为什么会恨我？

……

“呵。朝--若--青--丝！”他走近，抓起我的手，狠狠拽住，“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再回到这里，我告诉你，我花炙雪可以杀你一次，便也能杀你第二次！”

杀我？

他还要杀我？

是他杀了“我”？我愕然。他知道“我”是朝若青丝……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2）

那么，以前的“我”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相府千金不做，到了这富甲山庄呢？难道是奉了什么人的命令？可又有谁能指使“我”来到这里？是怎样的使命呢？还有，眼前这不沾红尘，谪仙似的人，真如他所说是杀死朝若青丝的凶手吗？我心下顿时满是疑问。

“怎么？敢来这里，却不敢面对我？”他的脸上微微泛起了一抹笑，那神情像极了某种狡黠的动物……

狐狸？

……

他的手劲倒是丝毫没有放松！

“在我面前，大可收起你的可怜相！”他松开我的手，转而支起我的下颚，目光灼灼。缓缓地，他凑近我耳边，温热的气息在我颈间吹拂。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，不会让你伤害烈。”

……

“为什么不说出来？”我低声道。

“嗯？”

“为什么不说出我是朝若青丝？”我定定地望着那墨玉似的双眸。

他冷冷地笑：“因为烈会伤心。”

……

他竟如此执拗地维护着盈风烈。我很疑惑，是什么能让一个男人这样细腻地去为他人设想，而那个“他人”居然也是个男人？

当时的我当然无法理解这种患难与共、几乎可以托付生死的交情，更不可能想到那个被维护着的人，竟是比雪还要执著，方式也更为偏激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“你喜欢盈风烈？”脑子里瞬间闪过这样一个荒唐的念头，我不觉下意识地说了出来。

倏地，他双眼瞪得老大，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，“你……疯了？”

“不是喜欢他，为何如此恨我？”这么漂亮的少年，可惜居然是个同性恋……

“你！”他眯起双眼盯住我，有些愤怒也有些陌生。难道我这么说侮辱了他？突然他目光一闪，又迅速重新抓起了我的手……

片刻，他的神色似乎更惊诧了，“你的内力……怎会？谁？谁废了你的武功？”

“嗯？”我心里还想着他是同性恋这件事，有些茫然。被他这么猛地抓起，手一疼，收回了思绪，“我不是朝若青丝。”

他一愣，我趁机甩开他的手，只冷冷地望着他，重复了一遍：“我，不是朝若青丝！”

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告诉他。也许，只是单纯的不想他恨我而已。

花炙雪，是的，我不要你恨我。

可是……

“哈，哈哈，哈哈哈哈……”清朗的笑声回荡在我耳边，他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如此张狂的笑。笑完只定定地望着我，目光看不出丝毫情绪。他缓缓道：“‘镜室朝若女，色绝冠古今。红颜卓卓立，白发凄凄生。’你不是朝若青丝，难道我朝还能有另一位白发红颜，如你一样的绝色？”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3）

从他口中说出“绝色”二字，竟是这般冷淡。我的心口猛地一窒。

“朝若青丝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没了武功。这样的你，还胆敢回到这富甲山庄来。可以说，我佩服你的胆识。但不表示我会因此放过你。”他顿了顿，望向远处，轻轻一叹道：“只要你敢伤害烈。我一定不会手软！”

那眺望着远处的眸子里，看不出神采。只觉得此刻的他，似乎很疲倦，也很孤单。是的，孤单……

又是一阵凉风吹来，一股梅香夹杂着莫名的香味渗入鼻息。

我只觉得心情异常沉重起来，来到这里第一次想对人说我的来历。竟然是对他。

而他，却不信……

“舞儿？”盈风烈飞步，近到跟前，很自然地握住我的手，温和地笑道，“来的途中可还顺利？累吗？”

我怅然地看向他，盈风烈，这样一个温情脉脉的男子，朝若青丝可曾对你有丝毫真情意？为何要伤害这样的你呢？为何你还是这样毫无防备地付出温柔？难道真的全然不知吗？当下竟有些心疼，不觉冲他淡淡一笑道：“我不累，只是刚才喝了些酒，出来吹吹风罢了。”

盈风烈的脸上依旧满是宠溺，“你啊，就是爱逞强。我送你去歇息吧。酒后吹多了风会受凉的。”

“嗯。”我心不在焉地应了声，不自觉看向一旁的雪。

“雪，送完舞儿我来找你。”似是感应到我望向雪的视线，盈风烈转而对雪说。

花炙雪微微颔首，仍然看着远处不曾回眸。

……

“苏苏那丫头还不晓得你回来了。等下见了，不知要开心成什么模样呢。”盈风烈走在我身旁，缓缓地说着。握住我的手传来融融暖意。

“呃？”我心头还一径念着那孤单的侧影。听到声音，抬头望向那双满含笑意的眸子。没来得及思量他口中的苏苏是谁，突然一个充满惊喜的清脆女声传入我耳中。

“小姐！”惊呼着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。柳眉，杏眼，长相颇为清秀。一身嫩黄色衣裙衬得她仿佛是只小粉蝶儿，从梅花深处翩然而至。

她走近，一把拉起我的手，上下左右地打量着。声音突然哽咽起来：“小姐，你去哪儿了？丢下苏苏一个人在这儿。坏小姐，你不要苏苏服侍了吗？怎么就去了那么久，都不带上苏苏……呜呜……”

心底一阵长叹。唉！原来是个可爱的小丫鬟。不过，几天里这是第几个抱着我痛哭的了？有些无奈。朝若青丝终究是让多数人想念的。

只是，独独除了他……

想到花炙雪和他那莫名的恨意，心，竟又隐隐地抽痛起来。

“你们且好好叙旧。”一旁的盈风烈笑道：“我有些事找雪商谈，晚些再来吧。”

烈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回廊尽头，而我还自顾自想着心事。猛地，被苏苏一拉。“呃？怎么了？”

那丫头面上泪迹未干，却狡黠地笑道：“庄主很俊吧？”

“呃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恍然，“臭丫头，敢嘲笑我？”

“哈哈，苏苏不敢了……”

……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4）

唉，苏苏只见我望着烈的背影。却不知，我此刻心中所想的并非是他……

初春的风，寒得如此彻骨。

想到那一身白衣的楚楚少年，是否，我们真会有兵戎相见的一天？

……

戏情

“为什么要回来？”

“不是我想来！是‘蓖麻油炒鸡蛋’干的！”

……

“是谁废了你的武功？”

“我打小就不会！怎么？我筋骨奇佳？你要教我？”

……

“你的目标是不是烈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气死我了！有碰过鸡同鸭讲的，还没碰到过这么固执而又完全沟通不良的！自从下午他莫名地出现在我眼前后，我们俩就跟两台复读机一样，不断重复类似的没营养话题……

而这个斜倚在树干上的白衣少年，除了语气一贯的清冷，姿势显得有些慵懒以外，似乎还问得饶有兴味！

真是……令人发指！

我不断平复着气息，喃喃自语：“真的快抓狂了，真的……”

我忍！

“嗯？”他微微抬眼，气定神闲地望着我，“你还没回答我，你的目标是不是烈？”

“烈什么烈！你自己暗恋他就算了！关我什么事啊？有那么多美国时间，你怎么不去表白去？在这里想烦得我精神分裂是不是？”我终于冲他吼起来。

“美国是什么？还有……表白，精神分裂都是些什么东西？”

啊！救命啊！

我现在充分理解《大话西游》里被唐僧念得自杀的小妖了！再这么被问下去，我真的连求生的欲望都快没了！

……

“你还没回答我!”

“我……”一阵气结。

咦?

怎么……他的嘴角似在抽搐?

眼底也好像有笑意？虽然只那么一瞬！

他！在！耍！我！

忍无可忍！我也不是吃素的！

……

“花炙雪有断袖之癖！他喜欢盈庄主！”突然，我大声地喊了起来，虽然这个办法有够傻帽的！“花炙雪爱盈风烈！花炙雪爱盈风烈！花炙雪爱盈……唔……”

他的手掌猛地覆在了我的嘴上，捂得紧紧地。

怎么？敢做还怕我张扬?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5）

“花……唔……风……唔……”我怒视着这个因为捂着我的嘴，而从背后半搂住我的少年。

他的掌心一如我想像般，微凉。

他因震惊而仓皇的眼神，竟难得地有了几分“人”气！

他面颊微微发红？在害羞？

他的怀抱，如清冷的瀑布，虽寒凉却让人的心止不住乱了节奏……

而且，他的长相……近看之下，更是……（流口水ing……）

呸呸！我又在想什么！

我们俩就像是稚龄的孩童，在学堂上嬉闹一般。

场面，渐渐有些尴尬。

他仿佛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举动不合礼数，猛地松开了手，还佯装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

我回瞪！并用警告的语气冲他吼道：“不要再来拷问我！花炙雪。反正，我说了你也不听！听了你也不信！信了你还是要问！问了你就没完没了！管好你们家小烈烈就行，别来烦我！哼！”

说完，我迅速转身，逃也似的跑回了房间。

刚被他这么一捂，我的脸竟跟火烧一样！再不把他赶走，真怕被看出来……

而且，临转身，竟还瞥见他那跟狐狸一般的笑。

气死人！

“小姐？”刚合上房门，转身就看到苏苏正好奇地看着我，“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？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雪少爷一直在？”

……

“哇！奴婢自进山庄以来，都没见他和谁讲过那么长时间的话呢！”

……

我也不想啊！

转眼，我来到这富甲山庄已半月有余。

盈风烈每日黄昏必来看我一次，只是除了说些嘘寒问暖的梯己话，也没什么话题可聊。而雪……竟是一次也没再出现过。

我百无聊赖地趴在窗台边的书桌上，手中的笔胡乱在纸上画着圈圈……

“小姐。”

“嗯？”

我微微抬头，站在身侧、出声唤我的并不是苏苏。她是我房中的另一个丫鬟，叫做“夜月”。说起这个夜月，算很奇怪的了。苏苏带我回到住处那天，她的脸上完全没有任何表情。至少在我看来没有惊喜，没有诧异，平静得看不出一丝波澜。然而最怪的是，据苏苏说，这个夜月跟“我”的时间比她要长得多，是当初和“我”一起进山庄的……

这段时日，我不是没私下试探过她。而她一径面无表情。

“小姐可要到院子里走走？”

难得这个千年冰块女主动找我出去，我当下应承道：“好，给我拿件衣服来吧。”

“是。”她眸中一片淡然。只进到内室迅速取了件杏色披风，给我披上。

……

这富甲山庄建造得颇具匠心，分为前、后两部分。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6）

前半部分以大厅为中心，呈半圆形包围着整个山庄。厅堂两侧延伸开来的部分，分别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堂，四堂两两对称，再往后便是两侧马厩……

而大厅往里直走，是盘旋的长廊，之后是三座双层的居所。中间一座叫做“卧尤居”，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些怪异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过这房子却是空置的。而盈风烈住在“卧尤居”左侧的“啸风阁”。右边不知道住了什么人，因为从来不见有人在那里进出。而这三座居室往后，便是长长一排的厢房，住了些庄里的子弟以及他们的家眷。厢房后面是个湖，湖心有个小小的亭子，四边皆有回廊走道相连。之后便是我所住的“逆舞轩”了。平时这后头是没什么人来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“逆舞”，不过，多半是以前的“舞儿”入住后改的名字吧。

我和夜月出了房门，她并不说什么，只是一步一趋地跟着。

苏苏早上跟着杂物房的小厮出去采办物品，还没回来。这丫头毕竟还小，总想着出庄子去瞧热闹。而我也无所谓，毕竟习惯了什么都自己来，多了个人在身边，反而不知道打发她去做什么。而且她不在，难得清静。苏苏要知道我这么想，必定又要怪我没良心了。这么想着，我不禁轻笑出声。

“小姐？”身后的夜月似乎感到有些奇怪。

“没什么。”我沉声道。哼！你不是没表情吗？有什么也不告诉你！我有些恶作剧地想着。

然后又是无声了……

“哥哥，这回不算！”一个稚嫩的童声传来。

我循声望去，看到亭子里对坐着两个人。其中一人一袭白衣，乌黑的发用根紫绸带随意地束着，几绺发丝垂在肩上。因为侧坐且有些距离，我看不清楚他的样貌。但那人面上隐约有温润的笑意。是……花炙雪？他，也会这样笑？我有些愕然。

只见他对面坐了个六七岁的男童，脑袋周围的发剃得很干净，只留着头顶的一小撮，垂至额前，呈倒着的桃子形状。咦？和我小时候学校的一些男生很像。小桃子头，哈哈--

我正踌躇着要不要走近一点。

只听花炙雪开口道："澈儿，哥哥改日再陪你下棋好吗？"那温柔的语调是我所陌生的。

"不！澈儿一定要赢了哥哥。"小男孩不依地撒着娇。

"澈儿这么聪明，下次一定能赢。"花炙雪只是轻声哄着，抚摸着小男孩的额头，那笑温柔得似要漾出水来。而他接下来的一句话，让我目瞪口呆。"有个虎姑婆变的妖怪姐姐来了，澈儿快些回房去。不然被她抓住，可要吃了你的。"

"啊？"小男孩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我，当下目光一凛，嘴一瘪，竟似要哭出来了。"啪"的一声，小手中紧捏着的棋子也落了地。

我心底愤愤然，正要出声。

只见雪弯下腰慢条斯理地拾起那枚棋子，眼睛瞥向我这边，柔声道："澈儿快回去吧。哥哥会保护你的。与妖怪姐姐决战，好吗？"

"嗯。"小男孩迟疑了下，点点头，当即转身跑了开去。边跑还边回头脆生生地喊道："哥哥，我去喊我哥找人来救你，你可千万要小心……"

那稚嫩的声音渐渐消失在梅花林里。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7）

箭殇

“你才是妖怪呢！”我走近亭子，愤怒地瞪着他。

他从梅林那边缓缓收回视线，转而面向我，漆黑的眸子里似乎有着探究、疑惑……不过只是一瞬。接着，他无视我的愤怒，执起手边的茶杯，抿了一口。

以为他会说点什么，但是，无声。

我实在有些郁闷，被他这么用来吓唬小孩儿，却好像没办法真生气。只是不由自主地盯着他。此刻，他垂着的睫毛，犹如两弯墨色的天鹅绒小扇，长长的却很齐整，在阳光下闪出美丽的光泽，而粉色的唇正轻啜着杯中茶，一派怡然的神情……

“喝茶吗？”他抬头，似乎知道我一直在看他，促狭地笑道。

“不必。”我白了他一眼，被他这一笑有些恼羞成怒。进到亭子，我不客气地坐了下来。

他倒不以为意，缓缓拿个杯子，执起茶壶，倒了一杯便放在我面前，接着定定地看着我。

我被他看得有些莫名其妙，莫非我脸上有什么东西？迟疑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面颊……

“别动！”他倏地出声。我一惊，只见他的手伸过来，在我额前轻轻一捋，转而摊开掌心，一片梅花花瓣？

我心里一动，突然反应过来：“你耍我？”

“哈哈。”他朗声笑起来，那笑容清澈得像山涧的泉水，叮叮咚咚地撒向我的心里。只觉得之前的不善和仇恨似乎全然消逝了，我愣愣地看着他笑，心也欢快地跟着这笑容唱起来……

正在这个时候，远处一支黑翎划空而来，那箭从他背后直直地射过来，似乎就要穿透他！我也不知是从哪来的勇气，倏地用力推开他，心底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不要他死，他不能死……

那箭似乎一下没了障碍，箭头瞬间没入我的左肩。刹那，肩膀由刺痛转为温热，那麻麻的痛感渐渐散开，我只觉得意识越来越混沌、模糊……

昏厥前，看他过来抱住我，而那漆黑的眸中，竟然，是那抹熟悉的鄙夷？

……

“呃……”肩膀好痛，而且动不了。

“小姐！”苏苏的声音似是从上方传来，“小姐你醒了？”

意识渐渐恢复，我睁开迷蒙的眼，映入眼帘的是苏苏一脸焦急的样子。

“小姐……呜……”苏苏猛地搂住我，哭得稀里哗啦，“苏苏以为你会死呢！呜……”

“嘶！疼！”我被扯到伤口，疼得龇牙咧嘴。

“哦哦！对不起小姐，对不起！”她急急地放开手，委屈地看着我。

“臭丫头，别咒我！”没好气地勉强说了几个字，嘴唇好干涩，我下意识地舔了舔。

“小姐你等会儿，苏苏这就去通知庄主。”那丫头似乎想起什么似的，全然不顾我这病人，说完就转头跑了出去，真是……粗神经！我根本无力喊她，只是叹了口气，闭目定神。

一双白皙修长的手轻轻将我扶起，垫了个软枕在我背后，递上一杯温水。

我心下也不管是谁，只是渴极了，咕咚咕咚地便喝起水来。

那人似乎叹息了一声，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同样的方式用两次，你也真是技穷了吗？只可惜了这副冰肌玉骨的身子……”

呃？花炙雪的声音？我停止喝水，转头看，果然是他！

此刻他正扶着我，由于背对着窗口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。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8）

“你，说什么？咳咳……”我的声音有些低哑，喝了水，只觉得喉咙中微微润了一些，下意识地轻咳。

他扶我躺下，顺手把茶杯搁在几上，低下头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：“上一回是替烈挡了一剑，这回是我。只是，我实在想不出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难道……你觉得这样我会对你改观？又或者，你这次的目标换成了我吗？”

说完，嘴角微微一动，冷冷笑了下：“嘱咐自己的丫鬟去放冷箭，而后挺身救我？亏你想得出这么错漏百出的招数。只是，你倒真是对她有信心。就不怕这箭万一失了准头，要了你的性命？”

丫鬟？

难道……是夜月？

我本想出声辩驳，转而一思量，当时遇到花炙雪那会儿，夜月……

她去了哪儿？

来不及细细盘问，我只觉得头很重，重得不堪承受一般，而后又失去了意识……

昏昏沉沉间，似乎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。而这一向清冷的屋子，好像也有很多人进进出出。只是那时的我，已没有气力去分辨谁是谁了。

等我再次清醒过来，正是后半夜。窗外的月色泛着银样的柔光，透过窗棂缝隙清冷地撒向床前。而这星星点点的清辉给地面镀了层生气，调皮地闪烁着……正在我思量着是不是该应应景，思念一下故乡时，地上的光辉倏地一暗。我顺着这变化望向窗子，窗外赫然立着一个颀长的身影……

心下一动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很确定那个人，是雪！

只是短短一瞬，那身影便消失不见了，望着空落落的窗子，仿佛刚才那一瞬是梦境一般，顿时，我怅然若失。心，竟也跟着空落了起来……

正在这时，房门处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声音极轻。呵，这夜半三更，来的客人倒是不少！我只微微合上眼帘，想看来人是什么目的。

似乎在我床前顿了顿，一个冷淡的女声传来："少主子，奴婢万没想到会伤了您。"

是夜月！

"您且安心养病吧。余下的事夜月自会处理的。"

……

听着床前没了动静，我缓缓睁开眼。总觉得她这"处理"二字，有些决然。是我想太多了吗?

果然，不出三日。庄里有人在山庄外发现了夜月的尸首。她是服毒自尽的，而身上揣了据说代表某个暗杀组织的印信。

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倚在门边，看那随风飘飞的梅花花瓣，那花似乎未来得及盛开便早早散落在了初春的暮色里，透着股决绝的清冷，一如记忆里夜月那冷淡的眸子。

"咳咳！"身子微微颤了下，我努力保持着镇定。但嗓子已然一片干涩，不觉轻咳出声。

苏苏倒是意外地没有哭，只那么落寞地看了看我，然后伸手扶住我，轻声道："夜月姐姐怎就去了呢？她还那么年轻……"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9）

收回纷乱的思绪，压了压胸中的咳意：“苏苏，去。取了我那件新做的月牙长衫，给夜月送过去。”

“小姐？”

“我不碍的。你快去快回。”

……

“怎么？一件衣服就抵了条人命吗？”那清冽的声音渐近。

我知道是他。但，全然没有与他申辩的气力。并且，此时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

似乎感应到我的情绪。他只默默站在我身旁，没再出声。

……

“咳咳……”左肩上的伤口已好得差不多了，只是这咳嗽却好像落下了根似的。我也并不在乎，只是觉得夜月的死，似乎昭示了什么。到了这个境地，很多事仿佛也已由不得我了。

“为什么我要背负这些本与我无关的事？”我喃喃自语道。

“人的命，或许从来就是注定了的。”他轻轻望向我，那目光正如枝头颤巍巍的梅花花瓣，透着微弱的温柔。

当下，一件雪色长褂披在了我的肩头。转头望时，他的背影已渐渐隐入纷飞的梅林……

花炙雪，你，还是那么恨我吗？

梅林深处，那一抹白衣翩翩的身影，若隐若现……

情戏

“小姐小姐，庄主回来了！”苏苏欢快地冲进屋子，那小脸因为奔跑而泛出健康的潮红。

心底本是一片晦涩的我，见她这么兴奋的样子，刹那也被感染了。这才细想，好像真有多日不见盈风烈了。

“舞儿！”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随着洪亮的一声，人已近至榻前。在清晨的朝阳映照下，本似刀刻的面部线条，柔和了许多。那双浓眉微拢着，歉然道：“对不起。舞儿，在你那么虚弱的时候，我却要外出办事……”

我有些动容地看向眼前的烈：“嘘！别说。我都明白的。”

“舞儿，我的小舞儿……”他急急地握住我的手，眼底满是浓得化不开的情意，“你身子全好了吗？是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我好了。我这不好好的吗？”虽然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想念，但也感动于这份真挚。这铮铮汉子的铁骨柔情，叫人倍感惬意，我不觉轻笑起来。

“小舞儿。你在取笑我吗？”他佯装委屈地望着我，眸光流转间，渐渐生出迷惘，轻声道：“舞儿，嫁给我吧。做我的夫人，好吗？”

我心中一凛，当即愣住！

……

“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在当面求亲？”雪冷冷的声音猛地传来，他只飞快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而笑对着盈风烈。

“呃……”盈风烈闹了个大红脸，可接下来的一句，却是我始料未及的。“雪，对不起。我该先问过你的。毕竟舞儿曾是你的未婚妻……”

什么？我双眼倏地瞪大。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10）

我？或者说“我”，曾是雪的未婚妻？

这，又是什么情况？

正在我对这一惊人的消息不知该怎么消化时，花炙雪接下来又扔出个“重磅炸弹”：“问我？我自然不会同意！”他语气淡定，倏地斜睨了我一眼，“因--为--我发现我开始喜欢她了！也许，我会重新考虑那个婚约……”

……

盈风烈闻言，只是嘴角微微动了动，终究没说什么。

而我，沉浸在无比的震惊当中！

盈风烈何时出去的，我都不知道。

而此刻，花炙雪正邪邪地笑着，缓缓凑近我，眸子里有很多复杂的情绪，那漆黑如墨的眼眸，闪着奇异的光芒。而他越凑越近……

我只觉得这样的距离，让我快要不能呼吸。颈间温润的气息吹拂而来，霎时恍了心神。他的唇近在咫尺，呈现出粉色的光泽……

只那么一瞬，我紧张地紧紧闭上眼。

我竟以为，他会吻我。

……

许久，待我再睁眼看向他时，只见他的嘴角缓缓勾了起来，又是那熟悉的冷笑。一字一顿，他在我耳边轻声道：“宁背夺妻之名，勿丢烈之性命！”

原来，他竟是怕我伤害烈！

怕到宁愿自己娶我，从此禁锢着我？

只是为了……不让我去伤害烈！

原来如此！

心痛，就那么无声地席卷而来，先是星星点点，继而排山倒海……我想倔犟地忍住眼底的泪，可是，面颊已一片冰凉……这个翩

翩少年，对我的怀疑和恨，竟如此根深蒂固。而他对我造成的伤害，也竟然会这么地痛！

“你……”面对我突如其来的眼泪，他似乎有刹那的惊慌。

“出去！”我沉声道：“滚出去！”

花炙雪，我恨你。我在心底默默对自己说，这样的羞辱我不会忘记！如果可以，我希望再也不要见到你！

是的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！

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。

不知明镜里，何处得秋霜。

这个初春，空气中夹杂着清冷的梅香。

在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屋子里，我第一次清楚地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。情感仿佛是在隐性地滋生，一切都朦朦胧胧，不知不觉，而爆发的一瞬竟是心碎时分。那清清脆脆的声音，仿佛洒落一地的珠子，掷地有声，却又似乎瞬间撕毁了尚未来得及萌芽的一切……

第二章 江涵秋影雁初飞（11）

以前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留，现在，我却知道我绝不会再留！

我佯装不适，打发了苏苏去城里请大夫。自己则草草收拾了细软，藏在褥子里。现在，只等夜幕降临了。

环顾四下，这屋子并没有沾染丝毫我的气息。一眼望去，依旧这么冷，这么陌生……

仿佛感应到我的心思。黄昏时候，窗外一道人影飞身闪过，瞬间进到屋子里。

“少主子，属下是来接应您的。”来人一袭夜行衣，蒙住了头面。只是这声音……

“不要再想了，且随属下走吧。”

我怔忡着，心想：也罢，还能有比现在更差的境地吗？于是尾随那黑衣人步出房门。

富甲山庄，再见了！

盈风烈，再见！

花炙雪……

永--别--了--

“别愣着了！快走！”这黑衣人的声音虽然刻意压低，但骨子里透出的清冷，怎就那么熟悉？我心念一动，来不及细想，就匆匆跟着他一路往后院而去。他似乎对庄里的地形颇为熟悉，三转两转，便避过了众多家丁、护院，径直出了院门，一路送我到了离庄子三里外的一处山坡。未及告辞他就闪身不见了。

我恍惚地回转头，看向远处沉浸在暮色中的天空，那是富甲山庄的方向。

心中一动，不禁轻声道：“今日一别，再见无期！”

当下，转头朝着大路开阔处走去……

此时，隐在树后的黑衣人缓缓走了出来。那漆黑如墨的眼眸，在夕阳照耀下，反射出一片金黄。而颀长的身形，投射出一道长长的影子，显得如此孤单……

“朝若青丝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，一定会。”

暮色更沉了，镜国的大地笼罩在一片昏黄的光影之中，这个世外桃源，潜藏着未知的变数。正如我不可知的未来……

一切，在夕阳西下后，变得更不可捉摸起来……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1）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

相府

太多虚妄的幸福，

太过仓皇的落幕，

或曾伤人，

或曾刻骨。

那些初见时的片断，

多年后谈笑忆起，

仍会哽于咽喉，凝于眼眸，

但，终究褪色在沉沉夜幕。

胆怯、隔阂、恨绝，大可不必。除非你还在乎。

这样浅显的道理，当时的我，却并不懂得。只觉得背后的富甲山庄越来越远，而那个叫花炙雪的少年，终究不必再见了……

而对于他，是恨？抑或是爱呢？

夜，深了。

大路尽头，尽是些山径小道，蜿蜒而崎岖。我独自处在其中，发现自己迷失方向的时候，已全无退路。周遭偶有孤坟荒冢，杂草深处那不明来源的荧绿色光芒，更是忽闪忽闪……我的神经已经极度紧张！

倏地，不远处出现一道模糊的影子，在稀疏的树林间慢慢向我“飘”近……

是人？是鬼？

“咳咳。”我轻咳两声，拢了拢肩头的包袱，强作镇定地喝道，“你，是人是鬼？”

那身影停在距离我一丈远，毫无反应。

“神仙？妖怪？谢谢。”天知道我怎么会想起这台词。

对方继续无声。

“大胆！”我佯装凶狠，“我乃黑木崖--圣……呃，不，香姑是也！何人胆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？”香菇？天！我真有才！

……

“你……”猛地，后颈一麻，我竟然又昏了！显然，还是被人用手刀劈昏的……

“她还真能瞎掰。”身后赫然现出个褐衣少年，见人已被劈昏，轻笑着，拍了拍手掌。

不远处的影子，呃，蒙面少女缓缓走近，看着倒在地上的人，轻声道：“二少爷，现在带青丝姑娘回去吗？”

“不，”被唤作“二少爷”的褐衣少年，沉吟了一下，“现在，只能先送她去丞相府。”

“可……”

“没事。以我的身手，他们发现不了。况且，她还是回丞相府比较安全。”

……

满眼的红光，触目惊心。

是血。

那么鲜艳，却带着决绝的味道。

刺骨的疼痛包围着我，仿佛要生生地把我撕裂了一般。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2）

而周遭一片模糊。只有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呐喊：“‘朝如青丝暮成雪’，你怎能丢下了我？怎能丢下了我……”

那声音，听起来竟那么沉痛……

“啊！”我猛然间睁开双眼，一下子清醒过来。

原来是个梦！

可是，为什么那么清晰？那疼痛那么真实，似乎还未消散……

“小姐！”

“呃？”这又是什么地方？

满眼精美的家具、摆设。书桌、架子上全是上好的瓷器、古玩。连窗台上摆放着的不知名的盆景，都像是被人细心修剪过，显得那么矜贵而又那么春意盎然……

“小姐……”眼前的女孩子年纪与苏苏相仿，最多十五六岁，眉眼清秀，带着几分天真。

“你是？”我脑子飞快地转了下，实在想不出这个又是什么人。

“奴婢是霓云啊！这里是小姐的家，丞相府。奴婢和夜月是打小跟着小姐的。”提到夜月，她的眼眸似乎暗了一下。

“夜月？她……她死了。”我低声道。其实我是在试探。心里飞快地盘算着，这个和夜月，和“我”一起长大的女孩子，一定知道一些事……

“奴婢知道。”她直视着我，目光清澈。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夜月姐姐是自愿的。只要是为了镜国的安危，为了丞相大人和小姐您，奴婢们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听说小姐这回受了重伤，以前的事儿都记不得了。但总算平安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”

被她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倒愧疚了起来，“对不起，云儿。”

她莞尔，轻轻拨着我额前的头发，缓缓道：“小姐，不必跟奴婢说这些。这些年发生了那么多事，小姐心里有多苦，奴婢最清楚。相信

夜月姐姐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她的这番话让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很是动容。

“青儿！”一个身材偏瘦但长相清俊的中年男子从门口走了进来，身着一身月牙色镶金边的朝服，衣服下摆隐隐绣有同色麒麟图案，显然他是刚下早朝未及更衣。他的发丛中夹杂着缕缕白丝，隐隐约约的，衬得整个发色一片灰。然而他的眸子却是晶亮的，闪着盈盈的光，仿佛在期待着什么。

“青儿……”这第二声呼唤更是隐含了万般温情和心痛的味道。

当下，我心中已十分确定：“爹爹？”

他几乎是立刻冲了过来，一把把我搂在了怀中，声音发颤：“我的青儿还记得爹，是吗？对不起，让我儿受了这么多苦。都是爹的错啊，都是爹……”

我整个被他抱在了怀里，心中也是一阵酸一阵暖，我开始想念我那个酷酷的老爸了。还记得我那身高有一米八六，彪形大汉身材的老爸，那么粗犷不羁的老爸，竟然曾经打电话给我，问我睫毛膏要黑色还是灰色，也想起了发生在我们父女间，最经典的段子：

“爸，我考了99分！”（兴奋等待赞扬的我）

“哦！你们班其他人都100分吧？”

……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3）

回忆如潮水般席卷而来，此时被这个异世里的“父亲”拥抱着，这个朝若青丝的爹，让我感慨万分。

“青儿，以后爹爹绝对不要你再涉险了！家国大事本不该由你来背负。”他扶着我的肩膀，目光温和却似乎包含着什么，“为了镜国，为了这个家。你已经受了太多的苦。三年，足够了！待你伤好后，爹爹即刻为你择一佳婿，不能再耽误了你……”

什么？我可不要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，嫁给莫名其妙的人！而且，这“爹爹”话里似乎隐含了很多信息。难道这三年的失踪，竟是他安排的？

“我不嫁！”虽然还没想明白，但我还是先拒绝为妙。

“青儿，莫要任性！”

脑子一转，得编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。“爹爹，不是青儿任性。‘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’何况身为爹爹的女儿，青儿早已抛却儿女之情，只想助爹爹一臂之力，为咱们镜国的老百姓做点事。还望爹爹成全！”

“你，真的这么想？”是我看错了吗？为什么他眼里似有精光闪过，但很快就恢复了之前的慈爱状。

我有点错愕，但很快正了正色，应道：“是的，爹爹。”

“好！哈哈！”他倏地放开我，负手背对着我站定。“不愧是我朝若风的女儿！”

转过身来，他看我的目光有点高深莫测，沉吟道：“就这两天，你师父通幽会回来。到时你且跟她一道回喋血盟。她自会助你恢复内力，你在那好好跟她学武，还有熟练琴艺。时机一到，为父自然会安排你新的任务。”

他似乎顿了顿，转而靠近我，又用温和的语调沉声说：“青儿，爹爹跟你保证。这是最后一次！任务完了，无论怎样，爹爹都会好好安

排你的终身大事，断不能拖累了你！”

我看着他这样迅速的转变，心里隐隐觉得不妥。但又不知哪儿出了问题，只好望着他，愣愣地点了点头。

送走了“爹”，转过身来，看到一旁的霓云似乎欲言又止。

“怎么了？云儿？”

“小，小姐……”她的睫毛微微颤动，目光似乎很是惊疑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我很奇怪她会有这样的神情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只是今日的小姐，真的与以往大不相同。让霓云很惊讶呢！”

“哦？”我挑眉望着她，示意她说下去。

“记得当年小姐要去富甲山庄时，是丞相大人以死……”仿佛惊觉自己说错了话，她飞快掩住了口，顿了顿，左右张望了下，才低声继续道，“这也难怪小姐。小姐您……原是中意璇之师兄的。大人却提出那样的要求……”

“什么要求？”听到事有蹊跷，我不禁提高了嗓音。

旧事

“这……”她欲言又止道，“大人要您去接近富甲山庄的庄主，要您去讨那姓盈的喜欢，嫁给他。如若不成，就……”

我逼视着她，追问道：“就怎样？”

她声音已开始发颤，低声说：“不成……就杀了那姓盈的！毁了富甲山庄。”

啊！天下竟有这样的父亲！

逼迫女儿放弃心头所爱，用终身幸福去完成任务……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4）

而且这样的狠毒，不成功就毁灭！

从霓云那里我还知道了很多事情，原来，这富甲山庄乃是江湖第一大庄，果真像它的名字一样富甲一方，并且高手如云。我身在庄里时，还真没发现这小小山庄，竟有这么了不起。而盈风烈更是个传奇式的人物，在全国拥有三十多家银号，四十多家布庄，还有数不清的茶楼、酒肆，等等。真可谓富可敌国了！于是，官场各大派系都想拉拢他为自己效力。而这丞相朝若风更是急切地想把他揽于旗下，说的当然是“为我镜国谋福”之类的官话，私下可当真不知道在盘算什么了……

我听了这番解释，其实是有些疑惑的。朝若风拉拢富甲山庄只是为了钱而已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要朝若青丝隐姓埋名了才去呢？

“小姐，您失去了记忆。难道连璇之师兄也忘了吗？此次您好不容易回来，难道真的听了大人的话，又要去……”霓云急急地问，看我的眼神竟是带着同情的。

“云儿，知道我是怎么受伤的吗？还有，璇之是什么人？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！”

“小姐的伤，奴婢不知。此番跟随小姐出去的是夜月……”她看了我一眼，缓缓说，“而璇之师兄是喋血盟的首席大弟子。本是与小姐……呃，自您答应了老爷去富甲山庄后，他消沉了很长一段时日，不久前已经和无瑕小姐定了亲……”

她说得小心翼翼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像是害怕刺激到我一样。

“喋血盟？”我小心求证着，这个当日“卫大块头”让我不要靠近的神秘组织，竟然属于朝若风？

“喋血盟是咱们朝若一族的……呃……奴婢也是自小长在喋血盟，与师姐夜月都是一起练的武。为的就是保护丞相和小姐您，另外也完成一些任务。”

这丫头对我倒是坦白。

“那我去富甲山庄的事情，有多少人知道？”

霓云低着头，思索了片刻：“小姐的任务，我们这些贴身的奴婢自然是知道的。还有就是小姐的师父和丞相大人。当然，璇之师兄……他也不晓得如何知道了。”

原来如此！

花炙雪似乎也知道。盈风烈呢？总觉得这么优秀卓绝的一个人物，不应该被算计了还什么都不知道吧……

“小姐？”霓云小心地唤我。

“你下去吧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！”

“那奴婢告退了。小姐如果有什么事，尽管喊奴婢。”她行了个礼，就退了出去。

一切似乎都昭然若揭，但总是有什么我想不明白。

这丞相倒真的出乎我的意料，本还以为他是个慈父，没想到这么老谋深算，而且心狠手辣！璇之？难道……是旋？仿佛游戏里的剧情任务，该发生的始终要发生，都是注定的吧！可惜，我心中已是一片清明。一段游戏里的往事，曾那么撩拨过我的情绪。但如今也只是过眼云烟罢了！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5）

过两天去了喋血盟，一切自有分晓。

关于隐姓埋名去富甲山庄的缘由，我始终想不透……

算了，见机行事吧。

春心莫共花争发，

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随手在纸上涂鸦，竟写下了这两句。霓云那丫头见了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大概以为我对那所谓的璇之师兄尚不能忘情吧，想到这里我不禁轻笑。

“小姐，大人回来了。要您去前厅呢！”看我莫名地笑，她好像很诧异的样子。

这几天竟然没见着“我”的母亲，询问之下才知道，这丞相夫人已病了半年多，在郊外的别苑养着病。不过，三年没见的女儿回来了，她还能径自待在别苑，倒也有几分奇怪。

想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到霓云，她跟前跟后地说得最多的话就是：“小姐，您和以前真的大不相同了。”唉，怎么可能一样呢？我根本就不是以前的朝若青丝啊。

这么想着，开口应她：“知道了，你前面领路吧。”

绰影

这师父来得真快！

到了前厅，先给“父亲”行了礼，便看到了她。她侧着身子站在那里。纱制的绯色衣裙，外罩一件及膝同色长褂。乌黑的头发只用个木簪子简单地固定在脑后，同样的绯色长纱整个兜住了发髻，并垂落开来，直至腰身。

这女子，颇有世外高人的架势。

看到我来了，“师父”只是转过来面对着我，神色未有一丝变化，那么平淡而冷漠。

倒是朝若风，似有不悦地低声道：“青儿，怎不给师父行礼？没有规矩！”

“青儿见过师父。”我福了福身子，眼睛仍然打量着她。

“不必了。”她说话的声音跟她的表情一样，很是冷淡。“这就跟我回去吧。”

“通幽……”朝若风看了看她，又看看我，沉声道，“不急，且小住几日再去。”

她对一侧坐着的朝若风淡淡地看了一眼，低声道：“还是早些回去为上，盟中最近事多。”

朝若风微微颔首，神情复杂地望着我，道：“叫霓云收拾了东西，随你一道去。”

“是。”

这丞相爹和师父……

说不清道不明，总有些奇怪的感觉。

霓云原就准备好了我的行装，打点她自己的东西速度倒也快。于是，我们师徒一行三人很快便拜别了丞相府，踏上了去喋血盟的路……

虽然回家没几天，而且这“家”里暗藏了太多未知的事情，总让人压抑得紧。但，一下又要离开，不免有些漂泊的惆怅。

一路上，师父一如初见，冷冷的。除了必要的话，绝不多说一个字。倒是霓云，大概第一次跟随我出府，叽叽喳喳很是兴奋。此去喋血盟，路途并不远。但因为师父坚持不坐车，婉拒了朝若风的马车，于是，我们都是用走的。

走了这大半天，我的脚早就磨出了水泡，不禁暗暗叫苦。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6）

“师父，前面有个茶寮。我们歇息下喝口茶再走吧？”我又是脚疼又是口渴的。

“小姐，奴婢带了水壶……”瞥见我恶狠狠的眼神，小丫头识趣地住了口。

“嗯。就喝口茶再走。”师父同意了！哦，耶！

我们三人刚坐定，就听见隔壁桌几个路人在大声议论：

“皇帝这回选秀，不晓得又要拆散多少人家呢！”

“是啊。都七老八十的了！平白糟蹋了这么些个美人儿！”

“谁叫他是做皇帝的！”

正听着关于皇帝的八卦，猛地，邻桌两个公差打扮的人，刀已出鞘。

“当今皇上也是你们这帮贱民能议论的吗？简直找死！”

当下，几张桌子蓦地被掀翻，眼前一片刀光剑影……

师父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，沉声道：“我们走。”

可怜我还没喝上口热茶，就被生生地拽离了“事发现场”，拽着我的自然是霓云那丫头。我心里一阵愤愤然，脚又疼得厉害……这什么鸟不拉屎的破朝代！走了十多里山路，愣是没看到个像样的村庄！而且山路上尽是小石子。硌得我起泡的玉足呀，那叫一个疼！

“TNND！”

我一路叽叽咕咕地嘟囔着。

“赶紧走。别说话。”走在前头的“女侠”--我师父沉声喝道。

我虽然翻着白眼，但也没什么办法。

霓云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跟上来搀扶着我，轻声安慰道：“小姐，别抱怨了。再往前过个山头就到洛水镇了。我们会在那打尖，休息一晚。”

……

还要过个山头？天！

不过也奇怪，我的反应一向是比较迟钝的。但自茶寮出来，我就感到似乎有人在跟踪我们。连我这样迟钝的家伙都察觉了，师父一定也早就知道了。可是，会是谁跟踪我们呢？这里是荒郊野岭，我们又是三个女人，师父纵使武功再高，在摸不清对方底细的情况下，也不好主动挑起干戈。这也就是她一直催促我们赶快走的原因吗？

但，会是谁在跟踪我们呢？

……

我一瘸一拐地艰苦前进着，心里却在暗暗好奇：这跟踪我们的人，是不是要动手？如果要动手，这荒郊野岭不是正合适吗？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，只是观望呢……

正想着，一个颇为精致的小城镇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果然是小桥流水人家！一派江南写意景色！正点！

我们入住了一个名叫“洛水人家”的客栈。还好，不叫“悦来客栈”。这“洛水人家”的名字，也算有几分雅致。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7）

店小二带着我们进到各自的房间，便离开了。师父一个人住在隔壁，我和霓云住一间。一进房间，我就开始思量起来，来到这个异世，一直莫名其妙的被人丢到这个山庄、那个府邸的，还从来没有出去逛过。想想这师父也不会乐意陪我出去溜达，不过……霓云这丫头应该比较好办！哈哈！

当下，我眨眨眼睛，不怀好意地看向霓云。

正在整理床铺的她正巧也转过身来，看我这样的神色，当下一凛，嗫嚅道："小姐，您，您想干什么？"

"云--儿--"我拉长声调。

"不，不可以哦！刚才还有人暗地里跟踪咱们。这里一定不太平。小姐还是乖乖待在这里，早些歇息吧……"她似乎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么，郁闷了。

"好云儿！"我一脸讨好状，"我不是想出去。咱们不在房间里吃饭。只下到厅堂，找个靠窗的座位看看街景总可以吧？"

"这……"她似乎还是在犹豫。

"就看看嘛。吃完就上来。"我的表情已经接近谄媚了。

"那，好吧。小姐可要说话算话。不要乱跑哦！"

TNND，你是小姐还是我是小姐？臭丫头！心里暗骂。嘴上却仍旧是抹了蜜："那当然。我可是最讲信誉的了！云儿最知道疼人了……"

……

要了几样简单的小菜。我们便落座在客栈二楼靠窗的位置。我对吃的不怎么感兴趣。这也许和大部分有幸穿越的姐妹们不一样，我从来都是只晓得玩和睡觉的主。以前打游戏练级那会儿，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！所以，经常一拍脑袋，发现自己一整天都忘记吃东西，拍完也就睡觉去了……人称"半仙"。哈哈！

托着腮帮子，眼巴巴地俯看着这个类似唐朝的古代小镇，当下已近黄昏，炊烟袅袅……真是心痒痒！可惜，刚才答应了小丫头，只是看看……

“小姐？您不饿吗？快些吃东西吧。”

“我不想吃。”懒洋洋地回头，看了看那些大小碟中的菜色，我旋即哀怨地望住对面站着的霓云。“云--儿--唉，你坐下吃吧。赶了一天的路也累了。甭跟我主子奴婢的！不吃我就跳窗出去玩！”

“我吃我吃！”闷，这么急着回答，敢情是连一点借题发挥的机会都不给我！

百无聊赖，我一边用筷子使劲戳着眼前的半碗米饭泄愤，一边胡乱地张望四周……

咦？斜对面角落，有两个包厢！而其中一个，半掩的珠帘后……赫然是个白衣的背影！那熟悉的颀长身影，让我心底一颤！

会，会是他吗？

我旋即甩甩脑袋，怎么可能呢？他现在应该在富甲山庄一心护着那盈风烈吧。真不晓得他是不是同性恋！哼！想到这个又有点来气！对了，不是跟自己说了要恨他的吗？怎么又想起他来了？讨厌！当下决定继续恨他！争气，争气！一定要记着恨他才行……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8）

“小姐？您真不吃啊？”

“不吃不吃！”我索性极不淑女地趴在了桌子上。

“呃……”霓云这几天似乎也渐渐习惯了我奇特的言行。只是轻笑着唤道：“小二哥！等会儿打点几样点心送到房里来。”

这丫头倒还算体贴。不过，我真是没什么胃口。

……

窃吻

回到房中，已经天黑，油灯也已点了起来。小二送上了热水和几样精致的小点心，便退下了。我脱了鞋袜，检查起我可怜的小脚来。

霓云端过一个铜盆，摆在我面前的地上。“小姐，用热水烫下。这脚才舒坦呢。”

“嗯。”心不在焉中……

“嘶！疼！”

“呵呵。”霓云只是蹲着，取了布巾，轻柔地掬了水为我按摩。“小姐受苦了。”

我本神游太虚，突然发现有人这么给我洗脚，顿时有点局促，“云儿……我自己来吧！”

“小姐是嫌弃奴婢吗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那就让奴婢来。奴婢已经好些年没有这样为小姐洗脚了……”她温柔地笑着，眼眸中一片真挚。

我有些感动，轻声说：“谢谢你，云儿。”

“小姐怎的和奴婢这样生分了？这是奴婢的本分啊……”

正在说着话，突然一声很轻微的响动，眼前一道银光闪过。

只见正低头为我洗脚的霓云，一声惊呼未及出口，便朝一旁歪倒了下去。

我倏地瞪大眼睛：“云儿！你怎么了？”

“她没事。”冷冷的男声传入耳膜。我抬头，不可思议！是他--花炙雪。

他来这里做什么？他对云儿做了什么？我脑子飞快地转着，一片茫然。当下倨傲地问道：“你来做什么？不用看着你的盈庄主吗？”

我的语气很冷，说的话也颇含敌意。

眼前的他似乎清减了一些，不过依旧是那么面如冠玉，姿容绝代。一双晶亮的眸子只是疑惑地望着我，剑眉微挑。

只见他稍稍转身，望向窗外已然升起的明月，沉吟道：“如果我说，我也不知道我来做什么呢……”

那声音低沉得几不可闻。

“呵！”转过头继续看向我的时候，他已换上一贯的冷漠神情，“这次，又要去做什么了？朝若青丝，你要害多少男人？你难道真就沉迷于此，心甘情愿地为你那爹爹做这些勾当吗？”

我一听他说这话，不禁气结！当即不假思索地张口就骂：“你说的还是不是人话啊？什么叫勾当？我害了谁了我？你那小烈烈不是好好地待在富甲山庄吗？你自己好死不死来找我吵架啊！管好你家小烈就成了！来管我做什么？你个死同性恋！臭变态！人妖！坏蛋！白……唔！”

他，他，他竟然吻住了我！我瞪着眼，看他放大在面前的五官。顿时呆掉！时间在此刻静止！四下一片安静。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9）

他，吻，我！唇畔那冰凉的触感那么真实，他的吻虽然只那么一刻，却在我心底掀起轩然大波……

我们就这么四目对望，而他也是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。

两只呆掉的母鸡？是不是就叫“呆若木鸡”？不对！他是公的哦！在这样的时候，我竟然还有空胡思乱想，真佩服自己！

而他接下来的反应，更是出乎我的意料。

他，他竟然抿了抿嘴唇，飞快地朝我吐了吐舌头！一脸顽劣！

扮鬼脸？

……

这桥段还真熟！

TNND！你小子是不是看过《恶作剧之吻》？

这么天马行空地想着，我的心却还是不自觉地狂跳。这算什么嘛！我按住胸口，惊魂未定地喘着气……

“青儿？”门外传来师父的声音，“你可好？”

“师父，我这里没发生什么。”倏地掩住嘴，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我定了定神，让自己用尽量平静的口吻，高声道：“青儿歇下了，一切安好。”

“哦，那你早点休息吧。”脚步声渐远。

我回头瞪向那始作俑者。

是我看错？他的睫毛微微颤抖着，正如乌黑的羽扇。在月光下，一双眸子闪着异样的光芒……似乎发现了我的注视，那光芒倏地淹没在一片深深的暗色之中。他，也在心跳吗？

……

“我，我先走了。”

“呃……”我本想说慢走，猛地想起这么说很白痴，于是住了嘴，愣在那里。

他像来的时候一样，轻轻一跃，便从窗口“飞”了出去，一下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……

这死小子！浑蛋！臭小流氓……等他走了，我才想起要骂他！不是说好要恨他的吗？不是说了不再相见的吗？怎么刚才全抛在了脑后？天！真想抽自己！没出息死了！

一声呻吟从地上传来……

云儿？完了！没出息也就算了，刚刚竟然还那么没义气地对云儿不管不顾，任她倒在冰凉的地板上，只顾想自己的事情。一阵愧疚，我立马蹲下去扶霓云。

“云儿？你没事吧？”

小丫头缓缓睁开眼，惊声道：“小姐，刚才是谁袭击了咱们？您没伤着吧？”说着不管自己，急急地爬起身，便拉着我上下左右地检查起来……

第三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（10）

我更愧疚了……

“我，我没什么！倒是你，还好吧？”

霓云一头雾水地望着我，疑惑地说：“咦？这歹人也真怪了！只是用暗器打了奴婢的穴道，把奴婢弄晕。竟然什么都没做吗？”

什么都没做？切！这臭小流氓吻了我！还吻完就跑掉了！TNND！

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故作惊讶地附和道：“是啊是啊，我也觉着怪异得很呢！不过，别管这些了，明儿还要上路。早些休息吧。”

“哦……”小丫头还是一脸迷糊，在我催促之下也只好去睡了。

……

夜，依旧那么寂静。

有个人的心，却是吹皱了一池春水，难以平静……

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才头昏昏地进入梦乡。

梦里，又是满眼的红光，触目惊心。

那么多血！鲜艳，却带着决绝的味道。

刺骨的疼痛包围着我，仿佛要生生地把我撕裂了一般。

而周遭一片模糊。那个在我耳边呐喊的声音，熟悉得似乎呼之欲出！

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，你怎能丢下了我？怎能丢下了我……

沉痛……

做着噩梦，我睡得很不安稳。但没睡多久，就被霓云不由分说地从梦里拽了回来！

“起身了，小姐！”我睁开眼，出了一身冷汗。茫然地看着眼前的小丫头，她正顶着两个大黑眼圈，很无辜地望着我。

看来，今天注定有两只熊猫了！唉！

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1）

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

遇醉

接下来的行程十分顺利。

暮色未至的时候，我们已然到了喋血盟所在的北望山山脚。

上山的路有些难走，因为山中雾霭浓重，青石台阶湿湿滑滑的，而我的脚因为起了水泡的缘故，走起这山路来更是踉跄得很。不过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又见到了山野里盛开着的梅花。虽然只那么几枝，但清清淡淡又孤傲卓绝，夹杂着清淡的香气，让我想起在富甲山庄过得比较清闲愉快的那些日子……当然也想起了那个人！那个总是一袭白衣，冷淡却有着绝世姿容的--花炙雪！

想到他，赏梅的兴致一下子就消失殆尽了！

“可恶的臭小流氓……”我嘴里碎碎念着，不自觉地抚摸了下自己的唇。那一吻，那冰凉的触感似乎还残留着……

“小姐？”霓云那丫头正搀扶着我，冷不丁地听到我的念叨，似乎吃了一惊。唉！这小丫头迟早会被我一惊一乍的言行给吓死。

“没什么，快走吧。师父都走出好远了呢！”我冲她微微一笑。

“哦。”她惊疑的目光转回到了青石路面，很仔细地盯着山路，扶着我前行……

我心中继续百转千回起来，此次到喋血盟，不知道又会发生些什么事。

也不知道我那丞相爹，究竟要给我什么样的任务。

恢复内力？好像挺有趣的。

不过，弹琴……

我的眉毛一阵纠结。

……

正如我所预料的，来喋血盟转眼已经七天了，恢复内力的事情，似乎并不需要我做什么。我要做的只是每日固定浸泡药汤，也就是洗澡！还有就是师父为我渡功什么的……不过，这弹琴就进度迟缓了！

我从小就开始学钢琴，虽然弹得不咋的，也总算有点功底。可是，这古琴……我脑门顿时三道黑线。不正确的拨弄方法，外加我这急性子爆脾气。硬是生生把琴弦拨断，手指也毁了个面目全非。这么说好像有点小夸张！不过，也确实近几天都不用再碰琴了……正合我意！

这天，我泡了药汤以后，正在房里穿衣。

门“砰”的一声就被撞了开来。

我系衣服的手一颤，只是直直地看向眼前一身黑衣的男子……

他，带着浓重的酒气，似是一头撞了进来，接着，竟趴在了地上，迟迟没有动静。只是手中酒壶里的残酿，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

我心里一震。

是的，我知道他是谁。

那个与我在游戏里曾有过一段纠缠的男人，似乎为了应命似的，必须在这异世再次闯进我的生活。他是璇之……

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2）

尽管心里一片清明，我还是走了过去，俯身察看他的情况。

异世，镜国之中，有血有肉的他，会是怎样的呢?

“嗯……”他翻了身，平躺在地上，眼神幽暗，“青丝……你，终于来了吗？”

我淡淡地笑了笑：“嗯，我来了。”

随着我的回答，他突然睁大了双眼，眼里瞬间流转着复杂的情绪：怨恨、痴迷、思念、压抑……我愣愣地看自己在他眸子里的影子，竟是那样清晰！这种种情绪飞快地在他眼里纠结、缠绕，最终淹没在深深的伤痛里。

“青丝，你，还好吗？”

“我很好。”眼见他这样痛楚的神色，我心底不免有些动容，于是尽量让自己温和一些。

他缓缓放开右手紧抓着的酒壶，朝我伸出手来，那手指白皙而修长，几乎没有一丝血色。他颤抖着把手伸向我的脸颊……只那么一瞬，我静静地等待着，不忍去拒绝一个情到深处却无望的触摸。但，那手终究在欺近我的时候，颓然地垂了下去。

他醉了！

……

“小姐……啊！”端着洗漱用的铜盆进到房内的霓云，正好见到那只垂下的手，不禁叫出了声，“璇之师兄？”

小丫头很是惊讶，顿了顿却又立刻了然，“小姐，让奴婢把他送回去吧。”

她必是想到如今的璇之，已然与苍月无瑕定下了婚约，由她送他回房是最好的，我与他之间总要避忌些。我也明白她的意思，便轻轻点了点头。

璇之？是你吧！

但愿接下来在喋血盟的日子，不要与你有过多的纠缠。

毕竟，过去于你于我，都是场如烟往事而已。

印莲

自那一夜匆匆别过之后，我便没有再见到璇之。

这样很好！

大半个月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。

我沉吟着望向脚下云雾缭绕的群山。今天，师父说要为我解除封印，一早就带我来到这北望山顶。解除封印？感觉很神神道道！封印不是一向和什么仙啊鬼的连在一起吗？我身上难道有这种东西？俯瞰群山，心底哑然。挺搞笑的！

“青儿。”绯衣女子缓缓走近。

“师父。”总觉得这个叫通幽的女子很不一般，明明是心无旁骛的世外高人，却偏偏插手管了这朝廷、江湖的世俗事。她，为了什么呢？脑中飞快地闪过我那丞相老爹的脸，当下轻笑着摇头。我自顾不暇，怎么还能管得了他们？

“为师已布好阵式。你且随我来吧。”

“是，师父。”

我不懂什么叫奇门遁甲，只好按照师父的话，坐在一片画好的符咒和不明图案中间。这里是山顶的一块平地，只是，这会儿被布置得有些奇异。加上周遭雾气、浮云的衬托，颇有了些仙家福地的感觉。

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3）

解封的仪式很快开始了！

通幽只坐在不远处，面对着我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因为被嘱咐了要专心，所以，我也赶忙收起了心思。

……

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我开始觉得身体微微发热，而且有越来越热的趋势。师父口中的咒语仿佛近在耳边，声音还越来越大！好热！可现在明明才是早春，并且山中寒冷得很。怎么会这么热呢?

“青儿！摒除杂念！专心！”师父的喝声传来。

我睁眼望了望她，绯色衣裙竟如同被触怒了一般，翻飞得如同烈焰燃烧！当下，我立刻紧闭双眼，专心起来。

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周遭的一切开始重归平静，我的心绪也似被收回。缓缓地，我睁开双眼，除了额头还觉得有一丝灼热，仿佛被烫伤了一般，身体却已然恢复了正常。

再看不远处的她，神色间充满疲惫。

我缓步走近：“师父，您……没事吧？”

她听我这么说，似乎很诧异，抬眼望了望我，沉吟道：“青儿？你从未这样关心过我。”

呃？以前的朝若青丝不关心她的师父吗？还是，对丞相的怨恨、抵触连带着也冲着师父来了？又或者是师父与自己的父亲……想到这里，我再次为自己的八卦感到无奈。

她见我不出声，淡淡地说了句：“走吧，我们回去了。”

突然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回首轻声道：“以后你梳妆怕是要仔细些了。”

……

当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回到喋血盟自己的房间里，揽镜一照，才发现眉间赫然生出个旖旎的图案来。那图案像是三片花瓣，那么鲜艳妖娆地红着，绽放在额上。

挺好看的！何必遮掩?

“小姐！”霓云见了我，似乎很惊喜，“三瓣莲？小姐得到师父的全部功力了！这下可好了！以后小姐定能保自己周全了！且难逢敌手呢！”

“全部功力？”我心里一动。她，会死吗?

霓云像是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摸了摸我的额头，满含笑意地说：“通幽师父不会有事的。只是，从此她与寻常人无异了，况且丞相大人必定会保……”似乎意识到自己嘴快，说漏了什么，她倏地止住，悄悄观察着我的神情。

我看她这样，反而坦然，微微笑道：“不碍的。他们要怎样，与我何干呢？”

霓云又那样看我了！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……

“小姐，你真的和以前大不相同了！”晕，没点创意的丫头！

……

接下来的时间，我的任务就是背些口诀，熟练些招式。当然没有说的那么轻松，但对于记忆一向优于常人的我，小Case啦！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我成功“弹”坏了五具古琴后，师父也不再逼我练那玩意儿了。真是快乐似神仙哪！哈哈！

不过谁说的来着？乐极生悲?

逍遥的日子，总是那么短暂。

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4）

转眼已是清明后。

这两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，空气湿湿冷冷的。自从早前受了箭伤，我的咳嗽就没见好。这下遇到如此气候，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于是，我只好躲在房里，念叨着早已烂熟于胸的那些武功口诀……

唉！真无聊。

这天气，让人不免觉着愁苦、凄凉，总也隐隐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……

“咳咳……”想着，轻咳不自觉地逸出。

“小姐，要不要请个大夫瞧瞧？您这样耽搁下去怎么成呢？”霓云端了热茶走过来，一手拍着我的背帮我顺气。

“小毛病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我放下手中书卷，接过茶抿了一口，冲她眨眨眼，“咱是江湖儿女！‘轻伤不下火线’嘛！”

呃……

嬉笑间，好像又说了个新名词。

霓云倒是见怪不怪，只是一副很无奈的表情。这丫头越来越能适应我的语出惊人了。

……

“青丝！”

呃？谁叫我？我四下张望。

“青丝，是我！”

再看，只见敞开的门外，从小径那头走出个打着油纸伞的年轻女子，那身火红的装束、那麦色的肌肤、那狭长的眼……

苍月无瑕？

无瑕只管进了屋，收起油纸伞轻轻抖着，含笑打量着我：“几个月没见，怎么，我们的大美人变成病西施了？”

“无瑕小姐，”霓云见是无瑕来了，语气透着欢喜，嗔道，“您快劝劝我们家小姐吧，都咳嗽了这么些天了，硬是不肯瞧大夫。把奴婢都急死了！”

“云儿！”我起身碰了碰身侧的霓云，示意她别说，“我的身子我自己知道，没什么大碍的。你快去弄些热茶糕点来。”

“哦。”小丫头哀怨地瞧了瞧我，撅着小嘴退了出去。

我含笑拉起无瑕的手，“怎么今儿个想起来看我了？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和苍月无瑕只是初时匆匆见过几面，但总觉得这样的她，透着一股子亲切，好像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一般。想到她和某人的婚约，又不胜欷歔。毕竟，那个璇之……

“我是来看你这病西施的。什么时候肯好好照顾自个儿？多大了的人了，莫不是还怕喝苦药？”此时，她眼眸里闪着温和的笑意，手指缓缓抚上我的额，似乎微微一愣，“这……”

只愣了那么一会儿，她旋即又笑了：“你师父，当真是对你很偏心呢！”

“哟，为你家夫君抱不平啊？”我冲口而出。说这话当然是没怎么经过思虑，说出了口才后悔起来，只好沉默地观察她的反应。

“哈！臭丫头！敢取笑我？”她倒是不客气，伸过“魔爪”就作势要来挠我。

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5）

“呵呵，不敢了，不敢了……”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四处躲闪，心里却暗暗在想，这无瑕难道是不知道朝若青丝和璇之的事？不过，不知道最好，但愿他们能顺顺利利地成亲，不要再横生枝节。

“姐！青丝！什么事情这样开心？说来我听听！”

隐祸

我听到这声音的时候，正与无瑕在嬉闹，忽然一下就重心不稳，向后倒去……

没有预期的疼痛？（一直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女主总是“没有预期的疼痛”！我也用用这招，哈！）

原来我是倒在了苍月无泪怀中。顿时，四下无声。无瑕隔着桌子促狭地望望我，又看看她弟弟，一副瞧好戏的忍笑表情。我心里一阵羞愤，信手就推了无泪一把。

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！

这苍月无泪再怎么说也是世家子弟，又打小习武。被我这么随手一推，竟生生地退了两大步！而且明显是很勉强地扶了墙才站定，嘴角竟还沁出些微的血丝！

呃……

好安静！

他们的目光无比惊异地盯着我，我也是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手！

真，真有这么大的内力？

“青丝！”无泪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急步走向我，也顾不得避嫌就拈指搭上了我的手腕。

他在号脉？

我只愣愣地看着眼前依旧一身褐衣的少年，此刻，他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，突然，他抬眼，嘴几乎成了一个“O”形：“你……”

无瑕这才凑近，抢道：“通幽师父把全部功力都给了青丝！”

苍月无泪瞪着眼睛，只是稍稍转向无瑕，又继续凝视我道：“这我知道！可是，青丝体内的内力何止百年？这……绝不是通幽师父能传得来的！”

“啊？”我们三人面面相觑。

难道，这武功修为还能平白长出来？又或者……这功力涵盖了我穿越过来的年份？这个想法瞬间闪现在我的脑海里。这也太扯了吧！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年代距离这里具体有多少年，但如果是杨玉环创立的镜国，那起码是在“安史之乱”以后！这……何止百年？一千多年了吧！不可能吧？千年内力……如此说来，我以后走路岂不是也要轻着点？一迈步子就地震了怎么办？

苍月无泪目光深邃地望着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而无瑕也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。

……

“暂时不要宣扬这件事。可能是青丝体质特殊，而之前又受过伤，刚刚受了惊吓，才一时迸发出如此内力。”苍月无泪沉声道。

但，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：这件事情绝对没这么简单！

无瑕呆呆地颔首。

……

“小姐……”霓云这个时候刚好捧了茶和点心走进来。“你们……这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6）

苍月无泪倒真是反应很快，恢复了一贯的吊儿郎当，嬉笑道："我们刚才瞧见个千年妖精！正准备仔细研究。你这一喊就没了！"

"啊！千年妖精？"霓云不解地眨巴着眼睛，随即像是反应了过来，跺脚嗔道，"无泪少爷！你就喜欢拿我们这些做奴婢的寻开心！"

"哈哈哈！"

他倒是笑得自在！我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了！

仿佛感应到我的心思，他正了正色，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"别声张。我会想办法弄清楚这事的。你以后小心一点就行了，不会伤及旁人的。"说完冲我眨眨眼，又是一笑。

我有些感激他的细心，怔怔地望着他。这个少年狭长的双眼中带着温润的笑意，不似初见时的轻浮，好像很认真，眼眸中更是有着我看不明白的神采，一点一滴地扩散开来，仿佛要迷惑人的心智一般。但此时却让我格外安心。

……

这个时候无瑕好像才找回自己的思绪，轻声道："我去看璇之了。无泪与我同去吗？"

"看姐夫？"苍月无泪笑嘻嘻地取笑。

"呃……一道去吧。"无瑕竟似没有听出弟弟言语中的嘲笑意味，自顾自地说道。

"也好，走吧。"

临出门，他还回头给了我一个"放心"的眼神。

千年内力？千年道行？

娘啊！我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地上……

当天晚上，我又做了那个梦。那个漫天鲜红、到处是血的噩梦！

然而却似乎不那么痛了。

因为我看到了一袭白衣的身影，远远地立在那儿，像在吹奏着什么，很模糊……却带给我出奇的清凉感受，那么舒适、宁静……

记得……以前也爱看武侠小说，而且特别喜欢躲在物理课上看。三大本《鹿鼎记》就是在物理老师的提醒、再提醒到最后漠视的情况下看完的。

那时候，很羡慕那些坠下山崖、捡到武功秘籍的主角们，三两下就成了天下无敌。爽！

可现在，真的拥有了这诡异的内力后，我反而觉得很压抑，担心那种不能自控的可怕力量随时会伤害到周围的人！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再加上间或出现的血色梦魇……强烈的不安似湖心掷入了石子，漾出一波波的涟漪，逐渐扩散……

今天，难得的好天气。

在绵绵细雨持续了差不多大半个月后，天终于放晴了！而我也难得出来在阳光下晒晒快要发霉的自己。

那天以后，只有苍月无泪来看过我几次。他似乎很精通岐黄之术，只是反复叮嘱我，不要在外人面前轻易显山露水，因为高手很容易察觉我诡异的功力，另外他要我勤加练习招式和吐纳心法，以便控制自己。

我都有照做哦！不过今天特殊，因为实在是太久没出太阳了，我决定要晒晒太阳补补钙！

下山前，我随口扯了个理由，就把霓云打发了。虽然这样很没义气，但是这身边总有个小丫鬟跟着喊“小姐、小姐”的，让人很不自由。况且，我这也穿越了一遭，不能老被动地被人挪来挪去吧，我也要出去见识见识！

第四章 鳌头风起浪重重（7）

哟，下山就是个小城，“小城故事多”哦！

顿时，我有点兴奋。

或许是我这一头白发太惹眼了，路上总有那么些人盯着我瞧，还外带窃窃私语的。于是，我专门挑了小路、弄堂走。这还没走几步，就……

“小姑娘，”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赫然挡在了我面前，笑嘻嘻地说，“告诉哥哥，你这是去哪啊？”

汗，哥哥？这种傻瓜是不是每部古装武侠剧里都有啊？

“你是不是姓路？”我敛了笑容，认真地问。

“呃？陆？”他一时反应不过来，只是下意识地重复着。

“那你一定姓匪！”我有点忍不住了，“扑哧”一声笑开了，“你不是路人甲，就是匪兵乙嘛！哎哟，你是不是还打算劫个色啊？”

被我这么一说，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换上恶狠狠的表情：“臭丫头，你找死啊！敢拿爷爷寻开心？告诉你！我是……”

郁闷，台词都一样！

我没等他继续说，提高了声调抢白道：“你是县太爷的儿子？还是什么老大？别告诉我你是高太尉哦！啧啧！小样，你吓唬谁呢？来来，姐姐赏你两个铜板买糖，一边玩去！”

不错！我心里是打定了主意拿他练练手的，这小破孩想必也看不出什么来。况且，谁让他这么倒霉主动惹到我头上？别说我现在武功已经咋的了，就是不咋的的时候，也只有我去非礼人的份！

“你，你当真是不想活了你！”

说罢，那人就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直接朝我招呼过来。

我身子微微一侧，躲过了匕首。转而对准他的背心，目光一凛，提起内力一掌拍下……

那人随着我的掌力软软地倒在了地上，抽搐几下就再没动静了。

呃?

死，死了?

不是吧……

我没想要他的命……刚才那一掌，最多也就用了两成内力而已。这可怎么办? 难道我真的杀了他? 顿时心头一窒。我正想俯身察看，身后突然响起了鼓掌声，很单薄的几下。

心，猛地一沉……

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1）

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

心迹

“呵，不愧是朝若青丝。”

我回转头，白衣胜雪，是他！当下，我愣在原地。

“怎么？还想扮无辜吗？”他笑道。虽然他语气轻松，但眼中却没有一丝笑意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！”他欺身上前，狠狠捏住我的下巴，瞪着我的眸子黑得那么深沉，仿佛要把我整个吸了进去，“你曾告诉我你不是朝若青丝！你曾那么生气地和我辩驳！你曾用那样沉痛的眼神望着我，对我哭！我几乎要相信你！哈！真是可笑！”

我被他激烈的反应弄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嗫嚅着：“我，我没有骗你。”

“你没骗我？你现在的目标似乎不是我，为什么还要伪装下去？你真的就是个天生的妖女，非要颠覆一切吗？”他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在说。这样的花炙雪，我从没见过。

……

下巴被他捏得生疼，且听到“妖女”二字，我顿时火冒三丈。猛地打落他捏住我的手，冲他吼道：“就因为我恢复了武功吗？就因为我杀了个想轻薄我的歹人，你就要这样来质问我吗？就算我喜欢你，你也不能这样对待我……”

呃……我，说了什么？我喜欢他？

……

“你，刚才说什么？”他很震惊的样子，目光灼灼地逼视着我，“再说一次？”

他白皙的面庞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芒，英挺的眉轻挑着，本就黑得如同墨玉一般的眸子此刻更深了，嘴角不自觉地微微勾起，且弧度越来越大……

我只听到清风拂过，树叶发出的沙沙声，四下顿时安静得令人透不过气来。

“我，我说你不能这样对我……”

“不是这句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喜欢我？”他唇上的笑意更明显了，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。

好尴尬……

不行，不能这么丢人！

收拾了乱七八糟的心绪，我定了定神，冷声道：“以前告诉你我不是朝若青丝，是因为我不想你误会我。我确实不是她！而你却没信过。现在，随便你怎么认为都可以。反正，在你眼里我就是个妖女！”

说完要说的，没给他反应的机会，提足一口气就用轻功踏空而出，迅速逃离现场。

我，几乎是落荒而逃了。当然没去看身后的他……

“傻瓜，你我都逃不掉了吧……”雪低声轻语，那语调更像是在叹息。

你是谁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，这些还重要吗？有些疑惑地按了按胸口，那里一下快过一下的悸动却是真切的。

阳光下，白衣少年望着那绝尘而去的背影，终于释怀似的浅笑，那笑容那么温柔，又似乎带着得意。想来，熟识花炙雪的人看了都会惊讶吧，因为那出尘的面容从未有过如此温柔的笑……

连日细雨后的阳光，果然暖得出奇，和煦得像是情人的面庞……

“他娘的！”昏厥一旁的“路人甲”在这个时候悠然醒转，摸着酸疼的腰背，骂骂咧咧道，“死丫头跑哪去了？竟然敢暗算本大爷！别让大

爷再看见你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！臭丫头，下手还真他娘的重……”

……

谁在骂我？难道是花炙雪？

回来的一路上耳根子都好烫，像是被谁诅咒、算计了一样。烦躁！今天可算丢脸丢到家了！我恨恨地想着，心里已经骂了花炙雪那臭小流氓不下千次……

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2）

“青丝？你总算回来了！”苍月无泪望着终于等到了的人，急切地说：“快，我们另找个地方说话。”

“呃？”我的脸一定还很红，不过幸好没被他发现。

他扯着我的袖子，急匆匆地把我拉到喋血盟后院的一处角落。

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”这家伙平时都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很少有这么认真的时候。而且他像是专程在等我。难道真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？

……

“我，也许知道你的内力从何而来了！”他表情好严肃……

血祀，生魂祭之。

原来，这个被遗落在时空交错中的朝代，一直在默默等待我的到来。

原来，我的穿越并不是偶然。

原来，我背负的使命，不是成就一段穿越情事而已。

原来我竟是个被期待了三百年的祭品，一个可以解除镜国诅咒的生祭！

我不知道苍月无泪是什么时候走的。但，周围的一切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所谓日月无光也不过如此吧。我眼中的世界刹那失去了所有的颜色……

今天的无泪为什么要那样严肃，那样沉重呢？哪怕他嬉笑着问我，我还可以骗自己：他在说笑！可是，一切都是真的！一切都在那一刻昭然若揭！

他问我：你不是朝若青丝吧？

他问我：你是一个从异时空来的魂魄，恐怕距此不止千年？

他问我：正月十五你来的那天晚上什么都看到了吧？

见我颔首，他狭长的双眼仿佛瞬间失去了光芒，我从没见过玩世不恭的无泪有这般神色！他只是踉跄地后退着，喃喃自语：血祀，生魂祭之。血祀，生魂祭之……

我想，我永远忘不了他冲我嘶喊过的那些话：都怪我，都怪我！是我把你拉进这个旋涡的，是我！我不该救你回来的！我早该知道你不是朝若青丝！姐姐和我形容过的青丝，怎会有你那样清澈的眼睛！枉我是镜国最出色的星官，却只顾着自己的喜恶，明明一直觉得有异，却没仔细为你占卜……原来我的猜测都是真的！我！苍月无泪！亲手把……把我平生第一个喜欢的女人推向了死亡？天啊！你竟然是多少代祭司寻找的异世生祭品！你竟然是解除诅咒的唯一办法……

他就是在我听到这些，陡然失神的时候踉跄着跑远的吧！

他喜欢我？

生祭品？

……

可是，其他的所有都不重要了。此刻，我该如何自处，何去何从呢？难道要等待被绑在什么神庙的柱子上或者在类似祭坛的地方，当众被活活烧死？不对！他说血祀！莫非是要活活抽干我的血？

刹那，我开始明白那个梦魇的含义……

恐惧，铺天盖地。已完全超越了我刚到这异世时的恐慌！

但，又有种肩负千万人期待的感觉。这期待要送我去死，这感觉如此压抑……

当时的我和无泪都太过仓皇，以致没有发现尾随我们而来，闻言瘫坐在地的苍月无瑕！

而祸根，也就这么种下……

我承认，我确实低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所能付出的真心。因为，无泪当天晚上就再度出现在我的房间。此时的他一袭黑色的夜行衣，无声无息地闪了进来，用力地拉起呆坐在窗前的我，急促地低

吼：“青丝！不，你不是青丝……不管你是谁！跟我走！跟我离开这里，好吗？”

“不！”我并不想去送死，但我突然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，“我们不能就这样离开。”

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3）

顿了顿，我看着眼前这个眸中充满关切的少年，“我们这样一走。你，是星官！我，得了千年内力！平常我们心性如何，熟悉的人心知肚明，答案昭然若揭！就算无瑕不会说，也一定会有人查得出来！”

他拉着我的手颓然放下，眼睛空洞无神，用那种几近哀怨的语气说道：“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……”瞬间又似想起了什么，目光炯炯地望着我，急促道：“我们找个理由！我们……青丝，你嫁给我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去边塞生活，一辈子放马牧羊，远离这里！好不好？跟我走，求你……”

亦真

我的脑海中，刹那闪过那个一袭白衣的身影，顿时，心里百转千回……

“无泪。你冷静一点！”我如同安抚一个孩童般轻轻抚着他的肩，眼神无比坚定，“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逃，是肯定要逃的。只不过，你先去做些准备，和我师父说我父亲嘱我即刻赶回去，由你护送。让她按住消息不要泄露！她自会照办。然后你去找霓云，叫她暂时跟着你姐姐，就说我特地嘱咐她帮着你姐准备婚礼。其他的……你看着办吧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他仿佛还沉浸在会失去我的恐惧之中，紧紧扯着我的衣袖追问。

“我要去找一个人。你放心！我一定会回来。”

……

是的，我要去找他！虽然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。但我此刻的心绪却一片清明。我一定要去找他！

如果，注定了要逃亡，那么，我希望他能和我在一起。

如果，注定要死，那么，我想再见他最后一次。

……

苍月无泪已然出去了，这个像孩子一样的人，竟要抛却一切带我走，只为了让我活着！这个昔日玩世不恭的褐衣少年，面对我死亡的可能，竟那么无助！

但，我又怎能如此自私呢？此生注定负你，因为我心中早有了牵绊。我不能再拖累你了！

襄王有梦，神女无心。

对不起，无泪……

简单收拾了一些细软，环顾整个房间，仿佛数月前离开富甲山庄的情景重演。

我叹了口气，望向窗外，轻声道别："师父，霓云，无泪，无瑕……对不起！我要走了。"纵身一跃，我便闪身出了窗子，踏入漫漫夜色之中……

苍月无泪望着那个已经模糊了的背影，从树后缓缓走了出来。此时的他，眼中竟含着泪光，"我知道你是怕拖累我。但我早就无法控制，放不下了！即使……你不爱我。"

……

花炙雪，你在哪里？让我找到你，好不好？

花炙雪……

我在夜色中发了狂似的奔跑，不知道跑了多久。因为我已经感觉不到身体的疲累。此时的我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要找到他！沿着记忆中的方向，我往富甲山庄拼命飞奔而去……

有打斗声！

虽然很远，但金属碰撞的声音那么清晰！自从体内有了深厚的内力，我的听觉也仿佛苏醒了一般，变得极敏锐。这在打斗着的人起码有六个，并且武功不弱！顿时，我浑身高度警觉！但他们在我去富甲山庄必经的路上，避无可避！

是什么人会在这深夜、在此地打斗呢？

盈风烈！

竟是……他?

此刻，他正习惯性地抿着薄唇，右手持刀，以一敌五！他的身手比我预想中要好，同时应付五个武功高强的对手，虽有些吃力，也还不落下风！而那五个人招式非常阴毒，五把剑上下左右严密地攻击，仿佛织成了一张网！此刻，正虎视眈眈地等待杀他的机会。

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4）

我，该不该出手帮他呢?

正犹豫不决，只见那五人中的一个，猛地一收势！原本刺向盈风烈头颈的剑，倏地转攻他腹部而去！我一急，飞身而下，看准那人的后背，一掌拍过去……

“朝若青丝？”叫我的是盈风烈。

他，竟知道我叫做朝若青丝！

接下来，更让我惊异！

那其余四人见是我，竟陆续停了手。

“小姐？”

我看清了那个叫我小姐的杀手！竟是女子！竟是霓云！

当下，我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反应！

倒是盈风烈先开了口，语气却是我所陌生的冷酷：“怎么？丞相府或说是喋血盟，已经没人可用了吗？竟要朝若青丝……不对！小舞儿你亲自动手？”

我的目光从霓云移到了盈风烈，傻傻地问：“你……知道我是朝若青丝？”

“哈哈！我当然知道！从三年前，你被雪抱着第一次进庄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了！”他冷笑。

好可怕的男人！心里清楚，却一直装作对我钟情，隐瞒了整整三年？这是多么深的城府和心机啊！三年前竟是雪把“我”带进山庄的？雪为什么明知有阴谋却要带“我”入局，为什么带“我”入了局又要亲手杀“我”？而盈风烈之所以用钟情于“我”这样偏激的方式，全是因为雪模棱两可的态度吧?

果然是至交，连要娶朝若青丝的理由都一样，都如此荒唐！

如此看来，当初真的是雪杀了朝若青丝?

茫然……

“为什么不早说出来？”我想要印证心中所想。

“为什么？哼！你去问阎王吧！”说罢，他手中的刀急速冲着我横砍过来！我当下愣住了。

“小姐！”霓云一声嘶喊，飞快地扑过来，硬是用身体生生地替我挡下那一刀！

“云--儿--”

“住手！”

是他！那个我魂牵梦萦的人……

他终于来了！

我抱住霓云缓缓坠落的身体，满眼泪光。

“雪？”盈风烈望向那疾步走来的花炙雪。

“烈，我不许你伤害她。”语气深沉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
盈风烈似乎不敢相信的样子，定定地看住眼前的雪。

“我再说一次。你，不许伤害她！”

盈风烈似乎是下意识地追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花炙雪一字一顿地回答：“因为--她是我的女人！”

……

我是他的女人。

我是他的女人！

我是他的……

我脑中还在不断地“单曲回放”……

床榻上，霓云正昏迷着。她身上的刀伤虽然横穿脊背，但所幸并无生命危险。

我是他的女人？

……

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5）

当时雪说完了这句话，盈风烈就彻底住了口，只是默默地听从雪的吩咐，抱起霓云跟我们一路回了富甲山庄。不知怎么了，我总感觉盈风烈不像是个庄主！而雪，也一定不止是他的朋友。他们的位置好像颠倒了似的，又好像不尽然是这样……究竟他们真实的关系是怎样的呢?

当然，目前没有人解答我的疑问。

一夜之间，所有的人似乎都变了。而我已没有心情去细想这些，也想不出什么来。

望着窗外婆娑的树影，天空闪烁着的启明星，我隐隐觉得不安……

雪，你会带我走吗?

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事，会像无泪一样不顾一切地带我走吗?

你会吗?

亦假

他不会！

或者说他不能。

因为……他的身份。

当时的我，又怎能知道这其中的缘故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大概是一夜的奔波劳累加上受了这么些惊吓，我竟趴在窗边的书桌上，沉沉入睡。这天的梦里，没有妖娆的红，没有血……只是感觉总有一抹冰凉贴着我的面颊，缓缓地、温柔的摩挲，像是谁的手掌在轻抚。只是，我真的累了。

……
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霓云已经半靠在床上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“怎么了？想什么这么出神呢？”我笑吟吟地走到床边，坐在了床沿上。

“小姐……这不是很奇怪吗？”小丫头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，无辜地望着我。若不是昨夜见过她出手的狠辣，我实在难以想象她竟也能去杀人。

“怎么个奇怪法？”

“我们是奉命来杀盈风烈的。可是……受了伤他还给治！竟还有这么好的屋子住！你说，这还不奇怪？”唉！毕竟还是个半大的孩子，纵使武功再好，以她十五六岁的心志，又怎能想透这些……可怜的小霓云……

我温和地冲她笑笑，为她掖了掖被角，“别想了！好好养伤就成了。”

……

正和霓云说着话，门口来了个杂役打扮的中年男人。他只是规矩地在原地站着，并没有进屋，说是盈庄主让我过去一趟。可能是以往对盈风烈的印象根深蒂固，当下，我根本没有多想，就起身随他去了。

那人在前头带路，穿过了花园、回廊，路过啸风阁的时候看都没看一眼，只是径直往右边的房子走，直到走到门前才停住，示意我自己进去。

我望望虚掩着的房门，里面……似乎没人？正要抬手推门，突然，感觉身后一片浓重的杀意！如果此时闪身，凭我如今的身手，必定毫发无伤！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想看看什么人要害我。于是，只略微地偏了偏身子，在那掌风触及后背时，顺势倒了下去并屏住气息……

果然，立刻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

“主人，妖女已被我一掌毙命！想不到朝若青丝名气那么大，身子竟这么经不起打……”是那个杂役的声音！他似乎还想继续说点什么来邀功，却立刻被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打断了！

“闭嘴！”是盈风烈！

他竟这么想我死吗？哪怕背着雪也要下手……

只觉得他缓缓蹲了下来，沉吟片刻，凑近我低声道：“舞儿……不！朝若青丝，你不要怪我。殿下他绝不能和你在一起。所以，你……必须死！”

为什么他的声音还是有一丝落寞，有一丝无可奈何的味道，在下了这样的毒手之后？

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6）

殿下?

是在说雪？他，不是复姓花炙的吗？和皇族能有什么关系?

……

盈风烈似乎还在看着我，而那温热的气息竟是越来越近。他想干什么?

说时迟那时快！（原谅我吧，真不想用这个词的……）我倏地睁开双眼，一跃而起，运足了内力一个手刀劈向他的脖子……

“住手！青丝！”花炙雪速度快得让我惊讶，他捏住了我的手腕，脸上的愤怒也同样让我惊讶！“你要做什么？你要杀了烈吗？你还是要杀了他吗？”

完了！他好像彻底误会我了！

……

花炙雪拽着我的手，在众目睽睽下把我拖离了现场（其实就两个人，小烈和小杂），一直拖着我走到了湖心的亭子里。

“有个虎姑婆变的妖怪姐姐来了，澈儿快些回房去。不然被她抓住，可要吃了你的。”

“哥哥会保护你的。与妖怪姐姐决战，好吗？”

……

“你才是妖怪呢！”

……

往事历历在目。我看着这亭子，百般滋味一齐涌上心头。

花炙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开了我的手，只是背对着我，负手而立。白色的衣衫随风轻轻扬起。湖面波澜不惊。他一定在想什么。

但，刚才的愤怒呢?

纵使再多的言语，也解释不清了吧？我只能“望背兴叹”……

他，一直都不信我。

“我信你。”见鬼了！我想什么他都知道？花炙雪突然转过身来，乌黑的眸子晶亮晶亮的，他轻轻地握住了我的双手，掌心竟反常的带着温热。他笑问道：“是不是烈把你喊过去的？是他想杀你在先，对吗？”

完全正确！我才发现这家伙这么有才！等等！那刚才他那么愤怒的表情……

“花--炙--雪--你又耍我？”那个火呀，噌噌地往上冒！我就这么好欺负吗？

“我是不得已的。”他的声音似乎颇为平静，淡淡的一句夹杂着一丝忧愁的味道，说完顿了顿。我看到他好看的睫毛在微微颤抖。“只有这样把你带过来，才能让你走得安全些。”

走？

我要说的话还没说呢！而且，而且我是要带你一起走的啊！

你果真不愿跟我在一起吗？

……

“我不走！”

他的眼里好像有光芒瞬间闪过，旋即又暗了下去。“你必须走，现在！”

那种语气就像昨晚他呵斥盈风烈不许伤害我一样。那么不容置疑的威严！哼！凶有什么用啊，盈风烈还不是赶着趟来杀我吗？

我正这么想着，耳边又传来了他的声音，这家伙从认识我到现在加起来说的话，也没今天多吧！而现在，他的声音却透着隐忍和忧愁，虽然依旧那么冷淡，“要变天了……”

要变天了？

……

第五章 别有幽愁暗恨生（7）

饮恨

“花炙雪！我有几个问题想认真地问你。你答完我就……”

“我也喜欢你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。

呃？我有说我要问这个问题了吗？汗！“我没想问这个……”

他抬眼望着我，那表情似笑非笑的，奸诈得很欠扁。“真的没想问这个？真的吗？”突然语气一转，“那就算我很想回答好了。”

我当场呆住！

……

不死心地继续，“算了，我只问一个问题就好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如果我说要你带我走，永远离开这里。你愿意吗？你会吗？”我希冀地望着他。

他也好似感觉到我的认真，正色说：“我不会，因为我不能。”

我不会，因为我不能。

我不会，因为我不能。

我不会，因为我不能！

顿时，我的脑海里跟炸开了锅一样！反复地回响着这简单的八个字！为什么苍月无泪可以，你就不能？为什么？

尽管心里波涛汹涌，我却仍不死心：“如果代价是我的生命呢？”

……

天空，似乎感受到了我心底越压越沉的阴霾，阳光瞬间被乌云掩盖，只那么微微弱弱地从云层的缝隙中，透出丝丝缕缕的光。而这光芒如同韶华将逝，美人迟暮……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走。

而我，还倔傲地坚持要一个答案！

他已沉默得太久了。

……

“如果代价是你的生命……那么，我、会、厚、葬、你！”冰冷的字眼就这么生生地从他唇畔逸出，他早已攥成了拳的手此刻握得更紧了。或许，他根本没有发现，指甲已嵌入了掌心，而鲜血就那么一滴一滴地落下来，落到地上，仿佛瞬间绽放的花，一朵一朵……

听到这样的答案，我竟表现得很平静。虽然心里已是一片死寂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隐隐有个声音似乎在喊：这就是他啊！他一直就是这样冷淡啊！难道你还期待什么吗？他说喜欢你也不过是一时兴起！他是花炙雪，是那个杀了真正的朝若青丝的人！你以为你对他算得了什么？你太可怜了！也太可笑了……

我顾不得自己的苍白和颤抖，只是倔犟地紧紧咬住下唇。要笑！要冲着他笑！

我轻声地，但一字一顿地说：“知道了，再见。”

……

那时的我羞耻、憎恨、愤怒！那时的我，心仿佛被尖利的兽爪撕扯开来！眼泪终究被硬生生地咽了回去！而我，也不顾一切地逃离！

他终究不爱我。

如果代价是你的生命，那么我会厚葬你……是的！以镜国倾王唯一的妃的名义！

花炙雪没有去看那离开的背影，没有再看一眼那如雪的白发。他只是久久地抬着头望向天际。一滴晶莹的泪，溢出他美丽的眸子，从眼角缓缓滑落。只那么一滴，却闪着决然的光！

青丝，你一定没有察觉。

我不会，但我没有说我不愿意。

真的要变天了……

冲出了富甲山庄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路走来的。如果来的时候我是急切而期待的，那么现在的我已经麻木了！在一片不知名的树

林中横冲直撞，渐渐地，我的脚和我的心一样，没了知觉，只是那么颓然地一步步向前……

天，黑了，又亮了。

太阳落下了，又升起了。

我，只是那么踉跄地走着，仿佛可以这样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……

我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这陌生的异世，何处才是我的归宿呢？

初见时从马车摔落，坠入的那个怀抱，凉亭里说我是虎姑婆时的那抹笑，客栈中不知为何而来的那个吻，那天夜里那句“我的女人”，还有，还有那似笑非笑的“我也喜欢你”……

一幕幕如电影胶片一般，交叠变换，流转在我的脑海……

最终换来的，竟是如此结局！

……

从此萧郎是路人。

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1）

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

施血

天涯流落思无穷。

既相逢，

却匆匆。

携手佳人，

和泪折残红。

为问东风余几许?

春纵在，与谁同?

此时，我正坐在深山中的一个岩洞里，蜷缩着身体。膝前不远处，树枝因为火焰燃烧而发出轻微的“噼啪”声。我知道我这一辈子的泪，都在夜以继日的行进中流干了。我也知道我的眼神一定很空洞。周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，在烤着火的不过是个失去灵魂的躯壳而已。

或许，为这样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肝肠寸断很傻吧，但我的心血已干涸，结痂。眉眼间再无笑意，胸中再无感情。

这就是现在的我--朝若青丝。

他说他是在乱葬岗中找到昏厥过去的我，他说他是个道人，叫玉玑子。

蓄着白须，握着拂尘。这样的一个老头，有点像苍月凉。

我没有谢他，而是从醒来就径自看着岩洞外稀稀落落的雨，听着雨滴打在岩石上的声音。

“丫头，吃点东西吧！”他隔着火堆递来一个干馒头。

接过，握在手里，继续看着洞外。

雨好美！那么清澈、纯净。可是却偏偏要执意落到那水沟、泥泞之中，化做污浊的泪流进大海，或蒸发殆尽……就似飞蛾，明知道会葬身在烈火中，却以决然的姿态飞向它……

“丫头……丫头！”

“呃？”我怔怔地。

“你已经好些天没吃东西了吧？”老头皱了皱眉，神情很生动，“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若不是体内的内力撑着，你怕是早就死在那乱葬岗了！”

内力？难道他都知道了？无所谓。我冲他扯了扯嘴角，算是笑。

“笑得真难看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唉！丫头，再大的坎也要学会自己挺住。有什么事解决不了呢？‘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’。小小年纪怎么能自己糟践自己！吃了馒头才有力量！天塌了下来还能当被盖！男子汉大丈……呃……”

这老头真的很啰嗦！男子汉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是不是还想说“只要笑一笑，没什么过不了”啊？吵得我心烦。

老头好像不死心似的，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到我跟前来，悄悄地看我，那白胡子一翘一翘地。

……

“你不是就为了叫我吃馒头吧？”我斜睨了他一眼，“干脆一点！你想要什么？我有便给你。不要来吵我就成。”

“切！你个小没良心的。”“圣诞老人”的胡子抖得更厉害了，要是以前，我怕是会被他逗得忍俊不禁。但现在……

“说吧！”

他讪笑：“我这里有三件宝贝，可以随你挑！一本《毒经》，一本绝世武功秘籍，还有我这把‘碎月软剑’……”

“不必！你只说你要什么吧！”我冷冷地盯着他。

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2）

“我想要你的血！”

……

要我的血？我挑了挑眉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要我的血？呵！要来做什么？只要你说得出理由。哪怕是要我的命我都可以双手奉上！”嘴里这么轻巧地说着，暗地里我已开始运足内力。

“我要你的命做什么？”他似乎很惊讶。“血的用途恕贫道暂时不便相告，只要十滴即可。丫头可愿意？”

真是个怪老头！

不过，他也算救过我。十滴血而已！我朝若青丝如今宁愿以血偿还，也好过背个人情债！思忖至此，我默默点了点头，手伸进腰间掏出匕首。

匕首，正要划向手腕……

“等一下！丫头你想死啊！划在那儿会出人命的！况且……我只要指尖血。十个手指各一滴。可好？”他轻抚着盖住下颚的白须，眸中带着慈祥的笑。

“OK！呃……”怎么想起说OK了？果然，白痴是会传染的。这个疯老头！我望向他，他眼中的笑意却更深了……

岩洞的湿气并没有因为火而减去几分，我忍不住轻咳了起来……

手指上的伤口已经结痂，不过就算一直流着，如今的我也感觉不到痛了吧！

到了黄昏时候，雨还是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而且越下越大。

那老头得了我的十滴血后，仿佛心满意足，也不再怎么唠叨了，只是坚持要送我一样宝物。我看了一下，《毒经》？没那必要；武功秘籍就更无聊了；于是，我信手要了那把叫做“碎月”的软剑缠在了腰上……

老头好像很奇怪我能把这剑安稳地缠着，不时打量着我，看看我的脸又望望我腰上的剑！真是个疯老头，不舍得你送我做什么？别过头，我有一下没一下地啃着早已成了馒头干的食物……

没等夜晚来临，老头就起身告辞了。我也懒得留他，太吵了！

于是，我独自留在了这个岩洞里……

雨，今天是停不了了！

我无奈地用树枝拨拢了地上的碎木，好让火生得更旺些。

“二哥！这里有个山洞，咱们进去避避雨吧？”一个清脆的女声传来。接着一男一女带着两个侍从进了洞。

他们瞧见我，似乎有点意外。

那女孩年纪尚小，大约十二三岁，样貌勉强算得上清秀。男的稍稍年长一些，也就十六岁的样子，别看年纪小，派头倒是十足的。女孩瞟了我一眼，很是不屑：“不晓得哪里来的野女人，竟独自一人在这荒郊野外。真是没有妇德！”

我只是自顾自拨着火，没有说话。

女孩见我不说话，倒像是被轻视了一般，顿时一脸羞愤冲我喊道：“你是聋子啊！”

“瑶儿！”男孩轻声呵斥，“不要胡闹！”

“二哥。”似乎有点忌惮哥哥，她瞪了我一眼，把头别向了另一边。

……

“二哥，瑶儿冷……”那声音像是梦呓。

他们一来就散坐在洞口，此时夜深了自然会觉得有些凉。而且，他们毕竟是淋了雨的。

我漫不经心地用树枝在地上乱画，随口道：“一起过来吧。”都是些孩子，没必要和他们计较。

“谢过姑娘。”那小子倒还懂些礼貌，轻抱起妹妹放到了我对面。隔着火光，我微微抬头打量起这对兄妹。

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3）

“啊！”那做哥哥的目光冷不丁与我碰上，竟低喊了一声。

刚要睡去的女孩倏地睁开眼，语气却很茫然地追问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”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他轻拍妹妹的脊背，目光却还是在我身上，有点不确定地问道：“这位姐姐可是青丝姐姐？”

我只是淡淡地看他，没有回答。

“在下婀离郡，是婀离璇之的弟弟。”

哦！怪不得瞧着他眉眼觉得有些熟悉……原来璇之竟是婀离家的人，这我以前倒不知道。因为不想和这个人扯上太多关系。在喋血盟的时候，大家也都刻意避着我，不怎么谈起璇之。既然以前没什么关系，现在也就别扯上什么关系了。

当下，我微微勾了勾嘴角，低声道：“我不是什么青丝，我叫舞儿。公子想来是认错人了。”

“呃？那你的头发？”

“哦。这是药石引起的。”说着，我起身站定想活动一下筋骨。久坐也累人啊……

“啊！”又是这小子在叫唤！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呀？

“又怎么了？”我语气有点不耐烦。

“姐姐这腰上的是……”

“软剑吗？”我问。这小子像是识货？我抽出腰上尚未细看的剑，很大方地要递给他看。

他连忙摆手，神情倒像活见了鬼似的，然而又“贼心不死”地凑过来瞧。看他的样子有趣得紧，我作势舞了两下，他踉跄着避让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的手。我看他神色有异，便收了势问道：“公子这样害怕一把剑做什么？”

“姑，姑娘以为这是把剑吗？”他嘴都快成“O”形了。

“不是剑是什么？”难道是菜刀啊?

“若在下没看错……这把，应该是--修罗忒！”说罢，他自己竟然倒吸了口凉气。

修罗忒?

修罗

所谓修罗忒，就是一把似剑又不是剑的武器。怎么说呢，它的造型大体像软剑，但剑尖分别暗藏了两个倒钩，钩是对称而向外的。

但它并不是以其特殊的造型为人称道。

因为使用它，对内力修为的要求非常高，习武者若没有五十年以上的精纯内力，根本就别妄想拿住它。因为它会反噬！简单一点说吧，只要能掌握修罗忒，也就是说你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内力，那么，不需要章法。因为武器本身会随着主人的意念波动，它的软不似软剑，软剑是完全被人所控制的。这样一说，也就很好理解它为什么会反噬了！掌握不了它，就被它掌握，在一触即发的争斗中，下场只有死！

还有，修罗忒尖端的两个倒钩！

内力不过百年者，根本无法得见！而这把修罗忒据说只在三十年前曾于天魔教教主纳兰琦手中，迸发出钩刺！而那纳兰琦是个修炼邪功吸人内力的大魔头！

修罗忒本是当今国师苍月凉的先祖留下的，可谓集天地之精华，如今已随着那魔教消失了近三十年！

我听完了婀离郡这番介绍，看着他痴迷的眼神，一片茫然……

“可是，你怎么就一眼看出它是修罗忒呢？”

“不瞒这位姐姐，在下自小对各种兵器十分痴迷。关于姐姐手中这把修罗忒的传说，在下更是非常地热衷！”他一脸自豪的样子，“它在武林前辈的眼里，也许是个魔障！但是在在下眼里，却是个神话呢！”

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4）

这小子怎么专讲些没用的，“你怎么知道它就是修罗忒呢？”

“因为它的颜色！一般武器多半呈金属色泽。而修罗忒不同，它会随着主人的体温和周遭的变化而变色！并且……软剑环腰是需要衣服配合的。它，却是认识主人的！”

认识主人的兵器？

天下当真有这样神奇的事吗？我看看手中与平常软剑没有差别的它，陡然运气，瞬间凝于掌心！稍一用劲！

“啊！”这小子又叫起来，还非常大声。

我转眼看向手中……顿时呆住了！

剑尖凭空弹出了两个对称的小钩！

我和婀离郡面面相觑！

真有这种事！

真的是修罗忒！

我惊讶的，是我手中本来被叫做“碎月”的软剑，竟然变成了武林人士的梦魇--修罗忒！

而婀离郡惊讶的却是眼前的女子，似乎没怎么费劲就使修罗忒双钩并发……

“二哥？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一觉醒来仍睡眼惺忪的小女孩，娇声问道。

“瑶，瑶儿，不，不回家娘亲会担心的。”他强作镇定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。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
说罢，竟全然忘记了两个还在熟睡的侍从，拖了妹妹就夺路而逃！

我一愣，心底不禁哑然。这男孩现在恐怕是把我当做了魔教余孽，或者干脆是洪水猛兽了吧！不过，婀离郡，谢谢你告诉我关于修罗忒的事。

我面无表情，手指缓缓地抚过剑身。火光映照下，指尖的伤口仿佛罂粟一般，妖娆无比……

很好！

一个生祭品，一把梦魇般的修罗忒。倒也相配！

临近清晨，大雨骤停。

我紧紧攥着手中的兵器，离开了那个山洞。

从今以后，我，不再被谁掌控、安排！从今以后，我要做真正的朝若青丝！

生祭？

哈！用我的死来拯救所有人吗？那么，谁来拯救我？谁来拯救我！

刹那，我的嘴角轻轻勾起，弧度越来越大……我似乎找回了遗失许久的笑意。

哈哈哈哈！

额头的三瓣莲仿佛在燃烧一般，灼热、冶艳得像要滴出了血，那血红色的光芒那么绚烂而决绝！

人负我，我就杀人！

国亡我，我就倾国！

花炙雪，我回来了！镜国！朝若青丝归来了！

第一站：丞相府。

是的，我要回去做个“乖女儿”。没有一个位置比丞相的绝色独女更适合。呵！那里可是最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……

我一袭红衣出现在朝若风的眼前。

“爹爹……青儿回来了！”我知道我在笑，用我最美的姿态！

“呃……”朝若风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红衣女子，仿佛从未见过她一般！

她……青儿吗？记忆中的青儿那么稚嫩，那么纯净、透明。虽然自己曾要她去杀人，要她去迷惑富甲山庄的盈风烈。可是……她也没

有如此妖娆过！哪怕剑梢滴着血，她的眸子都是清澈的。眼前的这个女子是谁？真的还是他娇弱可爱的女儿青丝吗？

……

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5）

“爹爹，给青儿找个琴师来吧！”

“琴师？”朝若风还沉浸在惊讶中，只是下意识地重复。

我轻扯他的袖子，微微摇着，“爹爹……女儿想学琵琶呢！”

朝若风终于收回了自己恍惚的心绪，沉吟道：“青儿想师从何人呢？”

“我要镜国第一乐妓--绛蝶夫人！”

……

是的，我可以选择杀戮。无休止的杀戮！血洗镜国直到山河变色！但……我不喜欢！抽筋剥皮有什么乐趣？我要看所有人痛苦，那种战栗、抽搐、折磨……一点一点地撕裂了心，却还苟延残喘……那才是乐趣！一种至高无上的乐趣！我要享受它……

“小，小姐？”霓云的伤才刚刚恢复，不知道是自己体弱还是发觉现在的小姐变得有些可怕，她微微地喘着气，扶着一边的桌子道，“绛蝶夫人来了……”

我没有看她，拂了拂袖子示意她下去。

……

绛蝶夫人，果然不愧为镜国第一乐妓！一副柔弱无骨的身子，纤腰不盈一握，眉眼顾盼间，流转着万般风情！好个我见犹怜的狐媚子！我喜欢！

心思流转，表情却依然不变。

我不说话，就这样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她站在那里，有些局促不安，却也不敢说什么。

很多人都知道绛蝶夫人的琴技和歌喉！坊间却少有流传，她也是多位朝廷大员的“心头肉”！这样的女子，天生就是张网，一张消息的网！

我冷冷地笑着，即使今天我想要你的命。你，可以不给吗？

……

忘情

东篱把酒黄昏后，

有暗香盈袖。

莫道不消魂。

帘卷西风，

人比黄花瘦。

“情是双刃剑，何苦执念？”语毕她似是幽幽一叹。

绛蝶夫人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对襟长衫，领口和下摆均绣有精致的蝴蝶纹样，乍一看十分灵动。那蝴蝶仿佛随时要展翅而飞，挣脱衣衫的束缚。而她本人却是娥眉淡扫，妆容素净。

大概是来往了已有两个月，我们初时的隔阂和惧意也淡了。她的慧黠倒是渐渐显山露水起来。说完这句话也不看我，只是默默地站在了我的旁边，凭栏远眺。

这个在欢场中求存、夜夜笙歌的女子，心中也曾有过情吧？

“何处琵琶弦似语？谁家高堕髻如云……”我信口吟了一句，没有接她的话，只淡淡地说，“夜了，先回吧。今日谈起之事，切勿对人言。你懂的。”

“嗯。”她轻轻应了，脚步渐远……

选妃？呵。老皇帝不见得真这么有闲心吧！我转动着手中刚折下的花枝，暗暗思量这件事。皇帝眼看年事已高，仅有的小皇子却仍在襁褓之中，难成气候。朝野上下早就隐隐有了异动……莫非是借选妃之事掩盖些什么？那……究竟是要掩盖什么呢？

另外，早些年凭空失踪的倾王殿下，据说也于近日回了宫，只是外界并不知道此消息是真是假……传言，倾王乃是老皇帝最宠爱的妃子--嫣妃所生，未及成年就在御花园中失了踪迹。这些年来生死不知。这样谜一般的皇子竟回来了吗？真有点想不透了。

……

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6）

将近酷暑，天气炎热，却是种闷闷的热，仿佛应了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情境。

要变天了……

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打断了我的思绪……

“青丝。”

是苍月无泪。

我转头看着眼前的人，依旧一袭褐衣，不过，是单衣。裹着他颀长的身形，莫名地显出几分萧索的味道。他又瘦了，下巴处有暗青色须根。看着不像是悠游世外的星官，倒像个落第的秀才！这个初见时眸中总含着笑的少年，什么时候竟如此黯然了呢?

“你来了。”思及他曾经的不顾一切，我微微勾了勾嘴角，算是笑了笑。

他走近了些，似乎想要来握我的手。迟疑片刻，终究没有动。只是幽幽一叹，道：“青丝，你，就这样……认命了吗？”

我转身面对无尽的夜空，指尖轻触身前的红木栏杆。“命，是天定的。你既为星官，怎还与我这世俗小女子谈论这些？该来的终究要来，不是吗？”

“可是青丝……”他似乎欲言又止，语气更显黯然，“你会死的。会死的……”

……

死？我从没想过这个。当然也就没惧怕过。只是，如果我穿越来到这里，就是要作为一个祭品去接受死亡的命运，那……挣扎有用吗？况且，想要我死未必有那么容易！在那一天来临之前，我还有很多事可以做。呵！

心里冷冷地笑着，面色却未改变。

我们各怀心事地并肩望着天空，沉默着。

……

“无泪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了。”我冲身旁的男子浅浅一笑，轻声道。

其实，这两个月他来过很多次。初时我并不愿相见。也许是害怕面对这样的他，这样深情的他。怕他那满含心痛的目光，会触碰到我心底的柔软。一旦辛苦建立起来的决然和冷漠被瓦解……我会无法自处的！

“不！”这一声似是刻意压制住的低喊。他无法自持地揽过我的肩，把我轻搂在怀中，声音竟有些哽咽了，“青丝，让我陪着你。求你，求你了！好吗？”

唉……

即将到来的命运，因为心的牵挂他无法卜算出来。这是他对我说的。但，每每见到我总有不好的预感，这预感很强烈！强烈得竟让他撕心裂肺般疼痛……

这个在我面前脆弱得如同孩子一般的男人，对待他也只能是哄了。我安抚了他半天，终于让他暂时放开了我，回去了。而夜却深重了起来……

辗转反侧，终难成眠。我索性从床榻上坐起，在一片黑暗中回顾当初……

如果是以前，真的很难想象我这样没心没肺的性子，也会有失眠的时候。记得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，我和表姐在家里看《樱桃小丸子》，她还取笑我就是小丸子那样“晚安三秒”的人。所谓的“晚安三秒”就是说了“晚安”以后，数一、二、三就已鼾声四起……想到这里，不觉莞尔。而这微笑却仅仅维持了片刻。

我想家了！

第六章 盘根错节仍如许（7）

想我的爸爸、妈妈、表姐……他们不知在做什么，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吧？却不知道……我竟穿越了时空，来到这样莫名其妙的世界里，面对即将被生生放空鲜血作为祭品的结局。预知命运似乎是很多人想要的能力。但如果明知道自己的未来一片惨淡，甚至结局不堪。还有谁能为预先知晓而高兴呢？经历一场心动、心碎已然绝望了的我，很久没这么感性了！

起身缓步走到镜前，夜虽然黑暗，这镜子却刚好反射了从窗外斜斜投进来的月光，显得盈亮温润。我站在镜子前面，身体挡住了些许的月光，却仍能看到里面绰约的身影和那如雪的长发……这陌生而又熟悉的容颜，在黑暗中那么模糊却又那么真实。

我，现在是朝若青丝！

已然失了心、绝了情的朝若青丝！

我冲着镜里的影子冷冷一笑，旋即抚摸起腰间从不离身的修罗忒。心想：趁着夜深无人，练练身手也好！

……

执起修罗忒，下了阁楼。

我住的院子还算开阔，只零散种了几株枫树。这个时节，枫树枝上空空落落的，显得有些萧条。

我身子一凛，手便舞了起来……

泪尽罗巾梦不成，夜深前殿按歌声。

红颜未老恩先断，斜倚熏笼坐到明。

手，还舞着；心，却愣了片刻。白居易的《宫词》？我怎么会想到这个……

蝉鸣声声，夏夜沉沉。

只有闺阁前的院子里，一个娇小的身影执剑舞着，仿佛翻飞的雏燕，轻盈却孤单……

直至天蒙蒙亮，我才收了势转回房中。

一身汗已浸透了衣衫。霓云这丫头最近沉默得很，却是暗自周到地做好了本分。沐浴用的桶和热水都已准备齐整，床上也放了我要换的裙子。她上前欲接过我手里的修罗忒，我摆了摆手，示意她下去。

又是新的一天。

我把身子整个埋入了木桶中，感受着温热的水轻抚肌肤的快意。鼻间却隐隐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，那味道不像是花香，也不是房里点着的熏香！是什么味道呢？怎么这样熟悉？

意识渐渐模糊起来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只记得出了身汗又泡在热水里，很是畅快。水却微微有些凉了！正是这凉意让我陡然清醒。

天，竟亮得这样快！

“云儿？”我轻呼。她就住在一侧的小房间里，一喊就该来了。

“替我拿衣服来吧。”我站起身，低着头，顺手用搭在桶边上的布巾抹着身体。擦干了便接过递上来的衣衫一件件地套上……

等穿戴完毕，我才抬起头。

呃？

竟是苍月无瑕！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1）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

一语

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想要怎样？”眼前的无瑕依旧红衣似火，脸上却是我从未见过的陌生和愤恨。是的，愤恨！

我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：“我想怎样与你有关吗？”她显然已经知道我不是朝若青丝。既是这样，此行也必定没什么善意！念着她昔日的所谓姐妹情谊，我倒有些失落起来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她迅速地拔了剑直指向我，厉声叱道：“不要再接近我弟弟。”

其实以我如今的身手，完全可以洞悉她的一举一动。只是，我不想，没那个必要。“哦？苍月无泪自己要来找我。我倒想拦着他呢！”

“你！”她闻言更是激动，颤声道，“我只知道你是借青丝的身子还了魂。无论你是千年恶鬼，或是狐媚妖精。我苍月家与你素无冤仇，况且无泪年轻尚不知事，你且放过了他，有什么冲着我苍月无瑕来便是了！”

我冷冷一笑，这丫头倒还算是有些义气和情分。只是蠢了点！竟然以为我是恶鬼索命？借尸还魂？心念一转，我调笑道：“放了无泪可以。拿婀离璇之来换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怎么，舍不得未婚夫？那……就只好是无泪咯！”呵！臭丫头，跟我斗狠还嫩了点。不过，倒是挺有趣的。

“你这妖孽！就不怕我爹爹知道了，收了你？”她银牙紧咬，一字一顿。

你爹是国师不错，可也只是会占星问卜！你以为他是茅山道士啊！

看她被我气得不轻，说话又有些颠三倒四，我不禁一阵怅然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不会害无泪的。他是在这个世界里，唯一一个真心对我好的人。你且劝劝他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”

听我这么说，她似乎刹那失了勇气，剑尖微微颤了颤，终于收了起来。

迟疑片刻，她又低声问道：“青丝……她死了吗？”

我转头望着她，翘了翘嘴角算是一笑：“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我并不是你所想的恶鬼狐妖之流。只是……我回不去了。而朝若青丝的躯体既已为我所用，那她大约……”

……

一阵沉默。

突然，我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轻声问：“为什么不说出来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坦然地望着我，双眸中闪着盈润的光，语气却很平淡，“无泪嘱过我不要乱说。但……我不说并不是完全为了他。只觉得……不想。”

虽是淡淡的一句“不想”，我却颇有些动容。

“无瑕，在另一个世界里……我，也有姐妹。”我微微叹息，顿了一顿，继续说，“只是……怕是再也见不着了吧……”

见不着了！那个被我故意叫做“杭小妹”，却最最疼爱我的表姐；那个当街对着戴墨镜的路人，大呼小叫着“太阳好大”的小聂；还有许许多多陪伴我一路走来的女孩子，刹那，她们的身影都那么清晰……

转眼再看无瑕，她正呆呆地望着我，很黯然的样子。

“你可别同情我这妖孽哦！”我语气一转，佯装冷酷地说：“小心我吸干了你的血！再去杀了无泪！”

“你不会的。”很笃定嘛！

我促狭道：“那……我要是拐走了璇之呢？”

……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2）

当时我根本没想到，这句话会一语成谶！而它所导致的后果，就是苍月无瑕与我这个“姐妹”的彻底反目。

后来，无瑕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临出房门还意味深长地望了望我，似乎还想说点什么，却终究咽了下去。我伸展着酸痛的四肢，斜倚在了床榻上，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……半梦半醒间，觉得好像有人在为我盖被子，盖完又在我床前站立许久，之后幽幽一叹，走了。是霓云那丫头。我也没气力多想，便又沉沉睡去……

待我再醒来，已是下午。刚睁眼，霓云就匆匆端着水盆进来了，道是丞相大人唤我去前厅，有客人到。

客人？我一边梳洗一边暗暗地想着。这些时日，朝若风除了偶尔问起我的饮食起居以及学习琵琶的进度外，很少和我碰面，仿佛把这唯一的女儿独自放逐在了闺阁之中。他从没有这么隆重地带我见过什么人呢！

会是谁呢?

成谶

当我款款走进前厅时，竟有些愣住。面前站着的赫然是一袭黑衣的婀离璇之，还有他那喜欢大呼小叫的弟弟婀离郡。而我那丞相老爹正春风满面地坐在堂上，饮茶。

有阴谋！

我心底骤然浮现这样一个念头。

那婀离郡见到我，大有见到了鬼似的惊诧，却又碍于从小的教养，终究没有喊出声来。而反观婀离璇之……他倒似乎平静得过了头，见到我只是微微皱了皱眉，便恢复了波澜不惊的神情。

“青儿。”朝若风含着笑，很慈爱的样子，“你璇之师兄和他弟弟刚回京。这些年他们都住在北望山，想是对京城都陌生了。他父亲婀离

将军又恰巧不在，你且代为父尽尽心，陪他们出去逛逛。你们也算是儿时的旧识了，不必拘礼。”

将军？我算是抓住了个重点。既是将军，府上想必人口众多，不会缺个带他们故土重游的人吧！那么，这看似轻巧的任务，为何会落到我头上呢？

我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却也应承得爽快：“青儿晓得了。等会儿就带璇之师兄和郡弟出门逛逛。”

我一边说，一边悄悄观察那两人的神色。

婀离璇之听了我的话，似乎微微一窒，旋即又恢复了淡然自若的表情。

婀离郡听我直接叫“郡弟”，煞是惊慌，又不敢太过表现出来，只是瞪圆了眼睛望着我。

哈！怕什么来什么。且不论我那丞相老爹在谋算着什么。纵使他再热情，你婀离璇之若是不愿，也不会出现在这里吧！本来我倒是想避着你。就算不为无瑕，也为我这躯壳曾经的主人！但是，现下你以即将成婚的身份来朝若府，要我这曾经的“情人”带你去故地重游吗？

你，安的又是什么心呢？

……

想要洞悉这场阴谋，我似乎也只能选择舍命陪君子。当下，我轻声嘱咐霓云，要她去告诉绛蝶夫人今日不必来，也算特意支开了这小丫头。然后便欣欣然带了婀离兄弟俩出了门。

无瑕，我只想要个理由而已。如有不妥或者逾矩，还望你见谅了！

出了丞相府的大门，我们一行三人便朝着闹市而去。

因为是“逛”，自然谢绝了车马和侍从。而朝若风也似乎很放心婀离璇之与我一起。人家到底是个首席大师兄，武艺想必不弱吧。而遣了侍从的含义……朝若风与我，肯定是各怀鬼胎了。哈！竟这么形容

自己。也罢！难得清闲。这么想着，步子也轻快了起来。身旁的璇之一直不语，而身后一步一趋的小郡同学倒是率先打破了沉默。

“青，青丝姐……当日……在山洞你为何，为何不认呢？”

……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3）

“还，还有你的内力……”

我回头横了他一眼，到底是个半大孩子！竟问出这么傻的问题。当我是“知心姐姐”呀？就不怕我起了灭口之心吗？这么想着，沉声道：“你认错人了！”

“呃……”他被我突如其来的反应吓得一愣，旋即很识相地闭了嘴。

……

闹市街头，各种吆喝声、车马声不绝于耳，而我们三人却是各自想着心事，沉默着。

“他不会乱说话的。”婀离璇之冷不丁地开口，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。

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抬眼望向一侧的他。阳光如此强烈，竟晃得我迷了眼，完全看不清楚他的表情，只好悻悻回过头来。心念一动，又转身去看身后的小朋友。咦？竟没了踪迹？我极目眺望身后大片的人群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婀离郡……

正在这时，一辆急速行进的马车迎面而来！我却只顾着回头四下寻找……

“小心！”婀离璇之倏地抱住我，往身旁的小摊转了过去。

“呃……”我呆住了，凝视着他因为紧张而仿佛要喷火的眸子。这家伙，终于有点“人”气了！

……

那马车竟停都没停，就扬长而去。

而我们四目相对，就这么拥在一起，微微喘息。

“璇之？青丝！”

不好！多经典的误会剧情！男女主角是婀离璇之和苍月无瑕。而我，正是那可恶的“新欢”or第三者……我脑中飞快地整理当前状况，

很不情愿地转过身来面对无瑕。

“无瑕，你，你误会了……”我嗫嚅着要解释。

“没什么可误会的。”不冷不热的男声从我身侧传来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。婀离璇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火上浇油吗？而且……他的手竟然还搭在我腰上！天！

我挣扎着扭动，却怕动作过大反而引起了无瑕的注意，只好放弃。抬眼看她，果不其然，她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和怨恨！那一身火红的衣裙映在阳光下，更是如同燃烧的火焰一般！这种情况，我可怎么说得清楚?

“无瑕，我刚差点被马……”

“不必多说！”又被打断，这次是苍月无瑕。她狠狠地冲我低吼：“你这妖孽好自为之。今日是在大街之上，下次若是让我再见到你，必定亲手取了你性命！决不善罢甘休！”说完，她转过身用极复杂的眼神盯着璇之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我，苍月无瑕！自今日起，与你婀离璇之再无瓜葛！”语毕，竟掉头就走！

我的心，隐隐一痛。

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！望着无瑕火红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海。我知道，这“姐妹”情谊算是彻底地断了！

“你为什么不解释？”我冲着身旁的男人翻了个白眼。

“我为什么要解释？”

……

我们都没有注意到，临街的酒楼二层，有个白色的身影坐在靠窗位置，目睹了刚才的一幕，那紧握着茶杯的手早已青筋毕现……

“殿下，我们该回去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执恶

经过了“马车事件”，我的游兴和刨根问底的劲儿一下全没了。而事件的导火索--婀离郡的行踪，却被婀离璇之一句话就堵了回来。

“他自己先回去了。”这么轻巧的一句过后，再没下文。

……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4）

他大概也觉得无趣，送我回丞相府后，就匆匆起身告辞了。这个男人，今天的行径和那日醉酒后简直判若两人。他，究竟为何来了这一遭呢?

近日来所有的疑惑，刹那全部涌上了心头……

选妃、老皇帝、倾王、婀离将军、璇之，还有我那丞相老爹--朝若风，这些人和事似乎暗藏着什么内在的联系，却也一时叫我想不明白！

直到绛蝶夫人的到来。

本已打发了霓云去叫她今日不必来了，而她，却在黄昏时分很突兀地出现了。这个女人，着实有些怪异。

“青丝小姐。”她今日的衣着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神色显得有些慌乱，发髻上斜簪着的珠钗还在微微颤抖着。

我冷眼望了望她，沉声道：“有什么特别的事？”

“要，要变天了。”

……

要变天了！

这四个字仿佛惊雷一般在我脑中掷地有声，瞬间炸开！

原来当日花炙雪口中的这四个字，竟有如此深刻的含义！而所谓的“变天”，当然说的就是皇权的更替！已届古稀之年的老皇帝，早就埋下了一着棋，十年之前就把年幼的皇子暗自送出京城，对外宣称失了踪。为的也就是保全皇家的统治。

如今朝庭内有丞相朝若风权倾朝野，外有护国将军婀离正把持兵权，这样的统治真可谓岌岌可危。而如今，朝若风打的显然是联合婀离正控制皇权的主意，所以才会有“回心转意”允许自己女儿与婀离璇之亲近的事。而婀离正似乎也乐观其成。

老皇帝的“选妃”，多半是为了遮掩自己已病入膏肓的现状，为皇子回朝争取时间！

那么，当日在富甲山庄我佯装死去时，盈风烈口中的“殿下”……

花炙雪?

他竟是镜国的皇子--倾王！

……

那么，他应该是自小就被花炙一族暗中保护起来，生长在富甲山庄之中。朝若风啊朝若风！枉你算计了一辈子，也只知道富甲山庄有可疑之处，与皇家政权有千丝万缕的关联。却不知那可疑之人并非庄主盈风烈，而是那不起眼的花炙雪，还逼迫自己的女儿去接近并杀害盈风烈，当真是可笑得紧！

我心念一转，又想起当时雪说过的话：

“我不会，因为我不能。”

……

天！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带我走的原因？为了皇权?

又或者说得大义凛然一些，为了国家社稷?

想到这里，我顿时有些发蒙……

厚葬我？哈！小小的“朝若青丝”怎比得上泱泱镜国！情感在你花炙雪的眼中，能有多大分量！我还真是错看了你！如若真有那么一天，为了你的国家和臣民，你定会亲手把我送上祭坛吧?

花炙雪！

不对，你不叫花炙雪。现下应该叫你--暮辰雪。

倾王殿下--暮辰雪！

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！

可能是气急攻心，也可能是近段时日连续的少眠，我这一番思虑下来，竟病倒了！只觉得头很重，昏昏沉沉的，咳嗽也越发厉害起来……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5）

恍惚间，霓云一直在床边照料我。朝若风来过，说了些什么我没听真切；苍月无泪也来过，被挡在了闺阁之外；另外就是婀离璇之，他几乎每天黄昏时候都会来，只是怔怔地看我，偶尔伸手抚摸我的额际，那手冰凉冰凉的，就像某人的手……只是，那凉意丝毫未让我觉得舒畅，反而冷得直打寒战！可是，病得迷迷糊糊的我，连躲闪的气力都没有……

我又做了那个噩梦。

只是，更清晰了些……

梦里，依旧是满眼的鲜红。那血仿佛有了生命一般，妖冶地舞着。周身的刺痛这回似乎有了源头。是我的指尖！十个指头上赫然有着触目惊心的孔！那些孔洞正向外汩汩流着鲜血！而脚下竟已成一片血泊！

是血祀！

“血祀，生魂祭之”……

梦中，我的视线渐渐模糊……

只隐约见那白衣男子急急地拥我入怀，凑近了，更近了些……“‘朝如青丝暮成雪’，你怎能丢下了我？怎能丢下了我……”声音这样熟悉，是谁？谁在嘶喊？

朝如青丝暮成雪……

暮辰雪！

雪？

雪！是他！

倏地，我从梦中惊醒！浑身冷汗，早已湿透了衣衫……

天！当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？我怎么会梦到他了呢？我呆坐在床榻上，微微喘息。霓云听到了动静，惊喜地低呼：“小姐！您终于醒了！太好了……”

……

我不知道我醒了是不是真的“太好了”！只知道从霓云口中得知“爹爹”竟在我病着的时候，允了婀离家的提亲。当下，我心中百味杂陈……

他还真是把我当个孝顺女儿，任人摆布的棋子吗？朝若风，你未免想得太美！我冷冷一笑，心下已有了主张。

天，刚蒙蒙亮，我就挣扎着要起身。

霓云那丫头拗不过我，只得帮我梳妆打扮。我嘱咐她特地拿了件暗红色的长裙替我换上。一切打点完毕，我细细看着镜中的自己：一头白发被两侧卷起的辫子交叠固定住了，额上戴了条细致的玛瑙链子。只是，那链子没有坠子。而我额上的三瓣莲刚好位于链子中央，鲜艳欲滴，煞是妖娆。大病初愈，脸色不免有些苍白，但薄施脂粉后在暗红衣衫的映衬下，也显出些异样的红润来……

眸中带笑，只是是冷笑。

唇畔含情，只是是虚情！

……

我由霓云搀扶着，去见我那丞相老爹。

朝若风一向早起，因为要上朝。但他似乎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见到我，那半口银耳粥硬是生生地哽在了喉咙，半晌没说出话来……

“爹爹……”我浅浅一笑，媚眼如丝，微微福了福，心里却想着：噎死你个老畜生！

“青儿！呀，你这病才好，怎么这会儿就起来了？快些回去休息吧。可别再弄坏了身子。”他像是终于吞下了粥，口齿不清地说着便要来扶我。

我轻轻一侧，闪了过去，不肯起来，娇声道：“爹爹疼爱青儿，青儿知晓。只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语气还很关切！好假！

“爹爹觉得我今日这番装扮如何？”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6）

“呃……”他还半弓着身体，手落在空中，保持着要扶起我的动作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他上下仔细打量了我一番，神色颇为得意道：“我朝若风的女儿，样貌堪称镜国一绝！无论怎样的装扮都是最好的！”

“哦？”鱼儿上钩了！“那青儿若是去选妃呢？”

“选妃？”

……

积虑

朝若风的表情瞬间由惊讶转为狐疑，再由狐疑转为凝重，直至最后微微皱眉，不自觉地打起了官腔，试探虚实：“吾儿何以有此念？”

老狐狸！自己的女儿都不放心？想试我？

“不瞒爹爹，”我摆出一脸的真挚坦然，目光盈盈地望向他，“青儿在外这些年，虽然恨过也怨过！但是，自始至终，女儿并不恨爹爹当初拆散了我与璇之师兄。”

“哦？”他抚着长须，示意我说下去。

“爹爹，年幼时候的感情是作不得真的。女儿既生长在朝若家，就注定了为家族而活。恨只恨自己为何不能早一些体谅到爹爹的用心，还要与您为难……”

朝若风听到这里，竟似有一些动容，目光深沉地望着我。

有戏！

我缓缓起身走近他，扶起他的手肘，轻声继续道：“爹爹，青儿深知眼下是关键时刻。您允了我与璇之师兄的婚事，自是疼惜我。这点，青儿心里明白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如何？”

“只是那婀离家终究是兵权在手……”我悄悄看了他一眼，他的表情似是一窒。于是我故意顿了顿，又下一剂猛药，“青儿怕爹爹此番与那婀离将军联手，他日功成之时，连杯残羹都分不着！”

朝若风仿佛被我一语道中心事，身子竟微微一颤，旋即飞快地恢复了平静，沉声道：“那……以青儿看，当如何呢？”

这老狐狸做事不会这么草率吧？当真是没有后着？我心里有些没底了……

“这个……”故作为难的转眼望向别处，我嗫嚅着，“青儿是女儿家，不敢妄言呢。”

“唉！但说无妨。为父倒是没看出来。我的宝贝女儿经过这些年，已经长大了……”他意味深长地望了望我，突然笑了笑，接着说，“有时候……我都怀疑你还是不是为父亲生的，还是不是我的小青丝呢……”

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心里倏地一紧。

“呵呵，爹爹说笑了。”我干笑两声。

“哈哈哈哈！青儿！且说与为父听听，你怎么看的。”

我轻咬下唇，低眉浅声：“爹爹既然这么说，青儿就讲讲自己的拙见。首先，与婀离家联姻实乃养虎为患！此番作为若是败了，那婀离将军手中有兵权。不说别的，保了自己断不成问题！如果是那样，牺牲的首当其冲就是我朝若一族与爹爹您！若是此番成了！那么婀离将军也必不把您放在眼里，他坐拥了镜国山河，随意找个借口就可以除去我们这心头大患。如此想来，与他们联手实在无利可图，只能沦为一枚棋子而已！”

“说得在理！还有呢？”那老家伙听罢，竟露出高深莫测的笑，笑得我心里直发毛。

“现如今相信那婀离将军，不如信自己……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青儿此次自请入宫为的就是这个。爹爹表面可与那婀离正联手，而我就在宫中做爹爹的内应。我们坐山观虎斗！若是将军胜了，我们是功臣，哪怕他要灭口也总会有些时日给我们商量对策。若是皇帝胜了，爹爹就演一场大义灭将军的戏，亲自监斩婀离正！一来撇清了关

系，二来表了忠心。到时，我们可假意拥立那尚在襁褓中的小皇子！所谓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，来日方长，好好与那倾王斗上一斗。爹爹的宏图大业如此布置，岂不比孤注一掷在那婀离将军身上要妥当得多？”我第一次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，心止不住地猛跳，轻拍着胸口，暗暗观察朝若风的反应。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7）

“好个‘挟天子以令诸侯’！”朝若风沉吟片刻，缓步走至桌前，突然转身朗朗笑道：“哈哈！你且先行下去歇息吧。为父要赶着去上朝，等回来再来看你。”

……

这……算是成了还是不成?

我迟疑地看他，旋即又自我安慰地想：怎么说我现在也是他朝若风的女儿。他再奸猾，也不会怀疑到我头上。况且，我虽不是真心想帮他，只是想当着那“倾王殿下”的面嫁给他父亲，要他叫我一声母妃，痛苦终生……但我这所谓的计划也没什么破绽，对这老狐狸有百利而无一害！他有什么理由不听信于我呢?

只是……

当时我没想到，千算万算，我还是算漏了一个人。

大病初愈又一下子转了这么多心思，说了这么些话，我实在是支撑不住了。勉强含着笑送走朝若风，身子竟摇摇晃晃又要昏厥似的，幸好霓云及时扶住了我。

我抬头望向她，勉强勾起一抹笑，“丫头，这段时日有劳你了……”

她睫毛微微垂着，没有说话，似是专注地看着脚下，搀扶着我，回到闺阁。

……

一触到床榻，我就跟脱了力似的，沉沉睡了过去。

可能是觉得终于完成了想做的事，所以我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，竟然没有做梦。待我悠悠醒转，已是黄昏时候。奇怪的是，朝若风没有来。不但他没来，绛蝶夫人竟然也意外地没有出现！我的心猛地一沉，隐隐觉得有什么地方出了错……

沉吟片刻，我转头看向床前，微弱的光线下，霓云正背对着我往自己胳膊上抹着什么。古人就懂全身保养了吗？这小丫头当真臭美得紧！

“云儿……”我嘴唇干涩，却一时支撑不起来，只好出声唤她倒点水给我喝。

“啊！”她一声低呼站起身来，慌乱中竟打翻了什么，发出器皿摔碎的清脆声音。

我怔怔地望着她……

她紧紧抿着嘴，也不去捡地上的东西，只是捂着左边的胳膊。

“说，你的手怎么了？”我心知肯定有事，不觉冷声问道。

她咬了咬牙，低着头不说话。

“你说不说？”突然间对这个小丫头竟有点陌生，最近或许真的太少跟她讲话了。

……

“好！你不说就当我没问过。但是，你该知道我有办法弄清楚！到时候，你想为自己辩解我也不会听你半句！”不信唬不了你个臭丫头！

果然！

“小姐……”她闻言，竟然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搞得我莫名其妙。“小姐，是奴婢对不起您！是奴婢的错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对不起我？难道……

她一边哭一边跪着移到我的床榻前，低头呜咽。我见她如此，心中一凛！脑海里刹那闪现绛蝶夫人秀美的面庞……莫非真的出了什么事？我没有动，等着她自己说清楚，想必这事小不了！

过了许久，她才渐渐止住了哭泣，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嗫嚅道：“绛蝶夫人她……她已，已被奴婢……”

“你把她怎么了？”我喘着气，强忍住心中的波涛汹涌，扯过霓云的肩膀，厉声问道。

“奴婢，奴，奴婢把她……杀了！”

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顿时一片空白！杀了？一个与我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的女人……就这样被她杀了？

……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8）

想当日我第一次见到绛蝶夫人……那时的我心中满是恶念，为了要她帮我办事，几乎是软硬兼施。还曾用修罗忒比画着要在她脸上刻上只蝴蝶，让她变成真正的“绛蝶夫人”……而那时，我都没想过要杀了她！

想到这个女子从一开始对我的惧怕到真心帮我，再到最后几乎是关心着我，虽然态度是她惯用的冷然，可是，她已经是我的朋友了……是我在这个异世为数不多的朋友了啊！

她竟死去了吗?

……

还是被霓云亲手杀死的！顿时，我怒火中烧！

好你个假装良善的小丫头！却是真正的蛇蝎心肠！与其留着你今后害人，不如我现在就一掌结果了你！想到这里，我猛地一抬手，运足了内力就要去劈霓云！正在这时，我的目光触及她面庞……

她，竟昂着头，紧闭着双眼，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……

难道就如此笃定我舍不得杀她吗？眼前的情形，让我有片刻的怔忡。

莫非……有什么苦衷？富甲山庄郊外杀盈风烈那次，她也是奉了朝若风的命令！一个小丫鬟，断没有理由私自去杀人！哪怕她是从小习了武……

迟疑片刻，我咬咬牙，一字一顿：“说，是不是我爹叫你去杀的？”

软禁

“是不是？”

……

她抬起已然红肿的眼，嘴微微颤抖着，下唇竟咬出了血……猛然间，她半直起身子，抱住了我！放声大哭！

“真的是他吗？真的是……”我不知道该作何反应，只是恍惚地念叨。

我，可以去杀了朝若风吗？可以吗？

“不，不！不是的！”霓云紧紧地抓着我的肩，与我拉开了一点距离。她只是闭着眼，眼泪不停地流淌，拼命摇头，左臂因为剧烈的动作，隐隐渗出血来……

“那是谁？快告诉我！是谁？”我已顾不了那么多，心底只是痛，那痛胀满了胸口，仿佛随时要喷薄而出！

“是，是……”

“是我！”随着这阴沉的一声，门口赫然出现个中年女子。一袭湖蓝色锦袍，外系同色绣金腰带，珠环翠绕。煞是晃眼！

霓云听到这简单利落的两个字，身子竟然猛地发软。

“师……师父！”

……

这当然不是我叫的！因为这女人并不是通幽。

她是霓云的师父。霓云自小与夜月生活在喋血盟，她们以往在我面前称呼通幽从来都是通幽师父。这一细节我并未深究……那么，霓云的师父是什么人？与通幽又是什么关系呢？

我思索着，见那女人正缓缓走近，面色极冷峻。细看之下才发现，眼前的这个女人一双杏眼，眼梢微吊。下巴生得很尖，与她那明显有些发福的体型极不相称！而她的轮廓与神情俨然是个肥胖版的通幽！却是阴狠了许多！

这个女人是谁？怎会长得与通幽如此神似？

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她就给出了答案，并且，这答案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！

“怎么？青儿是要为个妓女怨恨为娘？”

啊！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9）

她竟是朝若青丝的母亲！朝若风的元配！这个一直称病在别苑休养着的女人，为什么会突然回来了呢？当日，三年不见，一度生死未卜的女儿回家，也没见她这么急着跑回来……这，发生了什么事竟能令她回到了丞相府？并且，她为什么要杀绛蝶夫人？为什么？

“呵呵。长这么大了怎么还是孩子脾气……”语气稍稍一软。她已近在眼前，虽然是笑着，眼底却透着一股子凉寒，仿佛雪岭上终年不化的冰，刺骨的阴冷。她的目光顺着我的眼，缓缓移至额头，触及眉心时竟倏地瞪大了双眼，飞快地眨了眨眼睛后，仿佛确定了什么，那笑更深了，也更冷了……

“你……还是早做准备吧！”她敛了笑容，神色间却有些掩饰不住的得意，像是特别亲昵一般凑近了我的耳朵，低声道，“中秋以后与婀离家联姻已是板上钉钉的事。我并不知道你在撺掇你爹些什么……但是，不要仗着你那点小聪明胡来。瞒得过你那狼心狗肺的爹，却瞒不过我。你的一举一动，都能让那些跟着你的奴才枉送了性命！”

……

“云儿！”她一双眼依旧紧紧盯着我，目光阴冷，嘴里却是对霓云交代，“小姐的身子一直不见好，你给我好生‘照顾’着！没事不要出去闲逛！”

“是……师父。”

说完，她像是大仇得报一般，刹那改了神色，展眉低笑着扬长而去……

这个女人的一番言辞和神色转换简直让我摸不着头脑。她……真是“我”的母亲吗？怎么感觉倒像是恨极了我似的？她为什么要指示霓云去杀绛蝶夫人？远在别苑的她能和绛蝶夫人有什么渊源？而她的长相……和通幽又怎么会如此神似？

而这一切的一切，似乎都和一个人脱不了干系！

就是朝若风！

这个老狐狸究竟是掌握了全局，默许了，还是跳脱事外在旁观呢?

……

所有的疑团我都不得而知。

因为其一，唯一有可能知道内情的霓云，这次竟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一样，不肯泄露半句；其二，我--被--禁--足--了！

我竟然因为这女人的一句话，被生生关在了闺阁之中！

我当然想过施展轻功直接“飞”出去，可是霓云一步一趋地紧跟着我。这小丫头断不会是甘愿做我那所谓“娘亲”的眼线，她的心性我很明白。况且，眼见她左手胳膊上的伤口那样怪异，每天黄昏定时发作，流出的血液都是黑的，显然是中了毒！我若这么轻巧地“飞”了，她的下场会怎样?

“你的一举一动，都能让那些跟着你的奴才枉送了性命！”

这话是那女人撂下的。我即使再想出去，也必须顾及霓云……

当然，我也想过见人就劈！哪怕假意打伤霓云后跑出去。可是如此折腾，即使出了门也后患无穷。首先，断了自己的后路；其次，朝若风毕竟是堂堂的镜国丞相，难道我竟要为了快意地解惑，而搞得自己亡命天涯吗?

该来的，总会来。

如此想着，与其说被他们关了起来，还不如说我是心甘情愿被禁了足！

唉！但看接下来情势如何吧。

中秋尚早呢！

就在我被软禁着，万般无奈的时候，镜国的皇宫一隅--倾心殿里，却是有人在发火！火气还不是一般的大……

“哗啦！”“砰！”“哐！”……

书卷和茶具被扫落一地，发出一阵滚落、碰撞后的杂乱声响。

第七章 碎影舞斜阳（10）

“殿，殿下……”本来半佝着身子在一旁服侍的小太监，被这突然的动静竟吓得“五体投地”，整个人趴在了地上。那原就系得不紧的冠，随着这样大的动作顺势滑向一侧，歪歪地盖住了半个脸。

“她竟然答应了？”导致这场“灾难”的“罪魁祸首”--倾王暮辰雪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她答应要嫁？”

趴在地上的小太监自然是一头雾水，不明白自己一向淡漠的主子，怎会突然生出如此强烈的情绪？而这会儿说的那些话又是没头没尾的，想揣测逢迎都不知从何下手……

立在堂下的盈风烈，倒像是习惯了似的，也不说话，只是定定地望着眼前几近抓狂的“男青年”……

“青梅竹马，旧情复燃……”暮辰雪面无表情地重复着刚从盈风烈口中听到的这两个词，目光却像是被点燃了一般，小火苗蹭蹭直冒！

朝若青丝，你说你喜欢我……你说你喜欢我的！

我不许你反悔！

嗯？谁在骂我？

我的身体因为近几日的“圈养”已经好了一大半，此时我正斜坐在窗沿，百无聊赖地信手翻着本画册，突然耳根一热。接着就跟火烧似的……我疑惑地摸着耳朵，探头看看四下，除了霓云在绣那不知道是骆驼还是小狗的纹样，一个“闲杂人等”都没有！

……

霓云的轻呼未及出口，头便软软地垂了下去，冲着桌面，趴下了。

她又被打晕了？

我为什么说“又”？

记得当日与师父一起去喋血盟途中宿在客栈时，她也被打晕过……

我突然想起那个晚上，想起那个吻，不过，心下却没有半分柔情。那个男人，我已恨极！我一定会让他后悔！

……

只是眼下，会是谁呢?

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1）

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

宿怨

通幽？我呆住了……

婀离璇之？我更呆！

……

“青儿！”我那一向沉稳的通幽师父，此时竟有些慌乱，抬眼望向我时，眸中隐隐布着血丝。她仍旧是一身绯色衣裙，只是发簪松了都没有发觉……

这是怎么了？

她低眉迟疑了片刻，倏地紧紧握住我的手臂，急促道：“青儿，什么都不要问，跟师父走，好不好？”虽然言辞闪烁，她现下的目光却是满满的真挚，甚至还带着些恳求的味道。对着这样一双眼，似乎很难拒绝……可是！霓云那丫头是被打昏过去的。她醒来若被发现失职，会面对怎样的后果呢？我脑海中刹那浮现那个神似通幽的“我”的母亲……

“青儿，不要想了！我们没时间了。她就……”

“师父，让我来吧。”一个深沉而有磁性的男声猛地打断了她，接着，璇之整个人都近到了我眼前。而通幽竟稍稍退后给他腾出了地方，仿佛暗暗松了口气。

“朝若青丝，你给我听着！你不能待在这里，必须离开！”吓唬我啊？

“为什么？”

璇之的面色很凝重，语气也颇严肃，像是在偷偷给自己鼓劲一般，停顿了很长的时间，才下定决心继续说道：“青儿，你知道我的，对不对？从咱们儿时在喋血盟第一次见面起，我婀离璇之心里就再也

没有别人了。一直以来，我想的、念的、想要保护的全是你！也只有你一个而已……”

这小子在这节骨眼上要干吗?

告白吗?

……

“哪怕当时你执意要去富甲山庄，要去和那盈风烈在一起，哭着要我放了你……”他闭上了眼，语气沉重，声音微微颤抖着，“你知道吗？我虽然怨恨过，却还是没有想过要放弃。因为，你我的感情早已深入骨髓，又怎能轻易割舍？就算你当真不再回来，我和那苍月无瑕也断无可能完婚……”

……

顿了顿，似乎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睁开眼正色道：“可是，这回我不能娶你！并不是我不想，而是不能。你这么聪明，应该知道你爹和我婀离家联姻的真正目的吧？到时候，无论成败，你都不会被当做我的妻。你知道吗？你会变成一个人质，一枚棋子！不管我有多在乎你，事态发展到那一步，我怕……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。我不想你有任何危险！青丝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了！”

语毕他缓缓伸手，迟疑片刻终于抚摸上我的脸颊……

说实话，他这么一番表白下来，“人非草木”，我不可能毫不动容。可是……

“为什么一定要今天晚上这么急着走呢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那个女人今天晚上不……呃……”仿佛意识到自己在恍惚中说错了话，婀离璇之迅速转头紧张地望了通幽一眼，随即又故作轻松地笑道，“没，没为什么。总之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两个声音同时响起，一个是我的，另一个……是那一身湖蓝色锦缎长袍的中年妇人--“我娘”的！

此时，她面色阴沉，一副“山雨欲来”的样子……

突然！通幽师父竟似发了狂似的，朝她冲了过去，猛地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她面前。

我被眼前的情景吓得不轻！

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2）

“姐！”通幽这一个字喊出来，说不出的凄婉、痛苦、绝望，还有哀求。她紧紧地攥住眼前那女人的裙子下摆，已然哭得撕心裂肺。

“你不要叫我姐！你！早就不配了！”

“姐，求求你不要这样。求求你！当初你答应了我会把青丝视如己出的。你答应了的！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外甥女啊……姐姐！”

姐姐？外甥女？

不会是我八卦时猜想的那样吧……

“外甥女？一母同胞的双生妹妹与自己的丈夫所生的‘外甥女’吗？呵！”那女人冷冷一笑，微微抬眼，刹那，怨毒的目光夹带着刺骨冰凉直逼我而来。

我下意识地浑身一紧，竟不敢再看她。

“姐……你答应了我的，答应了我的啊……”姿势已将近匍匐，趴在地上的通幽，或者说是我这个躯壳的亲生母亲，此刻仿佛被夺了魂魄一般，只是不断地重复着。

在我身侧站着的婀离璇之似乎动了动，终于还是忍住了，反而伸过手来包住我攥紧的拳头，轻按了一下。

丞相夫人拽过被扯住的裙摆，狠狠抖了几下，鄙夷之色溢于言表，“通幽……你现在是在质问我，还是责怪我呢？”

“啊！”像被人刺中了伤口一般，通幽猛然低呼，接着又凄凄然回过头看向已然走开一段的……姐姐，“不，不是的。通幽怎敢怪姐姐？只是，只是当日我们……”

“当日我们约定，我，把你和朝若风私生的小孽种带回府邸，认祖归宗，你需应我三件事！你且说说，是哪三件？”那女人说话的语气极淡，却不容置疑。

通幽跪坐在地上，孱弱得恍如秋风中的黄叶。她颤声应道：“第一，永不得进门为妾；第二，带发修行、长伴青灯；第三，禁止进入

朝若府……可是姐姐，我此番到这里来并无非分之想，完全是为了青儿啊！”

“为青儿？”那女人“嗤”地笑了一声，“为青儿……好理由！莫非你是在这些年过去以后，突然感应到今晚我会加害于她？当真是荒谬之极！而且，我不在府上的时日，恐怕你来了已不是一次两次了吧？我林慧儿虽然早已退出了江湖，但‘毒娘子’的名号也容不得你这般轻贱！”

说着她竟缓缓抬起了右掌！在月光映照下，那掌心赫然一团乌黑！

我心念一动，正要飞扑出去……

一声怒喝自远处传来：“慢着！”

朝若风也来了！

“林慧儿！你若是不想坐那‘东边的主位’！尽可动手！”朝若风匆匆走来，把身后的侍从甩了老远。他径自走到通幽身边，弯了腰便要去扶……

他口中“东边的主位”指的应该是皇后之位吧。这厮竟如此张扬谋反之事，大约是真的着了急……他心底还是记挂着通幽的安危吧。

“你！”那正牌的丞相夫人眼见自己的丈夫这样袒护通幽，不禁怒极，又似乎碍于权位的要挟不敢发作，表情甚是狰狞扭曲。

我看看她，又看看心有余悸的通幽……明明一样的容貌，怎会有如此天壤之别！

朝若风这边强行扶起了通幽，也不看那边妒火中烧的女人，只是敛了怒色，柔声问道：“伤着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通幽现在的样子，已完全没了习武之人的做派。她披散着头发，眼神疲累。这个女人也真是可怜了。失了至爱和至亲，还要被勒令出家……

眼看面前已鸣金收兵，我终于深深叹了口气，挣扎着把还在璇之掌心里的手抽了回来。他愣了一下，也没再坚持。

夜，又重新恢复了宁静。

只是，丞相府里的这拨人，心底均是暗自思量着什么。让这无辜的月夜，生出了几分诡异……

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3）

良机

“小姐！”这丫头醒得还真巧！

我看了一眼神色各异的在场诸位，转身向霓云翘了翘嘴角，好心情地戏谑道：“我们大伙儿在院子里头赏月呢！你倒好，睡得踏实。害我连个斟茶递水的都没有……”

“我没……”霓云瞪大了眼，想要辩解。

“好了，夜深了。回去吧。”说着，我不容分说拉起她走向自己的闺房，隐隐听到身后，通幽在问朝若风关于联姻的事，朝若风用几不可闻的声调说了句不必担忧。

唉！真的不必担忧才好……

经过那一晚的折腾后，日子竟出奇地平静了起来，朝若府一时之间竟有些门庭冷落。

霓云的使命似乎也告一段落，不再那么死盯着我了。于是，我的生活变得很清闲。有时候静下来想想，很多事情越是挣扎，反而如死结一般越缠越紧。既然不知道哪位大仙安排了我穿越过来，必定有他的想法和计划吧！咱还是不妨碍大仙办公的好！

这么想委实有点消极和可耻……我懒洋洋地往嘴里送了颗葡萄，悠然地半躺在院中的藤椅上，转念一想：如果最终血祀一定要发生，那我倒希望能借机又穿了回去呢！

只是……一定要等我报了仇！

对！就是雪！

……

本以为婚约的事，必定要挣个鱼死网破，没想到事情竟然就在那夜以后平白地悄无声息了，仿佛从没有过那回事一样！

而报仇的事，却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！

“选妃”我是选不成了。当日在前厅里，一副把我说的话当成真理的样子！朝若风真是个老狐狸。不过我不怪他。毕竟他对通幽还真是在乎得紧。对“咱妈”好，就是对咱好嘛！现下明摆着暂时制住了正牌夫人，于是，他一溜烟的小碎步，就屁颠屁颠地亲自送通幽回了喋血盟。

……

选妃不成，这中秋团圆宴却是来了。

据说自从镜国的老皇帝龙体违和以后（朝若风同学的内部消息），这本是朝臣与皇亲国戚携众家眷一起团圆赏月、对酒吟诗的宴会也停了好多年。今年，大概是倾王归京，老皇帝有意要趁此机会诏告天下，于是，这团圆宴就又提上了日程。

我听到可以入宫的消息，心下暗暗想道：暮辰雪……老天都不放过你！这个“母妃”我当定了！

我赌的就是你对我有几分喜欢！有多浓的情感，这一声“娘”就有多痛苦！

江山与我的生死，你不是回答得毫不迟疑吗?

“我会厚葬你。”哈哈！我记着。

大不了最后做了生祭！我早已知道结局。你怎么赢?

眼看着离中秋越来越近，我心底埋藏着的恨和期待也越来越炽烈！

“小，小姐？”霓云从屏风后微微探出脑袋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正了正色，淡淡地问。

“呃……好久没见着小姐这样笑了！”她一张小脸上满是狐疑的神色，接着怯生生地说，“不过……小姐这笑古怪得紧。还不如哭呢！”

你！

……

云母屏风烛影深，长河渐落晓星沉。

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

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4）

明天就是中秋，也是我进宫复仇的好时机。

倚在门边，我怔怔地望着夜空中的一轮明月，有些迷惘，也有些惆怅。这一天的到来，我已期盼了很久。关于复仇的画面，也在脑海中反复出现了无数次……只是，它真的要来了，我却没有预想中那么兴奋，只是失落，很深很深的失落感就这么平白地席卷而来……

想不到元宵节傍晚的一次进入游戏，会把我抛进这个莫名的世界里，而且弹指间已过去大半年……

中秋，团圆的日子。但在这个异世孑然一身的我，要和谁去团圆呢?

想家了。

我，大概再也回不去了吧……

正当思绪万千的时候，突然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一道银光贴着我的脸颊闪入屋内！接着有金属与木头的碰撞声，很轻微。顺着它的方向，我转头一看，赫然是柄飞刀！此时，它正钉在床柱上！

有信笺?

我走近，拔下飞刀，刀下是张折叠好的小纸条。我拿到灯下，打开，大约一寸见方的纸上只是潦草地写着八个字：

“明晚最后机会。无瑕。”

明晚最后机会？什么意思?

明晚是举家一起入宫的日子，“最后机会”是指什么？苍月无瑕?她不是恨透我了吗？为什么要给我传信……她给我的机会？是什么啊？茫然……

夜，平静如常。月亮被淡淡的云彩包围着，散发出皎洁的光。空气中隐隐有桂花香，丝丝缕缕，沁人心脾。只是，我总觉得这平静会很短暂。仿若暴风雨前，一切都在黑暗中默默酝酿……

清晨，薄雾缭绕。

或许是因为心里有事，我昨晚睡得很晚今早却醒得出奇的早。

霓云这丫头今天似乎很高兴的样子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儿，欢快地进进出出。

“傻丫头，高兴什么呢？”我从床榻上坐起来随口问道，脚伸到地下摸索着鞋子。

“啊？没，没什么。”她把托盘里的早餐，一样一样地摆上桌，回头望着我笑道，“大人许了我们奴婢半天假。等用过午饭就可以出门了！嘻嘻！”

她今天穿得很清雅，像是特地打扮过了。一件水绿色的绸衫，下配同色系稍淡的褶裙，腰间束了条月牙色绣花腰带，小脸上也是薄施脂粉。

我淡淡地一笑，促狭道：“这是要回家还是会情郎去？”

“我……没家。”瞬间，她的脸色有些暗淡，垂着头轻声说，“我和小姐妹约好了，下午要出去逛逛，买些东西。”

我见她这样，有点过意不去。站起身来走到妆台前，打开最上面的红木小匣取了一枚珠花，“云儿，这个给你。”

她瞪大眼睛，推辞着：“这不成的。使不得……”

“傻丫头！我送给你的。没什么使不得！”我拉起她的手，把珠花放在她掌心里，佯装嗔怪道：“你若不要，我可当你是嫌弃了！你服侍我这么久，拿这个本是应该。除非你觉着这珠花是我用过的……”

“啊！不不！不是的……好吧，我要。谢谢小姐！”她看着手里的珠花，终于欢喜地笑出声来。突然，又像想起什么似的，她看着我认真地问道：“小姐，您要买些什么吗？奴婢可以给您带回来。”

“我？不必了。你好好去玩吧！开心点。”这丫头这样高兴，我也有点被感染到了。转而想起这趟入宫的事……又有点茫然。

日暮西沉，傍晚很快就来了。

几顶软轿早就等候在了相府正门口，我们一行十几人浩浩荡荡地朝皇宫进发。

临出门的时候，我瞥见许久未见的丞相夫人。她仍旧是一身浓重的湖蓝，但都镶了金边，俗艳得很。那表情趾高气扬的，像是将要如愿去加冕成皇后了一般。

暮辰雪，我来了。

……

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5）

献唱

镜国的皇宫比我想象的大得多，也恢弘得多。

我们从镜阳门进入，通过朱紫殿的一侧，再经武承殿、内务府，由端韶门进到内宫，一路走来，又经过了玺润宫、清心阁等，大约历时半个多时辰，才终于到了此行的目的地--御花园。

御花园也是大得夸张，亭台楼阁，奇石罗布，佳木葱茏，空气里弥漫着甜甜的花香。我放下轿帘，轻抚着身旁的琵琶，暗自出神……

“啊！是丞相大人。”

“哦！刑典大人……”

……

轿外的朝若风已然开始与同僚客套应酬……我由侍从扶着，缓缓走出轿子，落座在距老皇帝的上座约三米开外的席上……

“皇上驾到！”

“万岁万岁万万岁……”

“众位爱卿平身。今日月圆花好，乃举国同庆之中秋佳节。朕邀诸位前来一聚是为君臣同乐也。故此，那些繁文缛节能免则免。诸位且开怀畅饮，尽享团圆之乐……咳咳……”老皇帝语罢，掩口轻咳，一挥手，曲乐奏起，一列宫装舞伎从座下不远处款款行来。

顿时，席间莺歌燕舞，觥筹交错。我抬眼瞥见那个熟稔于心的少年，正伴在御驾旁。一身月牙色的朝服利落地勾勒出他年轻美好的身段，金冠拢住发髻，显得意气风发。仿佛感觉到我在看他，他也侧目望向我，那眼神幽深而炽热，隐隐带着股质问的味道。质问？哼，他凭什么质问我？想到这里，我冷冷地瞪了回去，然后埋头吃东西，不再看他。

一曲终了。老皇帝饶有兴味地提出以月为题，当场赋诗。

百官各自沉吟，斟词酌句。

“月拢轻纱树影深，风过浅塘舞出尘。

万里山河何所向，茜草园中人上人。”

哇！好大的胆子，敢把皇帝吟进诗里！

席间尽是抽气声、窃窃私语声……

“哈哈哈哈。吾儿好气魄！”老皇帝朗声笑着，显得丝毫不以为意，顿了顿，又道：“诸位卿家，这就是朕失散多年的长子--倾王。近日他才重返宫中与朕团聚。好个‘茜草园中人上人’，虽稍失雅致，却也是气势磅礴。众爱卿且说说，吾儿可有天生的帝王风范？”

座下的官僚听闻此言，均是暗暗吃惊，但对皇帝的言外之意也立刻心领神会，于是，纷纷点头称是。一时恭维声四起，很是热闹……

“父皇，儿臣乃是抛砖引玉，实在是献丑了。您可别再这么种花赞花香，惹诸位大人取笑呢。”雪难得地微笑道。

“唉。在座的诸位爱卿都是体己之人。为父与你失散多年，自是怎么瞧怎么喜欢。如此心情，想必诸位都能理解。怎会有人非议呢？”老皇帝可真是话里有话，明的是说父子情深，重逢之乐，言下却是在暗示在场的官员皇长子不容置疑的身份和威仪。

正在众人怔忡之时，我身旁坐着的朝若风举杯站起，带头高声道：“老臣斗胆。仅以此薄酒一杯，先敬倾王殿下！愿殿下福寿安康，从此与我镜国共荣。倾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”

顿时，一呼百应。众官员纷纷站起，举杯高呼，“千岁”之声不绝于耳。

……

酒过三巡，众人均是面色微红。

我心不在焉地执着筷，开始着急。没见过这样的阵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出来比较妥当，会不会失仪冒犯了圣驾……

第八章 一朝祸起萧墙内（6）

“启禀圣上，恕老臣莽撞。”朝若风站起来，望了望我，微微勾了勾嘴角，转而朗声道：“小女自幼习琴，算是略通音律。今日想趁此良辰美景，在圣上与众同僚面前献歌一曲，聊以助兴。还望圣上恩准。”

……

这老狐狸，为什么帮我?

为什么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……

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

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?

说什么王权富贵，道什么戒律清规。

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意中人儿紧相随。

爱恋伊，爱恋伊，愿今生常相随，

愿今生常相随，常相随……

我怀抱着琵琶，轻拨琴弦，娓娓唱来。

眸中含情，媚眼如丝……

心下却思量着如何吸引这老皇帝，遂了做“母妃”的心愿，让雪悔恨终生……

簪钗

而此时，暮辰雪的双眸也正灼灼地望着眼前吟唱着的女子。

今晚的她，一袭雪白的丝质长裙，领口袖边镶嵌着金色绣纹，腰带像是罕见的金属，反射着莹润的月光，不断变换颜色。（没见识的臭小子！那个东西叫修罗忒！）一头白发在月下，更是别有一番情致。果真是娥眉淡扫，粉面含羞……

攥紧袖底暗藏的物件，心中更是笃定：“意中人儿”？婀离璇之吗……

想嫁他人？哼，难了点！

一曲唱罢。对暮辰雪的心思一无所知的我缓缓起身，福了福。

似乎又有人在咒我？耳根又开始发热了！我微微抬眼，望去，正看到暮辰雪那厮神情复杂地凝望着我。心，不禁轻轻一颤。

“好！”老皇帝突然这一声好，惊得我转头直直看向他，旋即又意识到不合礼数，迅速低下头。

“哈哈！曲子特别。人也特别。”老皇帝由太监总管搀扶着，径直朝我走来，“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。”

……

遇到色叔叔了？直接不用我勾引？

我怔怔地抬头，心中百般猜度……

“果然是个妙人！‘镜室朝若女，色绝冠古今。’此言不虚，此言不虚啊！哈哈哈哈！”他笑着，转而看向席间的朝若风，又道：“丞相好福气。有如此绝色爱女……让朕羡慕得紧。”

朝若风被他这么一夸，一时之间参不透圣意，竟不知如何应对，愣在当场。

……

“紫国夫人到！”

紫国夫人？啊！远处被宫娥簇拥着款款走来的，赫然是苍月无瑕！

“圣上好眼力！呵呵。”她人还未到，娇笑声倒是先传了来。“臣妾紫国夫人，见过陛下。”

“爱妃免礼。”

苍月无瑕此刻身着一套鲜红的宫装，鬓边簪着镶了七彩宝石的金步摇。那步摇随着她的走动微微颤着，显得风情万种。

她，竟然进宫做了紫国夫人？意欲何为呢？

“陛下，臣妾此番前来，可是要讨个旨意呢。”她微微皱眉，佯装为难地望着老皇帝。“这位青丝妹妹，确是国色天香。她与臣妾是打小一起长大的，情同姐妹。只是……只是难得臣妾的弟弟无泪对她早已

一往情深……趁着今儿个是中秋团圆，何不好事成双？万望陛下成全了臣妾，下旨为他们赐婚！”

她说完，作势要拜。

老皇帝抬起手抚着胡须，沉吟着，却没有出声。

天！她说的“最后机会”，难道指的是这个？要我允了婚事，嫁给苍月无泪吗？

……

“娘娘！微臣听说，这朝若青丝姑娘与婀离将军之子婀离璇之已有婚约了。”席上一个官员见皇帝不做声，对圣意揣摩片刻，终于扬声道。

“此话当真？”老皇帝转头望向座下一个黑壮的武将打扮的人。

那武将立刻站了起来，拱手言道：“并无此事。此乃坊间谣传！小犬与青丝姑娘份属同门，走得近些无可非议。婚约之事不可听信谣言，恐玷污了姑娘清誉。”

原来他就是护国将军婀离正。

“那……”老皇帝似乎很犹疑。

我尴尬地立在原地，心底也暗暗着急，不知该怎么办。苍月无瑕盈盈笑着，眸中却是没有半点笑意，直盯着我，仿佛在暗示我要听话应允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暮辰雪倏地从座上站起，众人听到响动，视线一下子全集中到了他身上。只见他不紧不慢地从席上走下来，一直走到了我跟前，微微一笑。那笑容凝结在他粉色的唇间，竟有种颠倒众生的魅惑。

“做我的妃吧。”他抽出袖底的玉钗，那冰绿色的玉钗泛着柔和的光，形似凤凰。缓缓地，他把钗簪在了我的发上……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）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

成婚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

本朝丞相之女朝若氏，秀外慧中，贤良温顺，乃具王妃之风范，堪配皇长子。故立朝若青丝为倾王正妃。择日大婚，居倾王府。并诏告天下，咸使闻之。”

中秋那夜，一句轻巧的“做我的妃吧”，语惊四座。那支不起眼的凤形玉钗，竟是皇室祖传之物！并且，历来只传给储君的正妃，也就是镜国未来的皇后……那些官僚惊讶于倾王的举动，更惊讶于此物出现在倾王手中的含义。

……

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！明明是预谋报仇的，现在我却穿着鲜红的嫁衣，端端正正地坐在轿子里！莫名其妙！

这个凤冠真的很重！还一路叮叮当当地乱响！压歪我脖子的同时更是荼毒着我的耳膜……

想到那夜回府以后，朝若风那个老狐狸笑得那么诡异。而他那阴狠的夫人也难得地冲我挤出了点慈祥的笑容，之后集体屁颠屁颠地为婚礼忙乎，简直忙得不亦乐乎……真是有够郁闷的！他们还是不是乱臣贼子啊？这么没有职业道德！难道做了皇亲国戚就不想谋反了吗？不带这么说话不算数的吧？

我捏着酸痛的颈后，晃晃脑袋，恨恨地想着。

诏书今儿大清早就下来了。一通瞎忙活之后，我脸上起码盖了三大层厚厚的粉！照镜子的时候，自己都吓得不轻。白得那叫一个瘆人！

暮辰雪，不气死你，我也吓死你！

这想法有够无聊……

唉，不想了。烦！

……

原本以为轿子到了王府以后，最多大家拜个天地就能混过去了。没想到，我连头发都要重新梳过……

“一梳梳到尾，二梳白发齐眉，三梳儿孙满堂……”

那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婆子手执银梳，立在一群丫鬟中间，一遍一遍地梳着我的头发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害我巴巴地翻着白眼，直犯困！待到她终于梳完，又是一大堆的条条框框。

……

一通繁复的礼节下来，我终于被辗转送到了洞房内。周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那些道贺声、逢迎拍马声，终于渐行渐远，直至完全消停。四下静得仿佛针掉在地上，都能听得见。我从盖头下，瞄着屋内的摆设，暗自称奇。珍贵的古董、盆栽，自是不用说的，且放在架子上的，从我的角度，也看不大清楚。奇的是，这屋子的地面竟全是汉白玉铺就，比起我在现代家里的地板，竟豪华多了！

我那可是一千多年以后啊，大理石居然完全比不上这屋子里的。

还有那近在咫尺的屏风下端，镶嵌了上好的云母片，那些精致的石头在烛光下熠熠生辉。

简直腐败嘛……

僵坐了大约两个时辰，房外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本来还想着怎么应付这样的状况，和暮辰雪负隅顽抗到底！可时间一久，我却是越坐越疲累，迷迷糊糊地就睡了过去……

半梦半醒间，觉着有人给我盖被子。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2）

大概是霓云吧，这丫头死活要随我陪嫁到这里来。不知她哪来的这么一股忠仆烈性！
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竟已是隔天清晨。

倏地，我一个鲤鱼打挺，跳坐起来。紧张地检查身上的衣冠和床铺……还好还好！

“小姐……”霓云走了进来，手上端着洗脸水，用很同情的眼神望着我道，“别看了。奴婢先给您洗漱装扮吧。王爷他一夜未归。说是……是酒喝多了，恐惊扰了您，所以歇在了书房里头……”

好你个暮辰雪！还给我来了个下马威?

我一阵气结……

转念一想，不来岂不更好？算他知趣！永远别来我才高兴呢！于是，我悻悻地下床梳洗，准备依律进宫给老皇帝他们请安。

请安的过程没什么可说的。那端孝皇后很和善，看着不难相处的样子，还叮嘱我经常进宫来陪陪她，想必深宫中总有着我们这些常人无法体会的寂寞吧。而老皇帝似乎还处在讶异中，看我的眼神总带着探究的意味。

暮辰雪规规矩矩地坐在我身边，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长辈们的问话。我自始至终没去看他。

出了肃仪宫，轿子不紧不慢地行进了一会儿。雪要上朝议事，早早就离开了。他上轿前叫过霓云耳语了一番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也不想知道。

这古老而沉重的层层宫墙，禁锢过多少鲜活的灵魂呢？掀起轿帘向外望，我不禁有些惆怅……

“紫国夫人有请倾王妃。”一个尖细的声音传来。轿子猛地颤了一下，显然是有人挡在了轿前。

霓云走近窗子，不安地看着我。

“扶我下去吧。”我用眼神示意她别担心，并从轿内伸出手去。

……

尾随着那小太监，我们又一次来到御花园。

“青丝！”无瑕已然在回廊深处的假山旁，等着我了。

“儿妃见过紫国夫人。紫国夫人万福。”按辈分，无瑕现在是我公公的妾室，自然也算是我的“母妃”。我虽然很不习惯，也还是老实地按规矩福了福，心下却想着，她现在找我来打的是什么主意。

“呵呵，臭丫头。”她掩嘴一笑，扶起我说：“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么见外的。你且坐下吧。”

看她这么冲我笑，我心里更是越发不安起来。这个女人当日闹市之上亲口说要取我性命，中秋宴前又飞刀传信说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想来再怎么样都不可能还顾着昔日情分。况且我也不是真的朝若青丝。这一点，她很清楚。

这么想着，我忐忑地坐下，微微抬眼看她。

她不以为意地撇撇嘴，高声道：“你们都下去吧。我和倾王妃要好生叙叙旧，不用伺候了。你们先去外面候着。”

太监宫女们得了令，依次从一旁退了开去。

“霓云，你也去转转。我和你家小姐有些梯己话要讲。”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3）

我冲霓云眨眨眼，示意她听话。于是，她虽有些担忧，也还是缓缓走远了。

……

“有什么话，你说吧。”我的语气很平淡。

无瑕的笑容随着侍从们的离开也倏地冷了下来，听我先开了口，她也并不着急的样子，拿起石桌上的小茶杯，自顾自地品着。

……

“你知道我有多恨朝若青丝吗？”她仍旧没看我，只是淡淡地问。

……

“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她叹了口气，眼神迷离地看向远处，“很久以前，有两个小女孩。她们两家是世交，所以走动得很勤。而两个女孩也很要好。总是分享彼此的一切，包括玩偶、首饰、食物。而其中一个女孩从小就长相出众，她喜欢穿白色的衣裙，虽然素雅，但因为她丽质天生总显得比较漂亮，也因此更受长辈们的喜爱。另外一个女孩子起初也并不在意，只是很单纯地自豪有这样漂亮的姐妹。直到……”

她转头看向我，顿了顿，哼了一声继续说：“直到有一天，那个漂亮女孩兴奋地带着她的师兄来见她的姐妹。师兄很帅气，但也很冷漠，除了看向师妹时，眸子里有着闪亮的光。另外一个女孩也不可避免地喜欢上了这个师兄。本来只是些孩子间的情愫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争风吃醋。长相普通的女孩心里也很清楚，师兄喜欢的不是自己……”

她在说她和朝若青丝的往事？我心底有些沉重。

“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去，三人渐渐长大。师兄对漂亮女孩的情意越来越明显，但那漂亮女孩似乎很不在意，总是不冷不热的。姐

妹俩晚上宿在一起时，她甚至对普通女孩说，师兄不过是个只知习武的蛮牛，自己不可能钟情于他，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战利品而已。”

说到这里，无瑕的表情开始起伏，像是有了些愤怒。她转头凝视着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那个漂亮女孩有多恶毒？她笑得那么张扬！骄傲地说她的爹爹是当今丞相！她要嫁就嫁给比爹爹还要聪明的人。小小的婀离璇之算什么？不过出自草莽之家，在她眼里与屠夫没什么差别！而她的志向是要当娘娘，要嫁给皇帝！哈哈！可怜璇之师兄对你如此一往情深！你怎能这样诋毁一个人的情意？朝若青丝！你太嚣张了！你美丽得让人厌恶！”

横祸

看着无瑕似乎已经失常的样子，我竟有些隐隐的害怕。我没有动，皱眉望着她。

她停顿了片刻，起身背对着我，一步一步踱着，走远了些，又开口幽幽道：“我知道你不是朝若青丝……”

……

“青丝她从来只顾着自己的事，不可能像你这样听我说话。你知道吗？跟她在一起的人会不自觉地围着她转。只要她高兴！而我，一向只有陪衬她、倾听她的份。”

“你们不是姐妹吗？她对你多少是有些在乎的吧。”我低声说道。

“姐妹？”她突然回过头来，目光灼灼地逼视着我，“她朝若青丝的姐妹？哈！我怎么担当得起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？因为我是女孩子，我也需要被注意！被关怀！被爱！而她呢？抢走了所有人的心，却总是一副很无辜很善良的样子！”

我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，不敢再看她。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4）

“记得那天晚上，她跑来找我……哭着对我说，自己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可能不会再回来，要我替她照顾璇之师兄。可以的话，让师兄爱上我，和我在一起，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。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复杂吗？”她缓缓朝我走近，目光依旧迷离。“暗恋了那么久的璇之终于有可能属于我了。朝若青丝会消失……我该高兴的不是吗？可是，我还是心软。我舍不得！于是那天晚上我们抱在一起，哭了整整一宿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我顿时有了些疑心。朝若青丝真的不喜欢璇之吗？如果不喜欢，为什么连霓云这样的贴身丫头都知道她和璇之的事情？那么，她为什么要对无瑕故意说那些诋毁璇之的话呢？难道她早就知道自己……

无瑕似乎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，周围一下子显得很安静，花园里似乎只有我和她。

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直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什么时……

“朝若青丝竟然就这么死了……”她喃喃地说。

啊？她知道青丝死了？

那为什么在初次见我的时候她没有怀疑什么？为什么她要按住消息，只说是失踪呢？我惊讶地抬头看她。

她笑笑，说：“是的！我知道青丝死了。而且她死的时候，我就在身边……青丝失踪时，我们确实出去找过。当时，璇之就跟疯了一样，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寻找，不吃不睡，也不知道累。但是，三年！整整三年都没有一丁点消息！璇之渐渐地消沉，醒了就喝酒，一直喝到烂醉为止。我在他身边只能看着，却做不了什么。因为他根本听不见，也看不见！就像是失了魂……”

可怜的璇之……

可我并不是朝若青丝，我不能爱你，只因我的心里已有了另一个人……

不过，当日，雪不是说朝若青丝是他杀的吗？为什么苍月无瑕会在身边呢？

“就在你回来前的半个月，我从家里去喋血盟的路上，那天是黄昏。天并不很黑。我走累了，只是牵着马缓缓地前行。那时候，我心里还想着璇之……他像是有些清醒了，知道和我说话。虽然并不多，也不见得多热络。但是我很高兴，打心眼里高兴。我知道他会慢慢从失去你的伤痛中走出来，会振作！哪怕不爱我，就让我这样陪伴着他也是好的。”无瑕面带喜色，目光幽深。

“呃……那后来呢？”我只是接着她的话茬往下，不想去触怒她。

她转而走到石桌旁，坐下，轻抚着桌子的边缘，暗自出神。

“后来？后来我就在草堆里发现了你！不对，是青丝……她嘴唇黑紫，像是中了毒，神志已经不清了。看到我来，她眼底有泪，仿佛回光返照的样子，揪住我说：‘无瑕！救我！’‘无瑕！救我！’……”

“你没救她？”我的语气有些愤怒。

无论如何都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况且有这么多年的姐妹情分在，难道她就为个男人眼看着自己的姐妹死吗？

无瑕沉吟了片刻，低声说：“不是。”

呃？不是？

不是没救她？那就是救不活咯？可为什么朝若青丝的死其他人毫不知情呢？

等等！她是中毒？中毒……

那晚丞相夫人林慧儿在月光下那乌黑的手掌，倏地闪过我的脑海……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5）

如此想来，雪所谓的杀“我”第二次，果然只是威胁而已。这个执拗的呆子！我在心里暗暗啐道。

“我没有带她回去。”无瑕盯着桌上的茶杯出神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明知道你的毒已经深入五脏六腑，救不活了，我还怎么能带你回去呢？青丝。原谅我。”

……

猛然间，她又眼睛直直地望着我：“不带她回去，我承认是我自私。可是，璇之好不容易缓过来，如果让他知道青丝死了。你说，他还能活得下去吗？能吗？况且，当时有多少人在为她的行踪担心？我不能把这样的青丝带回去。她的死一天不被大家知道，就起码还有一天的希望……你懂吗？”

面前的这个女人，心底竟埋藏了这么多事……

我轻声问：“那你呢？你就这样走了？”

“我？”她悲怆地一笑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“只要璇之好好地活着就可以了。只要这样，就可以了……”

……

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似乎缺氧一般，气氛一下子压抑起来。我只听到树叶沙沙作响，阳光透过树梢的缝隙投射下来，一时间，千丝万缕，像是千疮百孔的心透出的光一般……

“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出现？”无瑕突然凑到我的眼前，冷不丁地开口。

“我……”我嗫嚅着。

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要出现啊？天晓得我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……

“你没出现的时候，一切都好好的啊。婀离正答应了我和璇之的婚事。璇之也会主动来找我……”她无比神往的样子，笑容有些诡异了起

来，“可是！你来了！就像个梦魇一般！那天在家中与你重逢，我以为你的毒解了！以为你活过来了！我是真的在高兴啊！你知道吗？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！只是自责和揪心的情绪似乎被释放了一般……我一度埋怨过自己，当时为什么不亲手给你安个墓碑？为什么连你死了都没有好好殓葬你？我竟那么残忍地丢下你跑掉……可是，可是你回来了……”

……

“后来我才慢慢开始担心……你会不会怨恨我？为什么你见了我什么都没说？无泪告诉我你失忆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百感交集？你失忆，很好！我只愿早些与璇之成婚，瞒着璇之你回来的消息。一切只要赶在你恢复记忆以前！只要我快些嫁过去！璇之会对我好的。一定会的……可是！你为什么要去喋血盟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让璇之进你的房间？让他看到你？我恨你！恨你！”

我眼见着她有些语无伦次，心下暗暗一惊。

她更逼近我，目露凶光：“只要你消失，一切都会变回原样的……对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下意识地退后，小心翼翼，离开石椅……

突然，她的手很快伸到我的肩头，我只觉得一阵酥麻，竟然完全不能动弹！

点穴？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6）

“哈哈哈哈！一切都来不及了！我知道，都来不及了……”她站了起来，绕到我跟前，低头说，“我曾经问过璇之，如果青丝不再是以前的青丝，只有一个躯壳，那么他还爱不爱你？你猜他说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，只要是你。无论变成什么模样，就算剩下一抔黄土，他都会守护着你！他还说……一直把我当成红颜知己。红颜知己而已！你听到了吗？哈哈……”

苍月无瑕此时已经神志不清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。她疯了！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却只能呆呆地望着她布满血丝的眸子，丝毫不能做什么。

天！我会死在这里吗？

她笑眯眯地看着我，那神情仿佛在欣赏一件心爱的玩具，也或者说是将被制成木乃伊的仇敌……

“放心，我不会杀你的。不管怎样，你的这个身子是属于朝若青丝的。青丝是我的好姐妹嘛！哈哈哈哈！我要把你藏起来！嘻嘻！把你藏起来……对！谁都找不到你，就像你已经失踪了一样！失踪！失踪……”

入魔

“如果我失踪，无泪会伤心的！”情急之下，我脱口而出。

“住口！不要跟我提无泪！”她恶狠狠地冲我吼，“我给过你机会！给过你机会的……那张信笺！记得吗？那张信笺！”

“可是我……”我真的是手足无措了，却又动弹不得，心里隐隐发急，可又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……

“那是最后的机会！现在，不管你是谁！你把我的幸福夺走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可以和璇之永远在一起……可是，你的出现不仅

夺走了璇之，还伤害了无泪……你说，我要怎么原谅你？你说啊！哼！”

此时的无瑕，眼神一片散乱，仿佛破碎了的娃娃一般，眼神已全然没有焦距。

她缓缓伸出双手，冰凉的指尖触到我的脖子……

感受到那双手在慢慢收紧，我周身起了一层细细密密的鸡皮疙瘩。

“无瑕，你冷静些。冷静些……”我无助地低喊，“你现在已经是紫国夫人了！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连累到你父亲和无泪。今天我是从肃仪宫出来的。你找我来这件事情，恐怕很多侍从都看到了。你不能这样……”

“看到？”她微微直起身子，愣了一下，收回了手，冷笑道，“只怕看到的人都已经说不出来了呢！哈哈！”说着她似乎又要掐过来……

……

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。

“紫国夫人！”

呃？

是……暮辰雪！

天！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样欣喜于见到他。我的额头早已冷汗直流……

“紫国夫人，父皇要你即刻去见他。”暮辰雪的语气虽然仍是那么清清冷冷的，双手也规规矩矩地拢在袖子里，眼底却有种与生俱来的威严……和一丝转瞬即逝的慌乱。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7）

苍月无瑕见到他，仿佛丝毫不觉得意外，也没有立刻放了我的意思，只是用身子半挡住我，缓缓道：“传说中的倾王竟也是个多情种子？此刻，你不应该正在上朝的吗？哈！中秋那晚的精彩表演着实让本宫惊讶呢！怎么？怕本宫会活活掐死你的爱妃吗？”

听她这么说，暮辰雪的眸子倏地眯了起来，顿时精光乍现。

“暮辰雪，我告诉你！这个女人从以前开始就是个祸国殃民的妖孽！她是不会属于任何一个男人的！而且，若你喜欢的是朝若青丝，那么她显然不是！真正的青丝在大半年前就已经死了！是我亲眼看着她死去的！现在的这个倾王妃，恐怕是个千年冤魂！你懂吗？是冤魂！”

暮辰雪闻言，只是浅浅一笑。那笑容犹如佛前圣莲，清新而纯净。

他淡淡开口道：“妖孽与冤魂，有些时候比疯魔要善良得多。况且，祸国殃民现在说来，为时尚早吧？”

“哈哈！”苍月无瑕陡然失笑，“是说我是疯子吗？你们这些中了她的毒的男人才真是疯了呢！”

……

“那，权当是本王疯癫，冲撞了母妃。还请母妃恕罪，把青丝交还给我。”

“哼！倾王殿下，本宫也算是阅人无数，但还真是没法看透你！这个女人竟已神通到如此地步？让你仅凭一面之缘就奉上传世凤钗？还让一向韬光养晦的你如此失态吗？”苍月无瑕缓缓欺近暮辰雪，咄咄逼人道。

“我只知道，她是我的妻子，也是我最爱的女人。”

最爱的女人……

“哈哈！好个最爱的女人！倾王啊倾王，你竟和婀离璇之一样傻！”苍月无瑕朗声大笑，声调渐渐尖锐，“你认为这个你所谓的最爱，心里有你吗？她也把你当成最爱吗？我可是亲眼瞧见在不久前她还和婀离璇之抱在一块儿呢！而且，还是在京城的闹市之上！啧啧！你的最爱和别的男人……我可真为你不值！哈哈哈哈！”

暮辰雪的眸子倏地一暗，一时竟没有说话。

我闭上了眼，胸腹间似是有一阵暖气在升腾……我在心里无声地呐喊：雪，不是这样的！不是的！那次只是意外……

局面一时僵持不下。

我的情绪却已然脱离了掌控，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恨，纠结在心底对雪的情愫，此刻犹如两尾蛟龙翻江倒海地在心里互相缠绕、争斗，渐渐澎湃、汹涌……

“花炙雪！我有几个问题想认真地问你。你答完我就……”

“我也喜欢你。”

……

“如果我说要你带我走，永远离开这里。你愿意吗？你会吗？”

“我不会，因为我不能。”

……

“如果代价是我的生命呢？”

“如果代价是你的生命……那么，我、会、厚、葬、你！”

……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8）

喜欢我？厚葬我！喜欢我？厚葬我！喜欢我？厚葬我……

那些往事和言语片断顿时缠得我头痛欲裂，只觉天旋地转。

突然，一股腥热之气自腹间直冲上喉，我“哇”地喷出一口鲜血，紧接着身子像不受控制一般，瞬间僵直起立。我的手指伸展后迅速握紧，骨节发出清脆的“咔咔”声……

“青丝！”雪惊愕的眼神绕过无瑕向我看来。

而苍月无瑕也转头愣愣地望着我。

“啊！”那股暖流刹那行遍全身，我只看到自己飞扬的裙，看到一闪而出的银光，看到飞入掌心的修罗忒，那剑尖的对称小钩竟呈暗红色张扬着，宛如嗜血的魔神，隐隐地有个声音似在对我呼喊：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！杀！杀！杀！

我的意识已一片混沌……

“青丝，你的眼睛……”

是雪的声音，那声音很忧虑、很焦躁、很急迫……

眼睛？眼角似乎有湿热的感觉，像是两行清泪顺着脸颊缓缓滑落……

“是血！是血泪！”苍月无瑕惊呼。

修罗忒妖娆地在我手中，挽成剑花，斜转，倒刺，发出“丁零”的碰撞声，而后竟剑锋微拧，即刻直逼苍月无瑕！我的身形轻灵得犹如雨后的矫燕，翩然飞跃，而眼前却是一片血红，渐渐模糊……

我已被修罗忒所控制！我的长发如怒吼般飞散开来……

这一次，她一定要死！

她要死！哈哈哈哈！

目标渐近，“叮”！一道雪白的身影横剑挡于身前。“青丝！你清醒点！”

“暮辰雪……挡我者死！”我的话仿佛出自地狱，冷漠而决然，完全不由自己控制。凌乱的思绪辗转隐匿，只化作心头切肤的狠绝。那意念烈如陈酒，悍若火焰。霎时间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字——死！

我要他死！

……

“她，她成魔了……”是无瑕尖厉的喊叫。

“哈哈哈哈！修罗既出，尸横遍野，饮血噬骨，逆我者亡！”一字一顿，从我口中缓缓溢出。手里的修罗忒妖冶地舞着，缠绕住眼前的“白衣胜雪”……

顿时，暗红、雪白交叠混乱，金属碰撞的声音，瞬间擦出的火花清晰可见。

“我要你们死！死！死！哈哈哈哈……”

那白衣的人儿本就步步为营，只守不攻。眼下我的招式越来越刁钻、狠绝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眼中的赤红也愈演愈烈……他，早就节节败退，应付得十分勉强。只见我佯刺一剑，突地转攻腰腹，那钩儿像是能闻见血腥味一般，引了我瞬间直入……

“唔……”

血，仿佛是冥界瑰丽的彼岸花，刹那绽放。殷红一片。那白色袍子映衬着这红，美得触目惊心。腥热的气息不同于我眼底的色彩，吸引着我去迎合，去赞叹……手中的修罗忒似乎初尝滋味一般，微微颤抖，又刺入几分。“啊……”一声痛苦的呻吟传来，我的笑容不自觉地加深，眼底已是一片猩红的邪媚……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9）

这就是死亡吗？真美！哈！

“朝若青丝。”谁？谁在唤我？

“星如盘，月如庚。

行于思，思于意。

意相左，行相悖。

意清明，思觉醒。

三魂归位七魄拢。

朝若青丝！朝若青丝……”

随着低沉的声音，我的头好痛，痛得仿佛被扯裂了一样！

“啊！”……

冰释

那声音一遍又一遍，仿佛能直达我的灵魂深处。

我原本紧握着修罗忒的手渐渐松开，眼前雪白的身影早已瘫倒在地。而我的脑中也混乱起来，凶狠嗜杀的意念如密云消散般逐渐清明，眼中妖冶的赤红退潮似的转淡……

我，做了什么？

没来得及细细思量，腿一软，双膝着地，我便要昏了过去。

临昏厥前，只见到一旁的雪似因疼痛而微微皱起的眉……

苍月无泪左手贴住胸口，喘息地望着已然昏迷了的人儿，俯下身去，右手搭上她的手腕……一边号着脉，心底却暗暗忧虑：青丝，你可知道？这是血祀中的《降魂曲》！这虽是苍月家男儿数代以来自幼习得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会用来克制你的心魔……你这千年的内力所形成的桎梏，怎是平常符咒可消了去的？

但是，现下我以此曲为你驱魔。他日，若你的身份因此流传出去，安知是否要我亲自以此曲送你行祭？我，情何以堪啊……

“无泪，这个……是《降魂曲》吧？”苍月无瑕从惊愕中醒觉，目光灼灼地望着弟弟。而她口中所问，恰似一道惊雷，震耳欲聋。

……

“来人哪！”无瑕的声音竟显得轻盈起来，隐含着一丝了然的畅快，“快去请薛太医。”

……

倾王府邸。

那个血色的梦魇似乎越来越清晰，也越来越频繁。由以前的隔三差五到如今的夜夜必临，仿佛拨开云雾见青天一般，预示的意味转淡，真实得一如身临其境，让我无从逃脱。

那次的成魔，知情者并不多。只是，我与雪先后被送回府邸，我昏迷了三天。而雪则告假卧床已达一个多月……虽然，当时的情境我多半已忘却，即便是细碎的片段也很模糊。但，我心底隐隐觉得，雪的伤与我有关。更可以说，是为了我或为我所伤……每每思及此处，我的心就不由得战栗。

还好，近日他终于好起来了……

我的眼睛自醒转后，就经常莫名地疼痛，那种痛感如同在眼珠上被剜开了一道口子，血漫过眼底的猩红以及被这红染透的世界。

修罗忒？

我怔忡地抚摸腰间，它正完好地缠绕于此……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0）

还好，还好。

我是否该去探望雪呢?

先前据说是薛太医亲口嘱咐不可探视。说是因为他伤口颇深，累及内里，所以怕感染。然而我总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。因为府里的丫头、婆子均可在屋内侍奉，并且进进出出，为何我这堂堂王妃倒被排除在外呢？不允许我进去，难道真的被我猜中，这伤因我而起吗?

想到这里，心中又是一阵颤抖……

多半是了！

看是一定要看的，就算只为解惑……

是夜，月如钩。星辰缥缈。整个天空暗蒙蒙的，显得有些压抑。

我怕特地前去会显得尴尬，信手拦住了门外正要进去送补汤的小奴。接下汤水，我却踌躇起来，一时忐忑，不知如何开场。

“青丝？进来吧。”

……

竟被听到了！

我讪讪地推门而入。那白衣的人儿正负手背对着门，立在书案前，似在端详墙上的画……

他，显然消瘦了许多。

“雪，你身子好些了吗？”我出声，细若蚊蚋，仿佛心底有着没来由的内疚似的。

他转过身子，轻笑。不答反问：“青儿呢？好些没？”

第一次听他唤我青儿……

……

他的笑，无论怎么看，都能和煦地把人的心思化为一池柔柔的春水。而那带着笑意的眸子，漆黑幽深，丝毫没有怨怼。他这样直直地

望着我，倒叫我把准备好的通篇话语全哽在了喉间，只能默默地与他对视，看那眸子闪耀如星辰……

夜，虽然暗沉些，却也格外温柔。

我们这样对视，不知过了多久。直到我的面颊已渐燥热、绯红一片……

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和他眼中明摆着的兴味，我不觉又羞又怒。为什么每次与他两两相对，总是我被欺负、戏弄呢？故意撒气似的重重朝他踱过去，手上托盘里的羹汤一时被泼溅了出来。“嘶，烫死了。”我皱眉，嘴上叫着烫，一时也不敢松手，唯恐打翻了。

“怎么？”他动作倒快，已近在身前。忙不迭地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放下。又执起我的手，包拢在掌心，仔细打量……

见他如此，突然有点好笑。“咯咯。”

“臭丫头，公报私仇呢？”他抬眼望我，语气凶恶，眼底却满是笑意，并且紧握着我的手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。顿了顿，转而轻声凑到我耳边说：“等下把父皇赐的金创药全拿来，替你这爱闹的丫头涂个彻底。保护好了，也叫人省心些。”

看样子想把我做成兵马俑？

“说什么臭丫头！哼，多少该称我一声夫人吧。”我像揪住小辫子一般，理直气壮地得意着。小子，我还就要教育教育你！

“夫人……”他扬起嘴角，那笑容刹那加深……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1）

呃……好像……不大对?

他在想什么好事? 笑那么贼?

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

撤!

“不和你贫。快把这劳什子汤喝完。我也算来探过你了！”说着，我望了眼书案上的汤，抽了手便想走。

抽手的瞬间，刚背身……猛地，被他从身后搂住。

那衣襟间的清香，刹那亲近，而一向在我眼中如雪的少年，竟有这般气力。我心神一窒，也动弹不得，顿时手足无措起来。

心，怦怦直跳。

以为他会说出什么郑重的话来，却还是调笑：“为夫当是能喝到夫人亲手烹制的羹汤呢，未曾想……竟是‘劳什子汤’！唉，有人就这么着急想溜走吗？”

“我，我哪有？”他还委屈了?

“没有？”

臭小狐狸！“没，没有……”

虽然背对着他，但那小狐狸笑眯眯的神情我完全想象得出来！“那……你转过来，面对着我。”

被他圈得那么紧，我只得缓缓转身……

抬眼望他时，唇……竟不小心擦过他的脸颊……

惊。

尴尬……

我知道，我的脸一定是不能见人了！因为从两颊瞬间传来的热度早已说明一切。估计现在我的脸跟关公差不了多少……我不自觉地低头，望着脚尖。

“呵呵。”他还笑！“不闹你，陪我喝两盅成吗？”

这……他好像很难得这么坦率地要求我什么……

“就喝一点……”他还在坚持。

“可是，你的身子……”我嗫嚅。

“哈哈。”他用手轻抬我的下巴，冲我微微一眨眼，又凑到我耳边轻声道：“为夫身体好着呢……”

呃……

这话有歧义！绝对有歧义！

郁闷……

暮辰雪眼见着怀里早就羞得如同煮熟的虾子般的人儿，不禁暗笑。

丫头，今儿可是你主动送上门的……你这王妃当得也太清闲了吧……

哈！

（臭小流氓的本色呀！可怜的青丝……）

帐暖

三杯两盏下肚，微醺的面庞映照在烛光下。

暮辰雪望着眼前不胜酒力，单手支着下颌垂眼的人儿，竟有些看痴了……当真是娇妻呢！

随即，他几不可闻地叹息：丫头，还好我没有把你弄丢。还好，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。你是我的夫人了，是我一个人的。对吗？你永远不会再跑掉了，对吗？

这么想着，一向清冷的眸子缓缓染上了似水温柔，凑近心上的人儿，细细端详着，仿佛总也看不够似的。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2）

我都说了我不能喝酒的嘛。

才喝了两小杯，脑袋就有点昏沉了，看着暮辰雪这家伙的眼神也渐渐迷离了起来。

他，怎么就这么好看呢?

如漆的眼眸此时幽深得像两汪潭水，却不是往常的冰凉，好像深得要把人都吸了进去……唇似乎因为薄饮了几杯呈现出诱人的粉色。他在笑呢，嘴角边竟有浅浅的梨涡……以前怎么都没发现呢?

天！他这样的神情我从没见过。

真……诱惑……

呃?

他……过来了！

……

他抬起手拢过我的肩头，只轻轻地一拉，我就软软地倒入他怀中。他……做什么？我不解地仰起头来……呃，视线好迷蒙，看不真切！到底是酒的关系，还是眼前的他让我醉了呢？大概是这样温柔的他吧！

好难得。

好想亲近些，再亲近些……

“雪，我的眼里只有你了……”

“唔……”唇倏地一热，他的脸已近在眼前。

“我的眼里也只有你……”

“唔……”他的睫毛真的好长，好密……

吻，渐渐加深。

我的脑中一片空白。只听到心在急促地跳动着。

记忆中他的手修长而白皙……此时它们正温柔地圈着我……

好烫。

是他的体温，还是我的?

“呀！”身子倏地一轻，我下意识地挥动着手想去抓住什么。

横抱起我的雪狡黠地一笑，“嘘！”随即在我唇上轻啄，便大步走向床榻。

紧张！

紧张死了！

“你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夫人觉得呢？”狐狸式的招牌笑容，却带着宠溺……

“我……你……我……”语无伦次中。

我抡在半空中的手，终于揪住了他的衣襟，死死地。也正在这个时候，我被轻柔地放下来。这一揪一放，恰好把他拉着趴倒在我胸前。我的眼瞬间瞪得老大，手却仍是没有松开。

“扑哧！”他近距离地望着我，却突然笑了，“见过你生气，却从没见你这样紧张呢！傻瓜，你在怕吗？”

“我哪有？”心跳得厉害，他的身上有淡淡的熏香气味，很清淡的味道，很好闻。

“真不怕？”他故意低下头，又凑近几分，唇轻轻刷过我的……

“才不怕！不就是洞房吗？”我脱口而出！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，脸突然又是一热。

“哈哈哈！夫人果然真性情！”他撑起身子，朗声笑着，突然又压低了嗓子，暧昧道，“那……我们就洞房咯！”

……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3）

他的唇再次欺了上来，这个吻不同于之前的，热烈而狂野，辗转地吸吮着我的唇瓣，逐渐加深。他的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，手指顺着我的面庞缓缓下移……轻轻撩开了我胸前的衣衫……好凉！他像是感觉到我骤然的颤抖，唇顺着下颌吻过锁骨，一路往胸前的沁凉而去……

我的身体像是被电流穿透，微微抽搐了下。一股暖流使得全身瞬间滚烫……

快要喘不上气啦！

……

不知何时，身上的衣衫已尽数褪去，我们“坦诚”相拥。雪所有的热情似乎都在此刻燃烧起来……而我，快要融化了……（实在写不下去了，我要疯啦！太流氓了……）

“青儿，我爱你。很爱很爱……”沙哑的蜜语在耳边响起……

“记得我爱你……”他疼惜地，细细密密的吻温柔地落在我的眉心，唇畔，耳垂……

……

“我也爱你……”

窗外的明月不知何时躲进了云团中，那缠绵光晕，带着些许娇羞和满满的情意……

这儿，本是他书房的侧厢！此时，却是纱帐微扬，春色旖旎……

他斜卧在我身边，嘴角有浅浅的笑意。

才不要看他！我拉起锦被，遮住羞红了的脸。

“小青儿是在害羞吗？”明知故问嘛！

“没有！”

“那怎么不看为夫？”他有点委屈似地撒娇。“好心碎呢，吃干抹净了就连看都不屑看我了……”

你！

臭小狐狸！

愤愤地钻出被子，我转头怒瞪向他。

他倒是不恼，拱拱身子故意蹭我……讨厌死了！这还没穿衣服呢……

“小青儿，我可是你的人了……以后……可不许再丢下我自个儿跑掉。”虽然是玩笑话，可……他的神色怎么这么认真?

我思量起两次离开富甲山庄时的情形，脸色猛地一沉……

他轻轻横过手臂，圈住我，把我扳正，面对面郑重道：“青儿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告诉我缘由，让我明白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小脑袋瓜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，但是我要你知道，我是你的夫君。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不会轻易丢下你。懂吗？”

我怔怔地。

别有深意啊……

可是……你也是倾王啊！你有抛不下的责任！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与你的江山有了冲突，你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呢?

不会吧……

你曾亲口说要厚葬我……你知道那话有多残忍吗？比起你的镜国，我只能成就一个墓冢?

想起往事，心，倏地抽紧。

我沉痛地闭上眼……

“青儿，别想了。我答应你！我会处理好一切的……”他急促地开口，并安慰似地轻抚着我的背。

但愿吧……

月光渐渐暗淡了，好像已经很晚了呢。可我却一直睡不着！

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（14）

或许是他的话多多少少让我想起了纠结在心头的痛吧。转头看他近在身侧的睡颜，竟似孩童一般，单纯而甜美地浅笑着，大约是梦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。他的手仍然拥着我的肩，几分柔情，几分霸道，仿佛怕睡梦中失去了我一般。

想到这里，又不禁莞尔。

我看是要失眠到底了……

我轻手轻脚地掰开他横在我胸前的手，掀了被子，缓缓起身，拾起一旁散落的衣衫穿戴好。

罢了，既然睡不着，不如出去走走，也清醒一下。

我轻轻走过床前的圆桌，却不小心碰到张椅子，发出些微的声响。回首望向他，床榻上的人只是轻哼了声，翻转了身子面向墙壁，似乎是睡熟了。

还好，没吵醒他。

我借着烛光，绕过其余的物件，举步移向门边……

咦?

我的琵琶？怎么会在这里呢？难道……这些日子，他都日日望着我贴身的乐器吗?

心，不觉一动。

我拿起那置在书案后的琵琶，出了房间，轻掩上了门便阔步向院里走去……

唉……

花好，月圆。

我在愁什么呢?

抱着琵琶，离开书房已颇有一段路，我坐在了王府湖心的一张石椅上。

这石椅有些凉呢！

眼前的湖水在月色下波光粼粼，星星点点的光闪动着。偶有几片枫叶浮于湖面，显得孱弱而梦幻……轻拨手中的琴弦，几个单音自指尖流转，我的眼神迷离……

清风，徐来。

月色正朦胧，与清风把酒相送。

太多的诗颂，醉生梦死也空。

和你醉后缠绵，你曾记得。

乱了分寸的心动。

怎么只有这首歌，会让你轻声合，醉清风……

梦境的虚有，琴声一曲相送。

还有没有情浓，风花雪月颜容。

和你醉后缠绵，你曾记得。

乱了分寸的心动，蝴蝶去向无影踪，举杯消愁意正浓，无人宠……

是我想得太多?

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。

最后，还有一盏烛火，燃尽我。

曲终人散，谁无过错?

我看破……

（弦子——《醉清风》）

是我想得太多吗？为什么今宵本应是红鸾帐暖，我却这样心思紊乱。

拨动着曲子最后几个尾音，唱完却久久沉浸其间，无法释怀……

一件衣衫披上肩头，我回眸，是雪。他微微低下身子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轻轻拥住了我……瞬间，那深夜的寒意被他的体温暖了起来。我也反手搂住他，肆意在他怀中汲取着温暖。

风，仍在吹拂。

我们谁都没开口。

……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1）

第十章愿得姻缘未尽时

缱绻

转眼，已到了十月中，跟雪在一起的日子似乎过得特别快。

他，似乎不再是那个寡淡凉薄的白衣少年。而我，也不再有太多复杂的情绪起伏。那些过往的纠缠与怨恨像是浅得透明了一般。但我知道，很多事情只是暂时蛰伏罢了，我的心底总有着隐隐的不安。或许雪也一样，他经常在拥着我的肩时怔怔出神……

我喜欢这样的季节，更喜欢在这个季节开的雏菊，白色中透着些微的淡绿。很平凡，不张扬。

一如我和雪的幸福，从容而淡定。

冬天，就要来了……

“怎么了？我的小青儿又在发什么呆呢？”一大捧雏菊赫然出现在我眼前，雪在花后面对着我笑。他的笑容很温柔，带着宠溺的神色……

他现在似乎很喜欢叫我小青儿。

“没有。花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谢谢。”我微笑着接过他手里的花，细细端详。

我的这个“老公”其实也算是很开通，很能接受新事物的了。至少这么长时间的朝夕相处里，他对我不经意流露出的有些出格的思想和举动，都选择理解、包容。譬如隔三差五要他送花，譬如听我哼哼那些流行歌曲……那些大胆的情啊爱啊的，在这个类似唐朝的古代世界里，总还是有伤风化的吧……

不过，我们之间也似乎一直有着一层淡淡的隔阂。

关于我作为朝若风女儿的立场，关于我的真实来历，他从不过问。但我知道他有疑惑。正如我不去探究他每天在朝野上下的忙碌，

委婉地避开我所做的事。我们就这样刻意简单地相处，尽量去避免会破坏我们现在拥有的幸福的一切细节。

但这幸福，真的会因为我们的小心翼翼，而这样持续下去吗?

我不知道。

……

雪轻轻把我拉进怀里，下巴抵在我的额上细细摩挲。

满足于这样的亲昵，因为可以闻到他身上熟悉的清冷的香，我下意识地往他怀里缩了缩。

“再唱一次那晚的曲子好吗？”

……

“我很喜欢。”

“嗯。”

醉清风。

嫁到王府也有好几个月了，和朝若风他们一直没什么往来。一来是因为我并不是真正的朝若青丝，自然对他们没什么特别的感情。二来，皇帝赐婚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热情，让我多多少少觉得有几分蹊跷。在对他们的不轨企图没什么应对方法的情况下，还是少走动的好。

只是，我没想到通幽“师父”会第一个来探望我……

“小姐！小姐！您快看看谁来啦！”霓云还是那么大大咧咧的，在房门外老远处就开始扯着嗓子叫了。

放下手里的书，我从卧榻上坐起来。

“青，青儿……”

是她。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2）

她的声音略微有些沙哑，整个人仿佛憔悴了很多，还是那一身的绯色，简单到不施脂粉的装束……只是，此刻我不知道该唤她一声师父还是娘亲……她把一身的内力全都给了我，虽然不像武侠小说里常描述的一般老死，却真正是彻底失掉了原有的神气。

对她，我是怀着感激和愧疚的。不管怎样，她总还是因为我……也许正是为着这一点，我没办法像对待朝若风那么随意轻忽。叫她一声娘亲能有多难？但我不想骗她，又不忍心告诉她真相……

于是，空气有些凝固。

“咳咳……”通幽的口中逸出一阵轻咳，脸色更显黯淡了。

“师父，您……还好吧？”我走上前，很自然地搀扶住她。

似乎是听了“师父”二字，她眼眸微垂，睫毛轻轻颤动，嗫嚅道：“没，没事。”

见她如此神色，我顿时有些不忍。

“您到这儿来坐吧。”我扶着她走到桌前坐下，转头望向立在一旁的霓云，“云儿，去给师父沏壶热茶，顺便把上回皇上赏赐的人参和燕窝什么的都取了来。”

“是，小姐。”霓云应了声，有些欢喜地退了出去。

……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呵呵。”扯出一抹浅笑，她低头抚弄着衣服下摆，等我先说。

我却讷讷地一下子又不知道说什么了。

“师父，天气凉了……”

“嗯。”她没有抬头，只是轻声接茬似的应了声。

“呃……山上寒气太重，要不……我去和父亲说一声？您还是别回喋血盟了，就在丞相府的别苑住下吧。”这话我说得很是心虚。想想也

知道，以通幽的脾气秉性，是不会愿意主动去求朝若风的。可是……难道要把她接来一起住？我这个冒牌女儿，如果每天要和这样一个殷殷期待着的慈母待在一块儿……于心何忍呢？

可是，她却没有吱声。

沉吟片刻，我又开口道："要不……就在京里寻一处宅子安置下来？"

……

她还是没说话。我却因为这样更愧疚起来。

沉默良久，她轻轻一叹，抬眼望着我道："青儿，你……还怨恨我吗？"

……

霎时间，我发现她的眼底仿佛沉积了千年的孤独与忧伤，没有一丝神采。

"你还怨恨着我，对吗？否则……你怎么不肯唤我一声娘亲呢……你恨我当年狠心丢下襁褓中的你，恨我不能时刻陪在你身旁，像其他母亲那样嘘寒问暖，恨我一直瞒着你，以师父的身份逼你习武。甚至你可以恨我伤风败俗！和自己的姐夫……"她停顿了下，咬咬嘴唇，"你有千百个理由恨我的，你应该恨我的。不是吗？"

我……

让我怎么回答？

这声娘亲，叫我如何叫得出来呢？

"青儿……"她缓缓合上眼，语速慢了下来，"我是个失败的人。对姐姐，对风，尤其是对你，我都做得太失败。对不起你们……太多过错是没办法弥补了。我明白……"

……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3）

一滴晶莹的泪顺着她的眼角，默默滑落下来。我心中动容，下意识地抬手想要为她拭去……

正在这时候，她的眼却猛地睁开，急急地抓起我的手，道："可是青儿，我真的是没法子啊！我……我不求你原谅我。真的！只是，能不能就让我陪着你呢？就当是赎罪！你给我个机会好吗？求你给我个机会！好吗？"

她目光灼灼，倏地又黯淡了下去，"我，时日不多了……"

"啊？"

我的心顿时纠结起来。她要死了……要死了！是为了我吗？我……该答应她吗？可我不是她的女儿，如果被她知道了真相，会不会承受不了呢？

但是，我若不答应……

"青儿……咳咳咳咳……青……咳咳……"大约是太急切的缘故，她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我忙上前扶住她，轻拍她的背。"师……"

该怎么办啊？急死我了！

……

一个清冽的男声突然传来："师父就请在漱清阁安心住下吧。"

是雪。

骤变

为什么我就不能对通幽好一点呢？

我立在窗前，呆呆地看外面的景色。

……

"虎姑婆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"熟悉的香味，戏谑的语气。

他在故意逗我开心。

我转身环抱着雪的腰，望着他幽幽地说：“我也想对她好一些的，只是，这一声娘亲实在让人太为难。”语罢，轻轻把头埋进他怀中……

雪身上的气息让人觉得很舒适、很安心。

“我明白。傻瓜，没有人苛求你什么。你也别太钻牛角尖。”他反手圈住我，下巴在我的发顶轻轻摩挲。“其实你是谁真的一点都不重要……”

他最后的这句话说得很轻，但我却听得真真切切。

谢谢你，雪。

傍晚时候，天色微微有些阴沉。

下午宫里来人把雪召走了。他最近是越来越忙了。我带着霓云在花园里散步，思绪仍陷在通幽的事里。

园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渐显枯萎之色，毕竟已是深秋了。

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哪堪、冷落清秋节。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便纵有，千种风情，更与何人说……”我伫立在湖边一隅，轻轻吟着。

“小姐，您这是在感叹什么呢？”霓云歪着脑袋，手里捧着一件暗色狐裘。“王爷对您这样好，还有什么可愁的？奴婢真是想不明白……”

“小丫头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”我佯装生气地瞥了她一眼，叹道：“月盈则亏，盛极必衰。以后你终会明白的……”

……

血祀，朝若风他们的野心，最近间或隐隐发烫的修罗忒，还有我的身份以及平静得有些奇怪的苍月无瑕……这些无不让我如芒在背。而现下又加上个通幽，这些心事能与何人诉说？

……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4）

“云儿，”我转身冲着霓云微笑，吩咐道，“你去房里取那袭新制的袍子，给通幽师父送去。顺便嘱咐厨房，等会在漱清阁吃晚饭。”

“不等王爷回来了吗？”霓云追问。

“不必了。他应该会留在宫中陪着父皇用膳。狐裘给我，你先去吧。”

“是，小姐。”

霓云领了命沿着小径朝厨房去了。我抚摸着手中的袍子，暗自出神。

就当代替朝若青丝尽尽这最后的孝道吧……

“叮！”

平素系在我腰上的翡翠环佩，不知怎的竟松了，落在了地上。我弯下身子去捡。

这东西还是雪送的呢，那日在院里我唱完曲子正沉吟时，他悄悄系在了我的腰间。据说这是御赐的物件，代表皇家身份，且是他自小随身带着的……

正要碰到那环佩，一只白皙的小手突然横在眼前，抢在我之前捡了起来，连同什么东西一道放在我的掌心。

是纸团？信笺吗？

我直起身子，看着面前一个与霓云差不多年纪的丫头，很面生……

“信带到了。王妃莫问，看信吧。奴婢告退。”脆生生的一句话说完，丫头竟就这么转身，疾步而去。看那步法似是有些轻功底子的。

展开信笺，赫然写着：明日午时，城外三里竹林见。无泪。

……

幸福，

总在触手可及时，

横生变故。

正如日月更迭，世事无常。

请记得我在花间浅唱的模样，

哪怕像秋末的落红，

无力而彷徨。

背后，

似血残阳。

即使我知道无泪此次的邀约不寻常，即使我知道这样欣然前往的后果会超出想象。但，就像应命似的，促使我在约定的时间，出现在这竹林之中。近日，心底的不安在渐渐扩大。我清楚，命运之轮已在转动，短暂的幸福是偷来的，或许终要归还。如果来到这个异世的使命，真的是作为一个生祭品，那么，面对比逃避来得积极……

“青丝。”一袭红衣的女子从林间缓缓走出，嘴角似笑非笑。

我心下淡定，仿佛她的出现并不意外。“苍月无瑕，用这样的方式引我来。不会这么简单吧？”

“哈哈。”她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，只是朗声一笑，转而又神色诡异地直盯着我，“我是说你命好呢？还是倒霉透顶呢？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命好，是说你借尸还魂竟选到这么一个倾国倾城的朝若青丝……”她抬手似要抚摸我的面颊，又在半空中骤然停住，指尖微微动了动。“这样的身体，让无泪、璇之甚至是倾王殿下都为你着迷呢……”

我不置可否地望着她，等着下一句。

她又笑笑，道：“倒霉呢，是说你无论怎样聪明，怎样貌美如花，终究是个祭品！一个最终会被绑在神庙祭坛上，活生生地放空鲜血，用来解除诅咒的祭品！哈哈哈哈！”末尾几句，她说得咬牙切齿。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5）

我心底隐隐一惊，随即释然。

还是被她知道了……

“无泪钟情于你，为了保护你，他断不会说出来。我可不一样……”苍月无瑕一脸的嗜血、张狂模样。

我冷笑，接道：“你会在今时今日说出来，恐怕另有目的吧？我好奇的是，这张王牌你要怎么用？用出来又可以得到什么？是璇之的情？还是当今圣上的恩宠呢？”

她被我一刺，脸色倏地惨白。

“真是想不明白呢。”我继续道：“朝若青丝的死，你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情？是难过？还是夙愿得偿？抑或其他？今天你这样处心积虑地对付我，是延续了对青丝的恨？还是失掉了‘好姐妹’，一下子找不到怨恨的目标？我很荣幸呢！正如你所想的，我一个千年后的‘冤魂’与你有何恩怨？你要这样地为我费尽心思？”

“住口！”她尖声喝道。

“呵呵，苍月无瑕，你真的很可怜，也很可笑！”我双手环胸，冷睨着她，“我人就站在这里。你再恨也没那个能耐取我性命。我不知道你想要挟我什么。你认为时至今日我还会怕你吗？”

她听了我的话，目光怨毒起来，手指在身侧紧紧抓拢。突然，她又像想到什么似的，轻展眉头，“你不用故意激怒我。我当然知道杀不了你！你可是有着千年的内力呢！”

“哼！”不是想杀我，也不是想威胁我，那么……

“《降魂曲》，我们苍月子孙传承了三百年，竟然就为了等你？哈哈哈。”她仰头大笑，随即又看向我，“可惜了，通幽师父的全部内力给了你这个妖孽！她自个儿可是会死呢！”

通幽？

怎会好好地提到她……

“当！”金属落地的声音。

谁?

杀念

“你，你说青儿已经死了？”顺着声音的来源，我转头，一个绯衣人跌跌撞撞自身后出来。

是……通幽。

她未及走到我们跟前，人就已然瘫软了下去，但还是竭尽全力伸手攥住我的袖子，满眼渴望和难以置信：“不会的，你是我的青儿。对吗？你是青儿！你是的！你是的！”

对不起，我最不愿意伤害的就是你……

“幽！”朝若风从另一边直冲出来，一把将通幽扯进了怀中。

此时的通幽几近疯狂，只是死死地扯着我的衣袖，不断地重复着哭喊：“你是青儿，你是的……”

“不！通幽师父。”苍月无瑕何其残忍，她钩起嘴角，冷冷地笑，斜睨着已瘫软了的通幽，“朝若青丝死了快一年了！她早就死了！眼前的这位倾王妃，是个来自千年后的魂魄！是她！占了青丝的身体，还妄图代替青丝受你们大家的关爱！简直不知廉耻！妖孽！”

“不会的！不会的！不会的……”通幽终于崩溃了似的伏在朝若风肩头痛哭出声。朝若风紧紧搂住了她，沉吟不语。

……

苍月凉，婀离正，还有被反绑着的苍月无泪陆陆续续从林子里走了出来……

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好！

原来，今天演的是三堂会审。

“孩子，你究竟是何人？”苍月凉抚着银白色的胡须，表情不知是喜还是忧。

我坦然一笑：“苍月伯伯，不对！是国师大人，您不都看到了吗？您的女儿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6）

我就是你们苍月家期待了三百年的生祭品！您高兴吗？哈哈。”

“青丝去了哪？”问话的是朝若风，他的目光终于从怀里的通幽转向我，犀利地瞪着我。

“呵呵，你可以当是我害死了她。”对于这个“父亲”，我想朝若青丝本人不会比我更客气，“一个受命于你，牺牲情感，牺牲青春甚至牺牲生命的女儿。我并不乐意取而代之！朝若风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愧疚！不过，现在你完全可以当是我害死了她。这样你会安心一些吗？”

……

“青丝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自己？明明不是你！”苍月无泪终于出声，却已是泫然泪下。

“紫国夫人今日费尽周折设这样一个局，无非是要真相大白。要我在大家面前承认自己是个异世的魂魄，是镜国破咒的生祭品。我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我本来就是。大家满意吗？”我冷笑。

“妖孽！让我婀离正会会你！”将军就是将军，丝毫不含糊，拔剑就刺。

我轻巧地侧身一转，避过剑锋，眼里满是嘲讽。

“大将军！凭你，尚且不是我的对手。哪怕你们所有人都加上，也不见得能从我这里安全离开！”我边说边伸手摸到腰间。银色的软剑像是有灵性似的倏地弹开，稳稳落在我的掌心，双钩并发。

那钩，色深如血，熠熠生辉。

“修罗忒？”婀离正下意识地后退两步，眸底灵光乍现，像是十分惊异。

呵！好个临阵退缩的大将军！

“是的。”我轻笑，“要替天行道，先问问我手里的修罗忒吧！”说着，我剑锋斜指，运足了内力，心底一片肃杀。

我的满头白发在午后的竹林，飞扬开来，背后一片苍凉。

口中一字一顿，我缓缓道：“今天，你们所有人都要死！”

语毕，我迅速转过剑锋，反手横于胸前，冲着节节后退的婀离正嫣然一笑：“将军，您是第一个！”不顾他眼中的惊恐，纵身跃至面前，手中一转侧向他腹部。他举剑去挡，我又迅速抬手，横向他的颈间……这一剑，不用太快。因为常人包括他婀离正根本没有躲闪的余地。

正在我挥剑扫去时，苍月无泪不知从哪蹿上前来，横挡在婀离正的身前，硬生生地替他接下这一剑。

血，瞬间染透了他的衣襟。

“泪儿！”

“弟弟！”

两道人影从身侧冲上前来，扶住缓缓倒下的苍月无泪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皱眉。

“我，我不要你后悔。”无泪只说了这几个字，就昏迷了过去。

我会后悔？为这群虚伪的小人？我冷冷地笑。

苍月无瑕转头愤恨地怒视着我，倏地，举剑刺来。

“等的就是你！”我手指轻弹剑上的血迹，笑得不紧不慢。修罗忒似乎因为沾了血，兴奋地微微颤动，发出“嗡嗡”声……

她的这一剑毫无章法可言，显然是受了刺激。我只侧身轻轻一挑，她手里的剑竟从中间断裂成了两段，“锒铛”一声落地。我并不去看那落地的银光，手腕微微一沉，紧接着就直指她的胸口。是的，我要杀了这个女人！

运足了内力，凝于剑尖，直刺过去。

如我所料，剑锋瞬间没入，带出一片猩红。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7）

看着她在我眼前软下身子，我凑近了她的面颊，轻声道：“好姐妹，我再送你一程……”我的笑容缓缓凝滞，扬手猛地一拔，顿时，鲜血四溅。

望着这个歹毒的女人如今血肉模糊，已然喘不过气的样子，我只想冷笑。

……

“下一个是谁？哈哈。”

我放声笑着，带着一丝决然的味道。眼底，猩红一片。

“丞相大人，就你吧。我们无论谁死，都是为您的女儿报了仇呢！”

“你……”朝若风听我这么语带双关的讥讽，不禁恼羞成怒，“你这个妖女，看你能有多大的能耐，想取我朝若风的性命！”

我眼神一冷，手里的修罗忒辗转舞动，挽了个剑花，便飞身向他扑去……

正在这时，原本蜷缩在他怀中的通幽，空洞的眼里突然光芒一闪。“不！”尖厉的叫喊声伴着双手横挡的动作。她要替这个老狐狸去死？

不可以！

我心念一转，硬生生地收了势。人却因惯性一个侧翻，滚落在地……

朝若风不愧是老狐狸，在那一瞬推开通幽，拔剑刺来！我抬手下意识地去挡，内力尽发。猛地，轰然声动，那已然欺到身前的朝若风竟被我这一挡震出三丈远！

“噗！”不知是内力虚耗，还是身体不堪负荷，发完力我竟然喷出一口鲜血。

……

除了瞠目结舌的苍月凉和呆若木鸡的婀离正外，四下众人已是横七竖八。我微微喘息着，望向远处仰倒在地的朝若风。

这下子，在场的人都安静了下来。谁都没有动作。

……

正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个黑衣人从天而降！

是雪吗?

我目光迷离……

“跟我走。”黑衣人在我耳畔轻声说。

不是雪……

心结

残阳似血。

落日在云雾的掩盖中悄悄藏到了远山之后，余晕把天边映照得一片火烧似的红。海浪声声，拍打着岸边的岩石，卷来了星星点点不知名的贝壳。沙滩上仿佛正进行着一场天然的葬礼，残骸遍布。深秋季节，端坐在这海边更觉得寒气逼人。不过，却也让人刹那清醒许多。

这里竟然叫做“东海湾”，又是一个“西游”中的场景。

……

婀离璇之从竹林中把我带到了这里。解下面巾，他一手执起青瓷酒壶，有一口没一口地灌着自己。浓郁的酒香夹杂着咸湿的海水味道顿时充斥在我鼻间。

而我只能拢着膝，坐在他身后不远处怔怔发呆。

无泪死了吗?

苍月无瑕呢?

为什么我的心在那个时间、那个地点、那群人中间，竟然像迷失了一般……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我? 那么嗜血残忍的女子是我吗?

情绪渐渐平复、抽离，我却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很陌生。是潜藏的本性? 还是修罗忒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我的心志……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8）

“为什么要救我？你应该知道我不是你的朝若青丝。”

“呵。”璇之没有回头，仍是自顾自地喝着酒。“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？青丝从来不属于我，也不会是我的……”

沉默良久。

“你，不恨我？”我继续发问。

“为什么要恨你？”他苦笑出声。

“他们都恨我啊。”

“我不会肤浅到认为是你的到来剥夺了青丝的生命。”

“你爱青丝吗？”

又过了片刻，他仰头喝尽最后一滴酒，轻轻站了起来，猛地抬手一用力把酒瓶子飞掷了出去，那瓶子在空中划出了一条抛物线，远远落到了海里。

他望着瓶子落下的地方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倏地，回转头来看我，道：“青丝太善良了。”

“呃？”

“正因为这种善良，使得她永远在为别人而活。听命于她的父亲，愧疚于她的朋友，却独独委屈自己去让周围所有的人得到满足。这样活着，并不见得会比死了更快乐。你懂吗？”

……

活着，不如死了？朝若青丝究竟是怎样的女子？她曾经过着的又是怎样的生活？这些我竟从未细想过……

“所以，我不会恨你。即使真的是你的出现带走了她，我也不会恨你。当然，我更不会为她的死而难过。因为……我懂她。”

又是苍凉地一笑，他继续说道：“曾经我也想按她所希望的去做，去生活。去和苍月无瑕在一起，爱护她，照顾她，陪伴她一辈子。但是，我毕竟不是青丝，我承认我做不到。我没办法忽略自己的感受去

勉强自己爱上除了青丝以外的人，哪怕这个人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无瑕！”

……

听到这番话，我竟只能沉默。这样的青丝，这样的璇之，这样的身不由己……原来竟是这样……让人心酸。

……

“我情愿把你看做是她生命的延续。你做了很多她做不到也不敢去做的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淡淡地接话。心底却是一片惆怅，浓到化不开。

“原来朝若青丝也可以不是一个悲剧……”他的声音有些恍惚起来，仿佛跌入了某个回忆的片段。“而我，只要能守护着她就可以了。你能明白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很难明白。”这种消极的态度让人不由得生气。而这种折磨式的坦然，无望的爱，我不会也不想明白。

“倒是你，为何这么傻？在这个时候挑明一切……”他喃喃自语道。

“随便他们怎样吧，暴风骤雨，我也无惧。”天边的红渐渐退去，我的心却越发平静了下来。

“呵，恐怕并非暴风骤雨那么简单。”他冷哼了一声，旋即又低声道：“感谢上天还能给我这个机会遇到你。哪怕无关情爱……”

最后的这一句更像是自言自语，映衬着婀离璇之孤绝的背影久久地，盘旋在我眼底……

何必这样执著，却又这样胆怯呢？婀离璇之，你的守护为什么一定要如此苦涩？

我站起身来，拍了拍沾在衣裙上的沙土，缓步向前走近他。

“婀离璇之！”站在这个男人的身边，看向远处的海平面，我轻声说：“给你唱个曲子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第十章 愿得姻缘未尽时（9）

“本小姐现在饶有兴味。请给个热切期待的表情？谢谢合作。”

“呃……”

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。

对我突如其来的兴致他似乎很茫然。但我十分清楚我是在心疼这样的他，也是有感于我这副身子的主人--朝若青丝多舛的命运……罢了，哪怕只是萍水相逢，泛泛之交，就当宽慰他吧。

顿了顿，不去看他，我就地坐下。这沙地湿漉漉的，正如潮湿而尘封的心被回忆一次次地冲刷。清清嗓子，我浅唱开来：

你用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，

反正又美又痛才是爱的本质。

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

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

几年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

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

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，

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潮湿。

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?

当伤太重心太酸无力承担。

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，

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

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?

当爱太累梦太乱没有答案。

难道不能坦白地放声哭喊，

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很痛，很难……

（范玮琪--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）

落日耗尽了最后一丝光辉，带着漫天绯红沉到了大海的尽头。

一头白发的少女一遍一遍重复着“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”，那歌声似乎很浅淡却透着些许的劝慰和关怀。她抱着膝似乎是很随意地坐在沙地上，望着远处海平面的眼神清澈而深邃。她身边本来怔怔的黑衣男子不知何时已侧转过来，有些动容地看着身边认真在歌唱着的人儿……

月亮来得不太早也不太晚，刚好能照到不远处的角落里那个白衣胜雪的少年，他浑身散发着仿佛仙人般的淡淡柔光，却也有着坚定自若的王者气息。此刻，他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，本来平静的眸子里渐渐染上了一丝阴霾……

“婀离璇之！”我停止了歌唱，浅笑着望向身边的人，语气淡定，“如果爱一个人就该努力去争取，哪怕是争取在一起多一分钟。但是，面对不得不分离的结局也要坦然而不是逃避。这个世界幸福不是必然的，悲伤也一定不是必然的。”

他皱皱眉，似乎在思考我的话。

“也许你们有你们的不得已，但是现在既然是天人永隔，再无转圜的余地。那么，你就该放开心胸。沉湎于回忆和你的酒壶都不是上上之策。而我，拥有朝若青丝的身体和样貌，却不再需要你因为这个而守护。明白吗？”

我顿了顿，“过自己的人生，你，只需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心就可以了。现在，我要用朝若青丝的身份跟你说一句，请你幸福，婀离璇之，你一定要幸福。我想这也是青丝希望的。”

“我……幸福……”他喃喃地重复，若有所思。

不管他有怎样的反应，我咬了咬唇下了个决定。缓缓迎向他，我轻轻展开双臂。“这个，就当是青丝给你的拥抱，最后的拥抱。璇之师兄，从今晚起你要把该忘的彻底忘掉，该放下的也要彻底放下。哪怕一时做不到，也请不要再酗酒，不要放弃自己。答应我，好吗？”

我能做的，或许也只有这么多了……

被我一把拥住的身子瞬间僵住，愣了一会儿，他终于缓缓地反手搂住我，紧了紧，道：“谢……谢……”

……

那晚的海风，很轻，也很柔。

我却在许久以后都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多此一“抱”，以致平白地惹出后来这么多事……